

太上感應篇

經名：太上感應篇。原題宋李昌齡傳，宋鄭清之贊。三十卷。底本出處：《正統道藏》太清部。

進太上感應篇表

臣瑩微言，凝旒重道，深嘉太上之格言；鋟梓迄工，幸畢微臣之素願。輒僭聞於淵聽，用祇答於()恩。臣惶懼惶懼，頓首頓首。臣竊觀寶藏之諸經中，有瑤編之大訓，本慈悲而救物，爰諄複以誨人。謂善惡感召之由，端類樞機之發；而禍福應驗之理，捷於影響之隨。千二百懇懇之辭，億萬載昭昭之誠，然必賴明良之敷闡，迺能率眾庶以皈依。恭惟皇帝陛下垂拱視朝，緝熙典學，講貫雖專於六籍，搜羅旁及於羣書。道訪窈冥，繼聖祖下風之請；化流清靜，邁漢皇當日之規。怡神政事之餘，玩意天人之際，將推行而傳遠，故哀集以加詳。羲畫丁寧，冠驪珠之八字；甘盤叙贊，擅鴻筆於一家。煥乎，函笈之光；榮矣，簪裳之遇。臣么麼無取樸野，何庸焚修濫廁於竹宮，名姓誤塵於楓陛。曩已躡教門之陞，擢今又叨睿旨之使。令寵拜賜金，冒司鏤牒，誓竭眇綿之力，少伸報效之私。慨念先臣，每懼斯文之廢闕；不圖回祿，愈增吾道之宣明。董摹刻以既周，謹緘熏而恭進。伏望皇帝陛下俯留一覽，誕布四方，俾爾民皆遷善之歸，自樂從於教化，則是書為扶世之助，庶不負於君師。臣謹以所刊御題《太上感應篇》一部八卷，隨表上進以聞。臣瑩微惶懼惶懼，頓首頓首，謹言。

紹定六年八月日，右街鑒義主管教門公事，太一宮焚修臣胡瑩微上表。

太上感應篇卷之二

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

忠孝。

傳曰：東卿司命曰：有蕭邈之才，絕眾之望，養其浩然，不營富貴。或至貞至廉，不食非己之食，不衣非己之衣，紛華不能散其正氣，萬乘不能

激其名操。或先世有功，流逮後嗣，易世練化，改氏更生。此皆有應仙格，當登仙品。然必多歷年所，始得漸進。至於至忠至孝，則今日謝世，明日便當補為地下主者，復從地下主者，便當進補仙階。大抵忠也者，人臣之大節。孝也者，人子之本事。使為臣而皆不忠，則為君者，復何望於臣；為子而皆不孝，則為父者，復何望於子。如此則君臣之分，父子之倫，一切喪矣。人不禽獸如，必夷狄如也。惜其不知忠孝，乃超度之本，得獲度世，莫此為速，不聞呂公誨、蘭公期之事乎。昔呂公誨為御史中丞，正色直言，傾動朝野。一日獨坐，悅見一青衣授以一丹曰：此清涼丹也，上帝非久南遊炎州，命子糾正羣仙，彼州大熱，故先以此賜公。再拜吞之，不啻冰雪下咽。未幾，果捐館。時朱

明復初登第，在湘江見公，跨一玉角鹿，左右皆青衣小童，吏兵數百，前後呵擁。明復迎揖曰：君其已仙乎？公曰：吾此行侍上帝南遊，不及欵曲，乃口占一詩曰：功行偶然書玉闕，衣冠無限葬塵埃。我今從帝為司糾，更遣何人直栢臺。言訖不見。蘭期家世孝悌，聚口百餘，上下和睦，略無間言。一夕，有一真人降自斗中曰：吾乃斗中孝悌王也。夫孝至於天，日月為之明；孝至於地，草木為之生；孝至於人，王道為之成。子能孝悌，吾所以親眄於子，既得見吾，得道必矣。後果如言。然則至忠至孝，其於度世，豈不捷疾。嗚呼，忠孝者，既如此，則不忠不孝者，當如何哉。

贊曰：

非忠無君，非孝無親。捨是二者，獸而不人。莊周放蕩，命義是遵。釋氏空寂，報恩猶勤。戴天履地，孰逃其身。

友悌。

傳曰：有子曰：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第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。司命使者，以父子、兄弟、夫婦，為三綱。本之與綱，字殊而義一，若棄本捨綱，倫何以立？大抵能踐其實，則上下相安而不渝；苟尚其文，則悔吝易生而必瀆。昔姚栖雲，家不甚富，惟仰給農桑。生三歲，其父為其兄無子，代之遠戍，遂死于邊。栖雲既喪，迎魂以葬，廬於墓側，終身號慕。縣令蘇徹捐俸買田，開阡刻石，以表其事。府尹渾瑊列狀以聞，有詔褒賞，旌表門閭，名其鄉曰孝悌，社曰節義，里曰愛敬。始自栖雲，凡十五世，同居聚口數百，歷三百餘年，無一人異詞。經五代離亂，子孫保守墳墓，不相離散。又有張誠者，亦田家也，累世同居，聚口一百七十有餘，內外和睦，略無間言。衣服之類，皆無常主。每旦，家長坐堂上，子弟列堂下，以次受職，罔不祇勤。自祖瑄至誠，凡六世同居，幾二百餘年，始終如一。嗚呼，若二家者，真

所謂實踐者也。尚虛文者，能如是乎？

贊曰：

父母之身，分為兄弟。一本而出，安有異體。愛其枝葉，以護根柢。史諄豆箕，詩歌棠棣。如損如篴，神相愷悌。

正己化人。

傳曰：孔子曰：君子正其衣冠。又曰，席不正不坐。嗚呼，衣冠、几席，尚當使正，況行己乎。又曰：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？又曰：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此皆聖人行己之大法也。然則人之行己，其可不正。惟其正也，人皆敬之。人知敬處，即其心已化處，又何待區區而化之哉。昔司馬溫公，為人正直，名聞海內。其居洛也，風俗為之一變，莫不敦尚名教，不急貨利，人隨貧富，皆自足，後生晚輩知畏康恥，欲行一事，必相戒曰：無為不善，恐司馬端

明知。呂申公正直敢言，傾動朝野。時王安石出守常州，移書於公曰：某客京師二年，于茲疵吝，積其心胸，每不自勝。及詣長者，即廢然而反。德人之容，使人意消。今於晦叔，見之滎陽呂公，心與道潛，湛然方寸。其為崇政殿說書也，日以正心修身之說，勸導人主。每自言曰：若身修心正，不假他術，而天下自化。是以所居則躁人化，聞風則薄夫敦。胡公瑗之為蘇湖二州教授也，每解經至有要義，必懇切為諸生言其所以治己，而後治人。然則諸君所以正己者，為如何哉。以此化人，夫誰不化。

贊曰：

表正影直，源清流泚。枉己直人，萬無是理。聖賢何術，舉斯加彼。瑕而戮人，三軍見齒。大學修身，家齊國治。

矜孤。

傳曰：孤也者，未能有成，親已蚤世。或母死而父或再娶，或父死而母再行。其者父母俱亡，藐然孤露，不幸至此，情況何堪。王令捧負提携，寢興衣飲。主之者信存惻隱，亦必不如親父母之情愛之為親切也，可不矜乎。世人但知孤為可輕，而不知其中亦有因孤而能養成大器者。昔張鄧公士遜方在襁褓，父母皆卒。及長，安貧讀書，勤苦不倦，竟能登科，致位台輔，以賢德稱。此至貧之孤者也，自立如是，非能養成大器者乎？呂中丞誨幼失所怙，勵志為學，不妄交遊。洛陽之人，多不之識。及登第，人方知為呂正惠公之孫，歷官言職，以勁正稱，此貴家之孤者也。自立如是，非能養成大器者乎？然則孤可輕乎，愚於矜孤之下，不書矜孤，而輒書此者，正欲不幸而孤者，以此為法，皆知自勵。右以矜孤言之，則前輩行之，視以為常，初不以為奇特。查龍圖家道甚貧，嘗聚親族之惻獨者養之，祿賜所得，隨施輒盡。與人交情分切，至廢棄孤露者，待之尤厚。嘗有一同僚女，貧為人婢。公聞而贖之，嫁于士族。呂正惠公端與故相馮道、耀帥趙文度，皆鄉里世舊。道子病廢，公分俸給之，又薦文度之子紹宗于朝官之。非真實矜孤，能如是乎？

贊曰：

方幼而孤，何怙何恃。懷抱無依，疾疾誰視。吾幼及幼，人子亦子。放麕違命，謝麕泣矢。能推是心，乃合天理。

卹寡。

傳曰：寡也者，方當盛年，夫忽告殞，形單影隻，觸目無聊。況女幻男癡，百事未舉者耶。此即孟子所謂：窮而無告者也。禍變如此，非窮極歟。欲語誰吐，非無告歟。為其夫者，雖云死矣，冥冥之間，烏得無念。昔徐擇之判北京。趙士恍自仁興來，留為幹官。士恍與擇之三子俱相得。無何，士恍遽以病卒。擇之父子為辦喪事且津，遣其妻子甚厚，又命小吏趙沂護送至京。沂畢事

歸參，忽作士恍語謝曰：士恍不善攝生，以方壯之年，遽就鬼錄，荷公父子周卹之恩甚至，不惟死骨得歸，老母、妻子皆得平達鄉舍，無復流落失所之歎。區區此心，不勝感激。陰君亦以此敬歎，將有以厚報君矣。中貴黃述奉詔持扇帕，至彭澤迎賜北使。無何，舟師王貴中路病卒。其舟，乃兩浙漕司官舟。貴死，舟當歸官。其妻泣訴曰：舟今歸官，妾一家十口，餓且死矣。願得一言，使貴長子得繼父業，不勝感幸。述至鎮江言之，漕使即日刺其子為兵，付以父舟。是夕，宿丹陽。明見貴操一小舟，遠遠從煙波間來，泣具拜曰：貴雖身死，長子已得繼業，一家十口，不復憂矣，實荷公恩。言訖不見。嗚呼，此固顯顯，姑置勿論。竊觀寡婦，人中立志，大有遠過人者，不可不書。趙公槩年七歲而孤，其母勵志教篤，竟能登天聖五年第三人第。初遇郊恩，法當任子。公請以封其母為郡太君。宰相曰：公為學士，擬封不遠。公曰：母八十有二，朝夕不可期，願及今以為榮許之。李公筠年三歲而孤，其母秦氏有姿色。或有誘之使嫁，母怒叱曰：夫婦義屬天倫，死生命由真宰。我寧餓死，其可再嫁。於是篤意教筠，竟能登第，官至耀帥。然則寡可輕乎，愚於卹寡之下，亦復書此者，正欲使一切寡婦，皆知所法云。嗚呼，似此之人，天必報者，重乎倫也，何止子貴在己哉。

贊曰：

寡而守義，賢哲所重。折脛露筋，婦節尤勇。臺築懷清，暴秦是奉。況其無告，寧不為動。誰或躡之，不難不竦。

敬老。

傳曰：老也者，閱世之久，更事之多，袞袞年少，無限淪喪，龐眉皓首，獨保康強，可不敬乎。開寶初，有鄆州盧縣尉許永者，詣匭進狀曰：父瓊九十七，長兄八十一，次兄七十九，水身七十五，願得一近便差遣，以就榮養。太祖命召其父，既至，敷奏詳敏，詞氣不衰。太祖大加敬歎曰：卿一門如此，必有大過人者。瓊曰：亦無他，但累世義聚不分耳。太祖曰：此即卿大過人處。立命賜襲衣腰帶、銀裝鞍勒一副，馬一疋，御茶三十斤，雜綵三十段，與近便差遣一任，從其志也。吳元嗣亦享高壽，時聖節根括老人，惟元嗣一門，有八十、九十者，一百以上者，八人。內吳琬一名，一百一十有四，步履輕健，氣不少衰。詢其履踐，亦累世義聚不分。詔賜一官，旌表門閭。門外又築二所義順土臺，立二株華表鶴柱，異其禮也。至尊尚爾，況餘人乎。竊嘗求之本朝，處高位而享其高壽者，惟張退傳，九十一；文潞公，九十二；趙康靖，八十六；張文定，八十五；陳文惠，八十二；曾宣靖、富文忠，皆八十以上。又求其次，趙清獻、龐莊敏、向文簡、李文正，皆七十以上，已不及也。又求其次，曹武惠、薛簡肅、王懿敏、呂文穆、呂文惠、寇文愨，皆六十以上

，又不及也。又求其次，神司諫，恰六十；劉集賢，恰五十；王內翰、尹舍人、王待制、錢宣靖，皆四十以上，遠不及也。又如石徂徠，恰四十；蘇內翰，三十九；趙舍人，三十六；王御史，三十八。此則尤可惜也，名利場中，彈指便過，還有於自己分上，做得些工夫者乎？如或未然，即是空來人世，浪走一遭。於諸佛所謂：願我壽命長，勤行一切善，願我福德盛，廣濟一切人之說，皆蹉過也。嗟乎，少年但知負才輕侮老輩，不知壽居五福之先。縱有多才，不到其地，於事何益？昔楊大年與周翰、朱昂，同在禁掖。時二公皆已老，楊方弱冠，每輕侮二公。翰大不堪，因好謂曰：君莫侮我老，老亦終留與君。昂從傍搖手曰：莫與，莫與。厥後太年，壽止四十有九。然則老也者，欲到其地，豈不難乎？可不敬乎？

贊曰：

學養三老，禮尊高年。為近於親，家國所先。天與之壽，俾華其顛。人而弗敬，是名褻天。矧復耆德，敢不禮焉。

懷幼。

傳曰：孔子曰：少者懷之。孟子亦曰：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蓋幼者，年方童稚，未有識知。為之長者，固當矜憐而撫卹之也。虐而視之，非人道矣。故父母有幼子，則當盡其恩勤；兄有幼弟，則當極其友愛。他人有幼者，亦當推吾恩愛之心，等而視之，不宜分別彼此也。若夫吾之子弟，則愛之；他人之子弟，則不愛，亦非所以盡懷幼之道也。況夫幼者，位則居卑，力則孱弱，卑者易侮，弱者易凌。苟無慈愛之心，則將挾長以自肆矣。在彼者，必無辯口，以別是非也；必無強力，以較勝負也。如痿者之被杖，無所逸避；如瘖者之受讒，不能辯明。其苦可勝道哉，甚矣，風俗之薄也。婦人之性，類多忌刻，為母之德不均，愛子之心始偏。己之所生，則親之；妾之所生，則薄之。其為繼母者，又往往不恤前人之子。如閔子騫之母，冬寒，衣其子以纊，而衣子騫以蘆花，使之御車是也。子騫之母猶爾，其他可知。由是孤孽幼稚，橫罹慘毒者多矣。閭巷之人，規併財產，則為尊長、為兄姊者，為贅壻者，乃有不慈不義、凌虐其卑幼者矣。巧飾訴牒，偽立契約，囓牙保以曲證，賄史胥以舞文，使之困苦抑塞，無所赴愬，甚則陰謀詭計，損傷其性命者有之。嗚呼，尚忍言之哉。昔者李知本一門，子孫百餘，長少雍穆。陽城兄弟，孤惻相依。前輩救荒，則以收養孤幼為先。若此者，足以盡懷幼之道矣。

贊曰：

堯衰孺子，聃慕嬰兒。仲尼之志，少者懷之。在厥初生，淳德未漓。易致凌虐，可無保持。所以孤幼，周仁先施。

太上感應篇卷之二竟

太上感應篇卷之三

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

昆蟲草木，猶不可傷。

傳曰：按經所說，諸類眾生，一身具足一切形質，隨造隨成。無明為卵生，煩惱包裹為胎生，愛水浸潤為濕生，歛起煩惱為化生。於此四生，人復析為十二類生。於十二類生，每類又各有八萬四千種類差別。總而言之，則一十二類，便有一百萬八千之多。然則眾生種類差別，何其多歟。但即其日用觀之，目睹珍奇，便起貪想；舌味肥脆，便起殺想；意攀華麗，便起慾想。非獨眼舌意三為然，耳鼻身三，亦復如是。如是妄想，如是顛倒，念念不停，泊合眼後，更只紛然，做主不得。臘月三十日，腳忙手鬧，做得主乎。佛所謂十二類生，一百萬八千種類差別，端起乎此。昔佛在世，遊化諸國。獨有一國，化不能從。及遣目連，傾國而至，眾疑問佛。佛言：此一國人，於往昔世，本一聚蜂。目連本一樵夫，因採薪觸著樹枝，羣蜂驚擾，爭欲蠶之。目連謂曰：汝等本有佛性，以惡業流轉至此。今也尚有小忿，欲逞毒乎。願我早登聖果，首度汝等。是時，羣蜂若有所悟，領納在心。今故見之，悉皆隨順。又在瞻婆，則中迦羅池畔，為眾說法。時有一蛤，聞法歡喜，躍出池上，潛身草間，傾誠諦聽，偶為一聽法人，柱杖刺殺。命終之後，生忉利天，為忉利主，復從忉利，日往佛所，聽說妙義以開悟，故證須陀洹。然則昆蟲一類，雖曰微物，其為有知，與人異乎？又如草木一類，在吾儒言之，固若有生而無知，驗以佛書則亦不可一槩謂為無知。按《傳燈錄》，昔有一僧，久為梵摩淨德及其子羅羅多受供養，以道眼未明，虛霑信施，命終之後，乃於淨德園中，生為木菌，日充淨德父子蔬食。他人欲取，不復可得。然則草木一類，亦一槩謂為無知可乎？若曰昆蟲草木，尚不可傷，人則尤不可傷也。

贊曰：

恭惟哲皇，弗踐螻蟻。濂溪之庭，草觀生意。有生有知，此性無異。吾仁所充，際天極地。不見其間，一物可棄。

宜憫人之凶。

傳曰：太上言樂人之善，而首言憫人之凶。當知所謂凶者，乃凶人為不善之凶，非凶喪之凶也。大抵人之性真，上與諸聖一體無二，能自率性，則便可為聖為賢。若但任情，不免為凶為忒。是故太上書以告人，使人皆知，導之以善。不然，則永為凶人，不復反於善矣。太上告真武曰：一切眾生，競赴善惡，輪轉生死，無有窮已。汝宜普為斷除邪見，察其罪福，增益功行，逐月輪，定日分，遊奕世間。善者，以福加之；不善者，以善解之。然則太上所以憫乎凶者，為如何哉？昔巢州居民養啜之外，競啗水族。不知每年十二月二十五

日，乃玉帝奏告三清、遊歷諸天、下觀世界、予決罪福之日。其日，九天採訪使者、日月星宿、天地百神、嶽瀆社廟，皆得條具以聞。一日，玉帝召中天北極紫微大帝問曰：南贍部洲吳國分野，地號巢州，善惡如何？北極奏曰：此方居民，實是凶惡，殺害物命，不知紀極。深恐積日之久，冤魂愈結，非連地址蕩為大湖，不足以蕩除累年殘忍殺害、厭觸腥穢之氣。玉帝曰可。北極既退，召真武告曰：汝為三界遊奕，檢察善惡，豈不知巢州之民，造如是惡。厭穢之氣上犯玉帝勝遊，日月為之無光，星辰為之失次乎？玉帝有命，盡令全城陷歿。此事屬汝，可速奉行。真武曰：千里之廣，未必一一皆然。若一例陷歿，恐多冤濫。容臣下降，更問地祇回奏。北極曰：彼州神祇，皆已奉勅，遷往他所矣。真武乃大嘆曰：痛哉，一物之命，尚在輪回，未易出離，況此千里盡為水界，展轉相害，大冤愈結，何可救拔。又復力請，自差部下天罡神將，再行審驗。既而，天罡化為大鼈，浮遊漢面，先是守倅差人齎取，次及百姓，亦復如是。天罡回奏，真武又請自降，於是化為一雲遊道人，巡街乞水，如是七日，家家腥穢。最後一家，號曰焦婆，水獨清淨。真君詰之，婆曰：某一家三口，久厭腥穢，蔬食而已。真君曰：吾非人也，此州不遠，當蕩為大湖，誠欲救之，已不可矣，汝宜速往他所。未幾，雨果暴至，洪亦隨發。一州千里，頃刻之間，波濤如山，浩渺無際。是日，真君復降，告焦婆曰：汝可便主此湖。數日婆死，其子及婦亦死，遂得為神，因名其湖曰焦，從婆姓也。然則天真所以憫人之凶者為如何？書曰：汝無忿嫉于頑，亦此意也。

贊曰：

人之凶惡，豈皆本情。見如探湯，惻怛已形。無忿于頑，書訓丁寧。死喪刑辟，擿埴顛冥。有拯其迷，闇室之燈。

樂人之善。

傳曰：吾之一字，最能成就一切行願。人發善願，天上聞之，聲如爆竹。諸佛無不護念，上真無不主持，心契故也。按《唐文粹》，昔高邁見鄉之俊傑，主寶融寺經藏院長明燈，精進成就，喜而發願，銘而頌之。已而，迫於多事，斯文莫構。忽染目疾朦朧，如隔綃縠。每自嘆恨，不審得罪之由。一夕，夢神告曰：子於長明燈，其有負乎？邁應聲而寤，寤而起，起而作頌，明日目愈。然則諸佛所以護念於善者為如何？按《啟聖錄》，程嗣昌常在密州，見郊西鎮人好食烏雀。獵徒數輩，日常打捕，或碎首冗胸於鷹鷂爪觜之下，或拗腳折翅於網羅置罟之中，或被箭穿，或遭彈擊，哀聲悲切，所不忍聞。於是夜起露立於星斗之下，仰天告曰：某欲將家藏一切所食眾生，並同七世父母因緣戒殺圖子一本，覆板印行，庶幾此方皆知改悔。今日正當真武真君下降之日，願憑聖力，俾獲流通。覆畢印行，攔頭彭景亦請一本，歸示其妻。其妻華氏三娘

，一見大怒，擄破投之穢處。移時買得一魚，操刀欲膾。魚忽跳躍，觸破其眼，血遂迸流。俄化為蟲，緣遶其身，處處噬。方喧傳間，監鎮孰向，恍見一神，立于其前，自言吾是真武，察知此地有一大善，乃興化軍程嗣昌，印施戒殺圖子。不謂婦人華氏，乃敢擄破擲之穢處，罪惡深重，即當死矣。其他不悔之人，亦當獲罪。俟吾二十七日再降，更看如何。然則上真所以主持於善者為如何？嗚呼，上真與佛，皆已久住解脫，樂人之善，尚爾如此。況人正在苦海，可不然乎。求之世間，非無人也。胡文定見李文靖澹然無欲，又能濟之以學，喜曰：若此人者，八九分地位人也。見王所公儼然不動，加以篤學，又曰：若此人者，亦八九分地位人也。邵康節見司馬溫公忠厚友悌，恭儉正直，喜曰：若此人者，腳踏實地，八九分人也。見韓欽之論事上前，無所回避，又曰：若此人者，可謂至清而不耀，至直而不激，至勇而能溫，誠難能也。又如杜正獻聞人有善，喜若己出。劉集賢聞人有善，稱道不已。文潞公見人有善，惟恐弗及。韓忠獻聞一小善，必曰琦所不及。若數君者，非真實樂善已，到於樂則惡可已也之地，能如是乎？

贊曰：

人無不善，出於天性。胡為忌嫉，私心之勝。克伐怨欲，交相為病。惟其無我，此心不競。見人之善，如月在鏡。

濟人之急。

傳曰：諾詎羅尊者曰：若人大智慧，耿耿籠中燈。若人大福德，飄飄海上漚。若人大方便，乙乙空中雨。今也於人之急，力能濟之，即所謂大方便也。如雨普潤，其為及物，可勝言哉。所謂急者，非一而已。在疾病，則以湯劑為急；在死喪，則以後事為急；在飢乏，則以飲食為急；在婚媾，則以奩囊為急。此外又有無限，不可悉陳之急。但能各隨其急，方便濟之，皆為濟人之急也。昔許叔微少嘗以登科為禱。一夕，夢神告曰：汝欲登科，須憑陰德。叔微自念家貧無力，惟醫乃可。於是精意方書，久乃通妙，人無高下，皆急赴之。既而，所活愈多，聲名益著。復夢其神授以一詩曰：藥有陰功，陳樓間處，堂上呼盧，喝六作五。是年，登第六名進士第。上一名陳祖言，下一名樓材。及注闕用，陞甲恩如第五名，授職官以歸，與詩中言無一字差。此則濟人之急者也。范文正知邠州，暇日載酒率僚屬登樓觀賞。初舉觴，俄見數輩衰經往來，營理喪具。公遣人問之，乃一寄居官方卒，贈殮棺槨之具，皆未有。公為撤宴，厚賙卹之。此則濟人死喪之急者也。范忠宣知慶州，歲大飢，餓殍滿路，無粟以賑。公請發常平封椿粟麥，郡官皆不許曰：須奏乃可。公曰：人不食七日即死。奏而後發，豈能及事。即日發之，且曰：諸君但勿與，吾當自坐。此則濟人飢乏之急者也。查道未第時，嘗遊湘漢間，假貸於人，得錢十萬。途次適

見故人，以嫁女理財甚急，即罄囊與之，略無吝色。此則濟人婚媾之急者也。用心如此，烏得無報其後。許叔微竟能發第，范文正官至叅政，范忠宣官至丞相，查道官至侍從，非其報歟。大抵人處世間，於人急處，自當如此。

贊曰：

君子周急，非相為私。如人在甕，脩綆弗施。有力不用，猶已殺之。揖遜拯溺，無乃自欺。以己望人，其急可知。

救人之危。

傳曰：《雲笈七籤》曰：能救一人之命，當延一紀之年。若所救又是善人，延壽又當倍之。然則於人之危，其可不救。所謂危者，死生之命也。昔王均亂蜀，朝廷忿蜀再亂，命雷有終將兵平討，意欲屠城。時蜀士范璨尚氣節，范遜好讀書，文鑒大師有名行，皆蜀中所素敬者。因相率從間道出迎王師，叩頭告曰：蜀人懦弱，城中皆平民，其脅從者，特畏死耳。城下之日，願無肆戮，鋤其凶黨可也。三人者，皆堂堂丈夫，且陳議慷慨，忘身為物，出於至誠。有終為之改容曰：不聞長者之言，屠城必矣。由是一城之民，得脫於死，范與鑒之力也。章郇公得象之高祖仔，事閩為建州刺史。其夫人練氏有智識。仔嘗出兵二將，後期欲斬之。夫人救之，得免二將，後仕南唐為將，攻破建州時，仔已死矣。夫人居建州，二將遣使，厚以金帛遺夫人，並以一白旗授之曰：吾屠城，夫人植旗于門，吾以戒士卒勿犯也。夫人反其金帛并旗，弗受曰：君幸思舊德，願全此城，必欲屠之，吾家與眾俱死耳，不願獨生。二將感其言，遂不屠城，練之力也。范氏今為蜀中望族，子孫蕃衍，有官者常百數人。章氏亦為建之大族，位至卿相者相踵，皆練氏後公其一也。嗚呼，二家所救如此，而天之報之，亦如此。此固非世常有，但於水火盜賊、饑寒疾疫、刑獄逼迫、逆旅狼狽、一切危急，皆能如此存心。事體雖不相侔，其為救危，則皆一也。

贊曰：

孺子及井，怵惕皆有。器將墜地，觀者舉手。轉危為安，起痿而走。彼難既脫，我喜亦厚。以仁存心，必無悔咎。

太上感應篇卷之三竟

太上感應篇卷之四

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

見人之得，如己之得。見人之失，如己之失。

傳曰：文殊問道場於維摩曰：如何是道場？維摩曰：平心是道場。趙州問道於南泉曰：如何是道？南泉曰：平心是道。然則平心，即道歟，道場歟。歐陽文忠修好賢樂善，常以平心為難。彭中丞思永好學不倦，常語人曰：吾不為

他學，自幼即學平心。然則平心果難歟，須自學歟。大抵心之為物，即體非有，隨用非無，必欲平心在我而已。夫復何難。前輩為難者，歎無人也，示後學也。世之見人得失，不能如己之得失者，必不曉此。惟其不曉，是以物我常勝，罪來集身，如水歸海，日成深廣，尚何足以道場與道之說而告之哉。昔薛瑗身相燕國，不能平心見人有得，如己有失。見人有失，如己有得。未嘗薦一士，舉一賢，有可稱者，嫉之如仇，遏截使不得進。晚歲，一子死於獄，餘皆盲聾喑啞，傴僂顛癡。時公明子臯見而憐之，因詰責曰：此皆緣汝心行不好，罪當滅門，諸子雖爾，未足以盡子之罪。瑗聞大懼，懇求救護，子臯於是以前中誠授之。瑗誓志力行，僅全一子。所謂中誠，果何書哉。竊嘗伏詩，其與此篇，無以異也。大抵皆是指出人之錯用心處，其為技罪，最為有力。薛瑗敬受中誠，而能得免滅門。周箴宣揚此篇，而能得脫餓死，不有力乎？嗚呼，世間萬事，轉頭即空，惟有惡因，長為身累。今注此書，正所以發明此說也。知有此書者，不可不求一讀，既讀不可不行。信能如是，異日生死路，當得大力也。

讚曰：

百篇之書，穆誓殿後。人之有拔，視若己有。民不協極，未離于咎。洪范之君，錫福均受。非曰為人，待己則厚。

不彰人短。

傳曰：馬伏波戒子孫曰：聞人有過，如聞父母之名，耳可得聞，口不可得而言。此已自盡夫太上所謂：不彰人短之說也。至於龜山先生則又為之語曰：口固不可得而言，耳亦不可得而聞。此則又出於馬伏波之說，向上一頭地也。大抵人處塵勞，不能無短。然短自其短，何與於我。在我只消一箇不聞不知，則其短，終不自我而彰。苟或一語彰之，則其短不免傳播。聞望自此而減，素守自此而隳。詰此之由，咎當誰執。當知好彰人短，君子有所不為，小人為之而無忌憚也。昔龜城之民，有祝期生者，為人猥薄，好彰人短。人有體相不具者，譏笑之；妍美者，嫉毀之；愚昧者，輕侮之；智能者，評品之；貧者，鄙薄之；富者，訕謗之。官僚，則訐其陰邪；士友，則發其隱由。門閥才望，皆出其右，無可擬議者，則必巧求其短曰：乃祖微人也，乃父鄙人也，母家工商也，妻家駟儉也，其弟不良也，厥子不肖也。有小過者，亦必溢詞增飾，以成其短。事無巨細，一切如此，乃至以無為有，以十為百，以疑似為端的，以偶然為故犯，以不得已為優為，以錯誤為情實。度其人可欺，即面折之，眾辱之，過毀之。待他人亦如此，待親族亦如此，平生知識，無不在其貶剝中。甚者，目父母為頑嚚，目兄弟為管蔡。或教人興訟，已復和之；教人詛馬，已復證之。習之既久，不以為非。晚年忽病，舌黃每作，必須砭刺出血，數

升乃已。既而復作，又須刺之。一歲之間，作者五七，痛苦切至，殆不可言，竟至舌枯而卒。此事與道士章齊一好嘲諷人，竟至嚼舌而死一也。然則彰人之短，是可為乎？

讚曰：

我所自立，欲為聖賢。彼亦人耳，何獨不然。邂逅有過，尚可滌湔。一播其迹，終身之誓。是以掩惡，君子貴焉。

不銜己長。

傳曰：老子曰：良賈深藏若虛，盛德容貌若愚。孔子曰：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，小人之道明然而日亡。大抵人之為人，其可略無所長。苟有所長，自當如是。要在益加韜晦，善自涵養，必使日新又新，然後可以成德。苟或不然，不免輕躁銜露，自呈褊淺，豈所謂：盛德容貌若愚，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也哉。是故歐陽文忠公修長於文章，每對客論談，則言政事，而不及文章。蔡端明襄長於政事，每對客論談，則言文章，而不及政事。此皆自晦者也。惜人不知，多至自銜。昔李泌極聰慧，年七歲，已能文，嘗賦《長歌行》曰：天覆吾，地載吾，天地生吾有意無。不然絕粒升天衢，不然鳴珂遊帝都。焉能不貴復不去，空作昂藏一丈夫。一丈夫兮一丈夫，平生志氣多良圖。請君看取百年事，業就扁舟泛五湖。歌成，莫不稱賞。獨張九齡力戒之曰：藏器於身，古人所重。今君早得美名，必有所折，宜自韜晦，庶幾成德。況童子乎？若為歌詩，但只賞風景，詠古今，勿自揚己為妙。泌若有悟，泣謝再三，從此不復自銜。臯使不已，安能成德，為一代之名相乎？當知人有所長，切忌自銜。

讚曰：

三才並立，曰天地人。綱紀兩間，繫人一身。自賢而聖，由聖而神。頃刻滿假，其德不新。顏淵如愚，端可書紳。

遏惡揚善。

傳曰：遏惡揚善，在易謂之君子，在篇謂之善人。《易》曰：火在天上，大有大有包容之象君子，以遏惡揚善，順天休命。然則遏惡揚善，即為順夫天德，休物之命乎？天之休命，果在是乎？大抵人非堯舜，安能每事盡善。其不善者，即名為惡。我能為之遏之，使之不至自棄，復得勉而從善。人誰不貴於善，一言一行，苟有可取，即名為善。我能為之揚之，使人皆得聞知，爭相率而為善。天之休命，豈不然乎？天之休命，本如此；我今於物，亦如此。豈非順天休命乎？《中庸》曰：舜，其大智也與，隱惡而揚善。舜尚如此，況餘人乎？是故趙康靖公槩，專以掩惡揚善為務。邵康節公雍，樂道人之善，不及人之惡。此皆得夫遏惡揚善之說者也。惜人不知，成人敗人，皆在一言。言之出口，其可不謹。昔寇萊公之在鎮也，因生日，造一山棚，為監司所奏。上大

怒，玉音甚厲，謂王文正公旦曰：寇準每事必欲效朕，何也？文正曰：寇準誠賢能，但駿耳。上曰：但駿耶。遂不復問。曩非文正一言，則山棚之怒，安得便霽；賢能之說，安得上聞乎？王文康公（）治蜀，盜無輕重皆論死。有謗其大苛，會劉燁召還。真宗問曰：凌策與王（）治蜀，孰優？燁曰：凌策值歲豐，故得以平易治之。王（）值歲歛，慮民為盜，不得不繩以法，易地則皆然也。真宗善其言。曩非劉燁一言，則大苛之疑，安得遽釋；皆然之語，安得上聞乎？此遏惡揚善，太上所以稱為善人，《易》所以讚為順天休命者也。

讚曰：

善惡之念，實同一初。舉抑進退，如轉輓鱸。遏彼揚此，繫其機樞。春意所感，百蟄昭蘇。易順休命，其天心乎。

推多取少。

傳曰：推多取少，似主兄弟言之。大抵義屬大倫，臨財自當如是。苟或反是，義復何在。況財者，尤貴乎義。天之察人，多在乎此。今日取多，豈遂多乎？今日取少，豈遂少乎？昔薛包與兄弟析產，奴婢取其老者，田疇取其荒頓者，器物取其弊折者。徐積與二叔析產，先請二叔畢取所欲，惟餘一篋圖書、兩間弊屋，積怡然受之，略無慍色。又如：魏公咸熙之略取一二神，東染世衡之但取圖書，杜正獻衍之盡與諸昆，杜神童淳之悉與季弟。此皆推多取少者也。至於官爵，亦有推而不受者，如申積中兩遇郊恩，悉推以官其二弟。徐禧恩命已下，復推以待其兄之子是也。彼錙銖必校，尺寸必爭者，旋踵破敗，何足以此而語之哉。

讚曰：

知雄守雌，大白若黑。不貧為寶，老氏之嗇。自廣狹人，豈曰盛德。意防侈大，身務撿抑。徒以財言，未盡天則。

受辱不怨。

傳曰：按《涅槃經》，昔有一人，讚佛為大福德相。聞者乃大怒曰：生纔七日，母便命終，何者為大福德相？讚者曰：年志俱盛而不卒，暴打而不瞋，馬亦不報，非大福德相乎？怒者心服。大抵惟有福德，方能如是。惟能如是，乃有福德。固非局量褊淺者之所可窺，不聞本朝大福德者？昔呂蒙正拜參政，將入朝堂，有朝士於簾下指曰：是小子，亦參政耶。蒙正佯若不聞。既而同列，必欲詰其姓名，蒙正堅不許曰：若一知其姓名，終身便不能忘，不如不聞也。富文忠公少時，嘗有詬之者，文忠聞如不聞。或以告之，文忠曰：恐罵他人。曰：明呼公名弼。曰：天下豈無同姓名者。竟至不問。此固文士，或亦能之。若夫武臣，而亦能者，誠亦可取。狄武襄為真定副帥。一日，宴孫沔。有劉易者，亦與座，易素疏訐，見優人以儒為戲，乃勃然曰：黥卒乃敢如此。甚

至詬罵武喪不絕口，俄又擲樽俎而起。時孫沔觀武襄氣殊自若，不少動笑，語愈溫易。歸方自悔，則武襄已踵門求謝矣。王吉為添差都監，從征劉旰。吉謹願寡語，狀若無能，動輒為同列詬斥。吉不問，惟盡力王事，奮不顧身，竟能衝破賊軍，遷統制。非氣量超越，能如是乎？此皆有前程，享福德處。孰謂佛語，為不然乎。

讚曰：

顏子不校，隨會能賤。下惠袒裼，師德唾面。稱美當時，垂芳記傳。心和氣平，笑觀物變。虛舟飄瓦，吾又何怨。

受寵若驚。

傳曰：太上於《寵辱章》曰：寵為下，得之若驚，失之若驚，是謂寵辱若驚。今於此篇又曰：受寵若驚，然則受寵，果若驚乎？大抵福兮禍所伏。當受寵時，不無盛滿。萬一盛滿，則便有無限禍事，伏乎其間。一旦寵失，禍必勃至，豈不果可驚乎。是故君子受之，常若驚也。昔王文正公旦初登第，知平江，即通判鄭州，尋拜右正言知制誥，改集賢殿修撰，遷翰林學士，拜工部侍郎，參知政事，加同平章事。從封泰山，祀汾陰，兼玉清昭應宮，使迎奉聖像，天書刻玉。兗州太極觀奉上寶冊，使拜太尉，兼侍中，晚年官益重。每家人出賀，必止之曰：遭遇如此，愈增憂懼，何可賀也。及為朝修使，自禁中乘車輅出都門，百官餞送，莫不交口稱賞公之榮遇。公則不然曰：但覺反側不安耳。他人處此，能如是乎？張忠定公詠之，拜吏部侍郎也，謂所親李旼曰：今蒙聖恩，擢為天官少宰，可畏，可畏。若轉下而思，則身不危；轉上而思，則恐必敗。慄慄若有懼色。他人處此，能如是乎？惟其如是，所以能有其寵。苟或不然，不免立取禍敗，不聞盧多遜與種放之事乎？盧多遜初拜參政，服用漸侈。其父億即愀然不樂曰：吾家世儒素，一旦富貴，遂至如此，未知稅駕之地矣。多遜不能念父之言，竟以事敗。種放初為朝廷所召，聲名大振。其母即恚謂放曰：五口勸汝勿聚徒，無求名，今果為人知，不得安處矣。放不能念母之言，竟以名敗。此皆受寵不能若驚者也。

讚曰：

犧尊青黃，乃木之災。孤犢衣繡，寧活草萊。軒冕所寄，外物儻來。貪榮保存，禍身之胎。夫知道者，可不懼哉。

太上感應篇卷之四竟

太上感應篇卷之五

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

施恩不求報。

傳曰：君子有心於施恩，無心於求報。苟有心於求報，即是利在於報。初

非為人，報未必可求，而怨必先之，烏足謂之恩哉。是以不求之報，常見於無心之恩。昔尚霖為巫山令，邑尉李鑄最強悍，無何感疾，遽至困劇。霖憐之，因請所托，尉拭淚以老母少女對。及卒，霖為割俸，送其母及其函骨歸河東，且為嫁其女于二族。一夕，夢尉如生時，拜且泣曰：公本無子，感公之恩，已為力請于帝，今得為公之子矣。是月，霖妻果孕。明年解官，沿流而歸，每遇灘險，必見尉隱約立岸上，如指呼狀。將抵荆渚，又夢尉曰：某明日當生府，公必以小合送及生府。公果以小合貯粟米，為糜粥之須，因呼之曰合，名之曰穎。及長，極寬厚，敏於仁，篤沁孝，官至大理寺丞。宇文英迪初領黔江都獄，民有扶愛之者，常訴漕臺官吏，適坐事繫獄，宮吏恨之，必欲文致于法。英迪為之不平，力為辯雪，竟從輕斷。又三年，英迪沿檄道，由南賓沂流而歸。時六月，忽大雨，水遂暴至，波濤如山，中流纜絕，舟人拱手，坐待傾覆。俄見一小舟冉冉出沒於煙波間，遠來相救。既濟，乃扶愛之也。相顧大驚曰：吾昔日平黔之獄，初非有意於君。君今日冒險而來，亦豈知將溺者之為我，豈天意故以彰其事乎？相與感嘆者久之。嗚呼，當霖之為尉也，不過曰同官，當如是而已，安知有今日為子之報乎？當英迪之為愛之也，不過曰斷獄，當如是而已，安知有今日救溺之報乎？此皆無心之恩，不求之報者也。曩使有心，則未必然也。古語云：恩雖亂施，有不期而自會；怨不可作，恐窄路之或逢。真至言也。

贊曰：

怵惕惻隱，七心自生。內交要譽，利心乃萌。仁本天理，遇物而亨。利則人欲，其末必爭。毫髮千里，宜謹權衡。

與人不追悔。

傳曰：老子曰：既以為人，己愈有；既以與人，己愈多。大抵人之臨財，多至吝嗇，一毛不拔者有之，與而復悔者有之。今也乃能與而不悔，非真實樂施，安能如是，福德自此而長，豈不愈有愈多乎？昔柳仲塗少時，飲于酒肆，見一書生將謁魏守，求貲葬其父母。仲塗問：所費幾何？書生以二十萬對。仲塗即日歸家，罄其所有，得白金百兩、見錢數萬，以與悉之，略無吝色。范文正公賞遣其子堯夫，歸姑蘇取麥。舟次丹陽，見故人石曼卿以三喪未舉，不得歸，盡以五百石麥舟付之。既歸，未及言，文正曰：見故人否？堯夫以曼卿三喪未舉為對。文正曰：何不以麥舟付之？曰：付之矣。堯夫怡然，喜見于色。若二公者，是有悔乎？此固偉人，宜有此舉。然求之其次，不為無人。比李謙者，富室也。嘗值歲歉，出粟千石，以貸鄉人。明年又歉，人無以償。公即對眾焚券曰：債已了矣，不須復償。明年大熟，人爭償之，一無所受。明年又大歉，公復竭家貲，設粥以濟，賴以全活者，動以萬計，死者復為瘞之。或曰

：子陰德大矣。公曰：陰德猶耳鳴，己自知之，人無知者。子今已知，何足為德。李浩然者，亦富室也，拯濟貧困，積四十餘年，未嘗少怠。若二公者，亦有悔乎？其後，柳范益通顯，二李孫皆登第，所謂愈有愈多，豈不然乎？

贊曰：

為德不終，古人所賤。與其諾責，寧有己怨。君子不吝，果於為善。貨惡棄地，藏己則淺。隨力所及，斯為方便。

所謂善人。

傳曰：孔子曰：善人，吾不得而見之矣。得見有常者，斯可矣。然則善人者，當何修何飾，而能到其地乎？曰：無他，但能踐篇中之言，即能到其地也。篇之言曰：為臣當忠，為子當孝，兄弟當曉，夫婦當和，正己化人，慈心於物，不欺闇室，不履邪徑，進退以道，積累有功，卹寡矜孤，敬老懷幼，憫凶樂善，濟急救危，不銜己長，不彰人短，遏惡揚善，取少推多，受辱不怨，受寵若驚，施恩不求報，與人不追悔，人得人失，如己得失，乃至澤被昆蟲，仁及草木，所踐如此，非善人歟。昔李文正公昉既致政，因上元張燈，太宗命安輿迎之，坐之御榻之側，手酌御樽，且選果核之珍者賜之曰：如卿者，真善人君子也，兩在相位，未嘗有傷人害物之心，此朕所以念卿也。公歸語其子曰：吾雖無奇功偉績，驚世駭俗，然未嘗蔽人之善，忌人之進，不欺暗室，度德守分。於此四者，自謂允蹈。今蒙聖上崇獎，對羣臣前，以善人君子見稱。夫善人君子者，男子極善極美之稱也。孔子尚云：不見吾何人而敢當之乎？汝曹當念聖上崇獎之言。吾平日所踐四者之說，於君忠，於親孝，修謹自立，庶幾可以無忝。其子宗諤，亦能恪守先訓，為一時聞人。叅政李公穆之死也，上即時臨喪，哭為之慟，既而顧左右曰：天不使好人為朕輔佐耶，何至奪之之早？宗諤問文正曰：從叔為事何如，而能使聖上痛惜如此？公曰：叅政公清簡亮，恬澹寡欲，直不忤物，曲不苟合，乃至學術之該博，識量之深粹，真大雅君子矣。加之善與人交，敏於從政，是故捐館之日，識與不識，莫不交口嘆惜。不然，何以感致萬乘之尊，親臨其喪，為之長慟乎？嗚呼，二公所踐，真可謂允蹈夫篇中所謂善人之說也。得名善人，豈為過哉。

贊曰：

乾卦六陽，元為善長。寸陰不容，純乎天象。受天之中，在人能養。推而行之，安利勉強。陽長陰消，此心天廣。

人皆敬之。

傳曰：蓋巨源為縣令，因買羅於公廳上，手自開托。其侍婢從屏間見之，即恚曰：不意今日，乃來伏事一箇羅絹牙郎。因求去，不可留。范諷為御史中丞，有一閹史，隸臺已四十餘年，事二十餘中丞矣。每能道丞之賢否，丞賢

當聲喏時，所執之杖必橫，否則直，此語久矣。喧傳為中丞者，惟恐其挺之直也。一日挺直，諷驚問故，則曰：比見中丞約客喻庖者，至于數四，某私意異時作相，亦復如此，每事喋喋，豈不煩碎，心實鄙之，不覺挺之直也。諷愧謝者再三。嗚呼，此皆舉措偶失，已不為婢僕所敬，況能使人皆敬之乎？當知人皆敬者，必其真可敬也，不聞溫公與劉大諫之事乎？昔溫公之赴闕也，衛士見之，莫不以手加額。乃至百姓，亦復遮道告曰：公無歸且留，相天子，活百姓。時王闢之過青州，道見村民數百，亦復歡呼踴躍，皆喧傳曰：司馬作相，吾儕大快活矣。公薨，京師之民為之罷市，而弔鬻衣以奠。四方會葬者，數萬人力。至嶺南封州父老，亦皆相率而至，炷香於頂相九百餘人。非人皆敬之，能如是乎？劉大諫之在宋也，人皆謂：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，如到泗州不見大聖。及薨，耆老士庶，乃至婦人女子、田夫野、市井小民，莫不爭持香劑、誦佛書以哭。公門為填壅不得入，因設大爐於廳下，以受其香，香價為之踴貴。非人皆敬之，能如是乎？又如王沂公之在閣下，楊文公性恢諧，一時僚友，無不被其狎侮。至公則曰：第四廳舍人不敢奉戲。陳襄、陳烈、周希孟、鄭穆，皆以知天盡性為學，天下之重為己任，士人宗之，號曰四先生。雖誕突盜傲，不可率者，亦不敢失禮於其門。富文忠公嘗乘小徇，過天津橋。人隨觀之，市中為之一空。徐孝節廬于墓側，城中之人，日往致敬，市中亦為一空。申顏特立獨行，每過市肆，市人為之起。邵康節每出遊，城中士夫，無不倒展而迎。此亦人皆敬者，非真可敬，能如是乎？

贊曰：

敬心之生，得於未施。林宗之巾，紫芝之眉。至于君實，走卒所知。匪求于人，人則即之。不然回紇，曷拜子儀。

天道祐之。

傳曰：天道祐之之說，即《易》所謂：自天祐之，吉無不利之說也。大抵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不言而善應，不召而自來。我果有，以格之；無有，不為所祐也。昔劉器之既登第，不即就選，復歸從學，每以漆雕開，斯未能信為戒，大為溫公所知。初拜諫官，即抗疏二十有四，甄別朝臣邪正。又抗疏一十有九，論章子厚小人不可用，人皆為縮頸公則不問。及子厚用事，公遂走竄人言，春循梅新，與死為鄰，高竇雷化，說著便怕。凡此八州，公歷其七，雖盛暑畏途，亦必令所屬監督。日行一程，或泛海冒險，人皆謂公必死，公則安然，年八十，未嘗一日病。時公貶所，有一納粟者，揣知子厚意，自求為子厚殺公。子厚即日，自選人擢為本路運判。其人飛馭，徑至距公貶所，纔二十里而止，明日將有以處公，左右莫不為懼。無何夜半，忽聞鍾鳴，則運使者若為物擊暴，吐血而死矣。臯使運使不死，公則必死，非天道祐之，能如是乎？庚子

輿者，亦吉人也。其父出守巴西，遷寧蜀而卒。子輿扶護而歸時，秋水方壯，灩微露水面。而瞿唐之流，尤為湍悍，天又欲雨，舟人大懼。子輿因仰天大哭，一慟未終而水已退，減二十餘丈。既過，水復如初。曩使水不退減，事知如何，非天道祐之，能如是乎？當知天道祐之，特在我而已耳，況忠孝者，百行之冠冕乎？所謂善者，此其首也。

贊曰：

天者公理，當然而然。非有好惡，孰司其權。與善輔德，助順尚賢。惠迪之吉，動相周旋。誰祐我者，在己之天。

福祿隨之。

傳曰：詩曰：樂只君子，福祿申之；樂只君子，福祿膍之。此即篇中隨之之說也。大抵善人君子，其吉祥愷悌，足以招致福祿。是故所至不求而自然來，宜有若隨也。昔富鄭公以直言危論為諫官，既知制誥。宰相不悅，因薦公使不測之虞。時歐陽文忠公上書，引盧杞薦顏真卿使李希烈事，言宰相欲害公也。書入，不報及公使虜一言之間，乃能使虜之君臣，相與誦公之言，修好中國、不用兵者，幾百餘年。使回除樞密直學士，又除翰林學士，又除樞密副使，皆力辭不受。踰月，除樞密使，又辭。上必待公，綴班乃坐。豈非福祿隨之而然乎？此固大福大祿，非粗能有成者之所敢望。然各在其身言之，但凡有成，皆福祿也。醫官甄百里者，本鄙野庸夫也，然能善用其心，病無大小，皆急赴之。一日，上不豫，或薦其能，一服果愈。於是寵冠諸醫，出入宮禁半年之間，金如熟薄所積，已二萬餘片。酒如上樽，亦常貯三千餘（）。此雖未足，謂之福祿。然在甄身，比之曩日，非福祿乎？當知福祿隨之，亦在我而已耳。

贊曰：

顏天陋巷，夷餓首陽。貧歸原憲，刑及范滂。福祿之應，幾於反常。當知數子，日月爭光。此福此祿，千載明昌。

眾邪遠之。

傳曰：眾邪者，不正之類也。其類不一，故曰眾邪。大抵邪正殊途，勢不兩立。正之所至，邪自不容。譬如日輪照於冰山，日固自如，冰當自釋。所謂遠者，求之于古，如禁咒之不能加曇顯，素娥之不敢出梁公是也。昔道士陸脩靜等，善咒術，能咒僧衣鉢，及宮殿梁柱，皆飛舉振動，高自矜誇，以為神仙輩也。時法師曇顯聞之，斥曰：爾曹未遇勅敵，敢以小術自肆？遂以稠禪師袈裟置地，使咒之，道流併力作法，逾時不能動。顯即自取置梁間，使咒梁柱，亦不能動。脩靜等慚縮無人色。如武三思，嘗買得一妾，名素娥，真絕色也。每宴朝士，出以自誇。一日，約狄仁傑。仁傑將至，娥遂深匿不肯出。武入呼之，則入堂奧隙中，聲若屬絲曰：妾本花月之妖，梁公正人，何敢出也。自

此遂不復出。求之于今，如方公諸君是也。若方謙之者，清靜自居，味道為樂者也。時所居之方，多病山瘡。謙之書名與之，無不立愈。或請其方，謙之曰：嘗聞心正，可以治邪。吾居貧，無財可施，但日誦法輪《道德經》，隨喜眾善，慈悲靖惡，自謂可以自治，亦可治邪，如是而已。此則見名而遠者也。張乖崖者，始終挺然，無所屈撓者也，與高士傅霖相善。一日，款于近郊，夜飲劇談。時彼方大疫，諸鄰多有病者。是夕如洗，頓然皆愈，明見鬼物云云。若為二公而去，此則聞聲而遠者也。彭公達者，淡然寡欲，廉謹不苟者也。嘗知湖州，州宅素號多怪，前後守臣，不獲安處。及公到官，乃至解去，未嘗問其怪之有無，其怪亦不敢輒呈伎倆，始終帖然，殊無小撓。此則見之而遠者也，非我有以服之而然乎？至於張玄感之任淮南漕也，則不然矣。到官之後，日為鬼物所撓。時有一武弁善治鬼，因命治之。既至，叱曰：運使尊官，朝廷重任，爾等何鬼，輒敢干之？鬼乃大笑曰：我豈比你班行，苟且取奉，以求薦舉。自此益塗糊上鶻下突不可制，豈非兩皆無以服之乎？

贊曰：

有道之世，其鬼不靈。清明在躬，物無遁情。無邪爾思，所存者誠。泰字既定，迅雷不驚。是氣無餒，何物敢撓。

神靈衛之。

傳曰：神靈者，聰明正直者也，在處皆有之也。所敬者道德，所與者忠孝，所契者正直，所取者陰德，然則人其可無是四者乎？苟果有之，神靈無不衛也。昔韓魏公自成德移帥中山，將至沙河。前驅回白：水暴至，不可前。公曰：業已至此，避之何益？命速具舟。既濟，行李未絕而波濤如山，後騎猶有未得渡者。時徐濟之民，皆見公方渡時，有神龍偃截上流，水為之立淺。梅公儀嘗知滑州，夜報河決。公即躬率官屬，分役兵夫，夜趨河上，隨處堤塞。正窘急間，明見一白鬚老人，載一舟稽程，往來佐助。意其豪民，心大喜之。及水定，天亦曉，命史請之，則白鬚老人不復見矣。此皆神靈衛之者也。

贊曰：

神之為道，聰明正直。洋洋在上，鑒臨微側。呵禁不祥，以奉有德。匪求于神，彼則受職。惡人反是，神所罰殛。

太上感應篇卷之五竟

太上感應篇卷之六

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

所作必成。

傳曰：世間無不成之事，天下皆可作之人。苟有其志，無不成也。昔張仲賓之祖，本一善謀利者，但水翻然改圖，篤意教子。其子仲容、仲賓，果皆登

第。明年，仲安又登第。于令儀本一市井小民，亦以翻然改圖，篤意教子。其次子傑，姪子傲，亦皆登第。然則有志之士，欲有所作，是有不成者乎？況能力行眾善者乎？竇公之事，便可見也。竇公禹鈞者，燕山人也。初夢其祖謂曰：汝無子，又不壽，曷不早修陰德，以回造化。禹鈞惶懼，於是內外姻婭，有喪未舉，有女未嫁，皆助成之。乃至焚券嫁僕夫之女，得金還去失之人，苟可修德，無不為者。又於所居，建四十間屋，聚萬卷書，延文行師儒，居之師席，有志之士，聽其自至。由是英俊四集，由公門而貴者前後接。武公之身，官至左諫議大夫，年八十，無疾而卒。今為洞天真人，晚得五子，皆登第：儀，禮部尚書；儼，禮部侍郎；侃，左補闕；偁，參大政；僖，起居郎。嗚呼，欲長壽而得長壽，欲得子而得五子，欲官爵而有官爵，好修德而得登真。然則世間所作，是有不成者乎？

贊曰：

求仁得仁，叔齊伯夷。孳孳為利，盜跖之歸。天既與善，惡亦稔之。貪回陰狡，動遂其為。成效美惡，要終可知。

神仙可冀。

傳曰：張楊閱《道藏》，見一壁魚，身有五色，爛然奪目。及開經卷，則神仙字處，蠹蝕殆盡，乃知壁魚蠹蝕神仙字，遂能身有五色也。何諷買得一軸道如經，中有一物，狀如髮捲，規可四寸，循環無端。既而截斷，則頭尾兩皆水出，滴可升餘。徧以問人，無能知者。一日，遇一得道者，舉以問之，則曰：君遇此物而不能羽化，命也。此乃壁魚三蝕神仙字，化為此物，名曰脉望。以規映星，星使立降，可得還丹。復取其水服之，便得換骨。諷歸，取經畢讀，則一軸之中神仙字處，字字果皆蝕盡。又知壁魚三蝕神仙字，遂能化為脉望也。嗚呼，一蟲尚爾，況以人冀神仙，其有不可冀者也。大抵人之與仙，性真本一。第以情勝，遂失其真。一旦反真，塵情俱盡，即神仙也。況能濟之以善，求之于古，如子房之忠，吳猛之孝，王進賢之不失婦節，蘭期之友于兄弟，劉翊之損己分人，趙素臺之濟窮卹死，許真君之行符施水，嚴平君之以善導人，周伯持之收瘞遺骸，李五郎之不欺斗斛，陳安世之不殺物命，李奚子之拯濟飢禽，楊敬直之閑則凝神，唐若山之性無忿恚，乃至黃萬祐之鮮過，景相之酷好放生。劉平阿本一醫人，吳睦本一縣史，劉妍本一妓女，鮑靚本一店家，賀生本一屠兒，丁約本一兵卒，朱本一劫盜，李正玄本一獵人，此皆自人而得仙者也。求之于今，如晁公迥之為靜居天主，章公文起之為司命真君，王公素之為玉京侍郎，呂公晦之為上帝司糾，韓公琦之主紫府，富公弼之司崑臺，王公叟之掌翊聖鐵輪，金公三之為佑聖風伯，張公孝基之為嵩山主者，竇公禹鈞之為洞天真人，乃至歐陽公脩之主神清，王公安國之主靈芝，呂公濬之主

羣玉，石公延年之主芙蓉，陳公靖之判司直，田公承君之主維陽，此亦自人而得仙者也。按經云：今中元二品左洞陽宮所，總地上九皇土壘、四維八極。其靈官僚屬，共有九萬九千九十九萬眾，皆是在世有功之人，受度而得進補其職。如吾鄉臺法何公熙志以注《金剛經》有補於世，死後乃得補為西嶽點檢，歷數官。此雖嶽府，是亦受度，執謂神仙為不可冀乎？其間亦有欲冀而終不能冀者，非仙之不可冀也，所踐未足冀乎仙也。不聞二真人之言乎？鍾離曰：仙之求人，甚於人之求仙。洞賓曰：人常以不得見吾為恨，雖日見吾，而不能行吾言，於事何益？此皆嘆人不能冀夫仙也。

贊曰：

神仙之說，多謂渺茫。求而不得，漢武忝皇。亦如釋教，地獄天堂。天堂果有，必處忠良。地獄果有，小人之鄉。

夫欲求天仙者，當立一千三百善；欲求地仙者，當立三百善。

傳曰：天仙地仙之有差，在乎立善多寡之有異。篇中已自言之，固不在論。請以百尺竿頭、更進一步之說言之，庶幾已得仙者，不復從墜，一向超升；未得仙者，不假他求，即日便到。釋迦曰：仙有十種，一曰地行仙，二曰飛行仙，三曰遊行仙，四曰空行仙，五曰天行仙，六曰通行仙，七曰道行仙，八曰照行仙，九曰精行仙，十曰絕行仙。既而又曰：是等皆是不循正覺，別修妄念，存想固形，遊於山林，人不到處，壽千萬歲，斯亦輪回，妄想類倒，報盡卻來，散入諸趣。堅固服餌，而不休息，食道圓成，名地行仙。堅固草木，而不休息，藥道圓成，名飛行仙。堅固金石，而不休息，化道圓成，名遊行仙。堅固動止，而不休息，氣清圓成，名空行仙。堅固精液，而不休息，潤德圓成，名天行仙。堅固精色，而不休息，吸粹圓成，名通行仙。堅固咒禁，而不休息，術法圓成，名道行仙。堅固思念，而不休息，思憶圓成，名照行仙。堅固交遘，而不休息，覺應圓成，名精行仙。堅固變化，而不休息，覺性圓成，名絕行仙。鍾離曰：仙有五種，一曰鬼仙，二曰人仙，三曰地仙，四曰神仙，五曰天仙。既而答大道之問，則又曰：道本無問，問本無答。萬物之中，最靈最貴者，人也。若能窮萬物之理，盡一己之性，窮理盡性，以至於命。全命保生，以合乎道。自然與天地齊其堅固，而同其長久矣。一者不悟大道，惟務速成，正令心若死灰，形如槁木，神識內守，一志不移，定中以出陰神。然窮其歸，究竟只名清虛之鬼，不得為純陽之仙，名曰鬼仙。二者暫於人中，得聞大道，然業重福薄，或以魔退，或僻在一偏，確守不變、絕五味者，不知有六氣、忘七情者，不知有十戒、行咽漱者，笑吐納之為錯著採補者，指清靜之為愚、好接物以奪天地之炁者，不肯休糧、好存想而採日月之精者，不肯導引孤坐閑息者，不知有自然屈體勞形者，不識於無為，但能延年安樂而已，名曰人仙。

三者法天地升降之理，取日月生成之數，身中用年月，日中用時刻，識龍虎，配坎離，辯水源清濁，分氣候早晚，收真一，察二儀，別三才，分四象，列五行，定六氣，聚七寶，序八卦，行五行，九州顛倒，氣傳子母，液行夫婦，三田反復，燒成丹藥，永鎮下田，練形住世，長生不死，名曰地仙。四者已得地仙，用功不已，超凡入聖，卻反三山，名曰神仙。五者已得神仙，傳道於世，於道有功，為人有行，功行滿足，超居洞天，便得效職，列為仙官。若又於天地有犬功，於古今有大行，從此漸進，仙階陞，歷任三十六洞天，反於八十一陽天，復從八十一陽天，超入虛無自然之境，名曰天仙。然則釋迦所謂正覺，鍾離所謂大道，果何說哉。夫正覺即大道，大道即正覺也。大抵必欲識取自心，不落情解，不聞僧那之說乎？僧那曰：歌明自心，但於日用中，行住坐臥，常自審諦思察。遇色遇聲，未起覺觀。時心何所之，是有耶？是無耶？既不落有無處所，自然心珠獨朗，常照世間，無一塵許間隔、剎那頃斷續之相，此即正覺，即此大道也。是故呂真人既因不學鍊金，而得度世矣。又因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之說，而胸次始得豁然。既得胸次豁然矣，又嘗飯僧於潭之興化。孫真人既以留意方書，而得度世矣，又嘗咨決於唐之宣律。既得咨決於宣律矣，又嘗聽《寶塔品》於成都之無名行僧。此即百尺竿頭、必欲更進一步者也。若夫立善，自當然也；縱不求仙，亦當然也。

贊曰：

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。待人而行，人道乃全。積功累善，必有後先。條目嚴備，毫髮罔愆。是乃仙道，以人合天。

若或非義而動，背理而行。

傳曰：孟子曰：理也，義也，人心之所同然者也。孟子所謂義，理也，大抵義理在人，不可非背。苟或非背，不免追隨汨沒，闖茸駟僮，無所不至矣。其肯清靜自居、味道為樂乎？請以一二君子言之，庶幾稍知愧恥。昔郭延卿以文行著名，厭世澆薄，葺園圃於水南，居之凡二十餘年，足跡未嘗至城市，少則與張文定、呂文穆遊。張、呂相繼作相，薦之于朝，得職官不肯就。時錢文僖惟演為留守、謝絳為通判、尹洙為掌書記、歐陽脩為推官，皆一時文行之士，慕其為人。一日屏騎從，同謁延卿，對談良久。延卿以陶樽果簋進，文僖愛其野逸，引滿不辭。至晚，吏報申牌府史牙甲羅列庭下。延卿徐曰：公等何官，而從吏如是之多？洙指文僖曰：此留守相公也。延卿曰：不圖今日肯顧野人。相與大笑，更進數盃。暨日入公辭歸，延卿送出曰：某老病，不能造謁，幸勿訝。文僖登車，茫然自失，如入神仙之境，既而嘆曰：此人視富貴為何等事乎？此則士大夫中，清靜自居、味道為樂者也。杜五郎者，本田家也，亦確然有守。所居距縣三十里，惟兩間小屋，一其自居，一其子居之。枵然一榻

一，更無他物。時繁陽尉孫軫，慕其為人，乘閑謁之，良久曰：某村民無能，何為見訪？軫因問何以不出？笑曰：無用於時，無求於人，偶不出耳。又問：何以為生？曰：羈居邑南，有田半頃，與兄之子共耕。兄子既娶，自度不足贍，盡以付之。因携妻子至此，適鄉人有兩間閑屋，因借居之。初則賣藥擇日以自給，及兒子長成，鄉人又以三十畝田令佃。耕有餘力，又傭於人，自此稍足，不欲與人爭利，醫卜之類，一切罷廢。又問：終日有何所為？曰：端坐而已。又問：曾看經否？曰：二十年前，曾看一本《淨名經》，初見其議論的當，心頗愛之，今已忘卻，經亦不知所在矣。對語移時，氣韻瀟灑，言辭精簡。軫大敬嘆曰：真有道之士也。自此數數訪之，此則田野間清淨自居、味道為樂者也。彼非義背理而無所不至者，視此得無愧乎？

贊曰：

理本法意，義為條式。原情定罪，一毫不易。銖銖戒謹，猶差於石。矧越繩矩，肆為頗僻。人而不誅，底天之辟。

以惡為能，忍作殘害。

傳曰：天道常與善人，爾乃以惡為能；天地之大德曰生，爾乃忍作殘害。違天背地，非爾而誰？所謂能者，不自以為非也；所謂忍者，殊無惻隱也。諸惡之中，莫此為甚。殘害之中，莫此為慘。地獄之設，端為是人。異時牛頭阿旁之屬，亦豈恤爾而不加毒手乎？請以不忍之說，急速救之，庶幾不至已作而不可復救。昔西域僧名覺稱者，來入中國。楊文公億一見，即加禮。既而求去，不可留。因命譯者問之，則曰：我土全不食肉，今入中國，在處皆屠殺豬羊，懸肉市肆，甚不忍觀。吾意不樂居此，暫到五臺，禮文殊即歸矣。山谷詩，有厥牙已作小兒拳之句。張閣一見，即蹙然不樂，指為忍人。此但詩人狀物，初非忍者。蓋閣為河內推官，而通判葛繁惟蔬食誦經，閣亦斷肉，故有此語。若使世人皆能有悟，如覺公，如張公，於一切物，常存不忍，愚保其必不敢以惡為能，而忍作殘害也。今故首表出之，然後略叙因果。昔陸孝政欲收一聚蜂，收不可得，即怒，盡以熱湯沃之，死無遺者。未幾，復於其地，忽為一大蜂所螫而死。周昂嘗晝寢，戶上有一燕巢，三雛呢哺待哺。昂怒，悉以痰與之，三皆胸裂而死。其後，三子皆喑。金華寺有栢數株，忽生毛蟲，色黃，而長近二寸，蠹食枝葉，莫知紀極。寺僧秀榮惡之，悉命掃除埋瘞，或棄於柴積。其徒秀仁，又取柴積曬於日中。俟蟲死，方以供爨。數年，秀榮卒時，寺內別有一僧亦卒。既而得還，語秀仁曰：某到陰司，見秀榮荷鐵枷，坐烈日中，有萬萬毛蟲，緣遶嚙噬，若不可忍。秀仁聞而大懼，不數日，亦發背而卒。大慈寺僧修準新開一軒，四面皆竹，攔檻上多有蟻子緣遶。修準怒，立伐其竹，盡取蟻子，棄於火中。未幾，忽患癩瘡，頭面尤甚。命醫視之，醫曰

：此名蟻漏瘡，不可療也。未幾，遂卒。又如王愈忿鵲之噪，而生斷其舌，其後竟死舌瘡。張霖忿蛙之鳴，而沃以熱灰，其後忽為湯爛。然則人之於物，是可以惡為能，忍作殘害乎？既作，得無罪報乎？

贊曰：

智伯之賢，盆成之才。明推丹朱，捷稱惡來。受天異稟，如木產村。用以為善，其孰禦哉。以能濟惡，豈不可哀。

陰賊良善。

傳曰：陳平多陰謀，自知必當無後。公孫弘好陽與，其後不復顯聞。大抵陰謀不免陽與，陽與便有陰謀。譬如彈丸擊物，最為暗中施之。餘人皆不可施之，良善則尤不可也。蓋良善者，民之望也。在一國，則一國重；在一鄉，則一鄉重。其可陰賊之乎？昔李林甫未顯時，在槐壇遇一道士戒曰：君名已列仙籍，縱不白日上升，亦必為二十年太平宰相。異時，事權在手，切記吾言，不得妄有陰賊。林甫既貴，不復憶記，一味怙寵，多所賊害。久之，復夢道士責曰：君豈忘吾言乎？今果獲罪矣。於是命吏引入一處，林甫耳中，惟聞瀟瀟風水聲。既至，則府署嚴飭，帳榻華侈。林甫復自喜曰：正令居此，亦自不惡。道士笑曰：此乃鱗介所居，其間苦事，最為慘毒。君尚以為不惡，欲如何而後謂之惡乎？林甫駭然，汗洽而寤。此則以陰賊良善，而將生水族者也。許文規被攝至冥司，以曾活一人，得延一紀而還。既出，望見一門，守衛甚嚴。許以問吏，吏曰：此都獄也，但凡世間讒譖忠良、毀敗善類、常行陰賊之人，死後無問貴賤，皆當治罪于此。此則陰賊良善，而必入地獄者也。孰謂為之，為無罪乎？當知明白洞達、坦然易見者，近乎陽也；姦險狠愎、深而難知者，近乎陰也。平生宅心於陰，死而復歸於陰，理之必然，亦無足怪。所謂水族，所謂地獄，非陰界歟？

贊曰：

犯法舞法，冒法則均。鬪殺謀殺，同於殺人。至於定罪，輕重不倫。舞設智數，謀秘鬼神。發必命中，亦中其身。

暗侮君親。

傳曰：在人臣言之，一味姦諛，肆其欺罔，暗侮也；在人子言之，空事虛文，情實不至，暗侮也。但凡為臣為子，而不能盡其所以事君事親之誠，皆暗侮也。使為臣而皆暗侮其君，為子而皆暗侮其親，則為君為親者，尚何望於為臣為子者乎？害教叛道，莫此為甚，太上所以言之。昔曹武惠彬方在宥密，常公服危坐，如對君父。既歸私第，亦必閉閣宴居，不敢妄通賓客。五鼓纔動，即待漏於禁門。如此八年，雖雪霜甚寒，未嘗輒易其操。王文正公旦雖在私第，亦如在朝。一日，歸自朝中，即冠帶入靜室，默坐不出。家人惶恐，亟遣

其弟詢之趙公安仁。安仁曰：適議事，公不欲行，未決而歸，必憂國家耳。彼暗侮其君者，視此得無愧乎？郭琮幼喪其父，獨有母在。常懷罔極之嘆，凡三十年，不茹葷，不飲酒，朝夕虔禱，必欲為母祈壽。其母張氏，果得一百四歲，耳目不衰，飲食不減。孟熙者，市井人也，日以販賣果實，養其父母。雖不知學問，而於溫清定省出告反面之道，皆能曲盡其至，知學問者，往往不及。其父死，寢苦於地，不食鹽酪，哀毀過節，幾至滅性。如是三年，始終如一。彼暗侮其親者，視此得無愧乎？惟其不敢暗侮，所以曹氏、王氏二家特盛。郭琮明詔褒賞，旌表門閭；孟熙因掘地，於鋤下得金，遂成富室。然則天於忠孝，其報之也，曷嘗爽乎？

贊曰：

恭不侮人，偽無戴爾。事父事君，恭莫大此。不用吾情，是欺而已。有既面目，為人臣子。借曰未知，神明彰矣。

太上感應篇卷之六竟

太上感應篇卷之七

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

慢其先生。

傳曰：先生者，所以傳道、授業、解惑者也。片言之悟，一字之傳，皆所自也，其可慢乎？昔胡安定瑗之為先生也，如錢藻之淵篤，孫覺之純明，范純仁之直溫，錢公輔之簡諒，皆一時知名之士，其於先生，則不啻如子弟之事父兄，未嘗聞其慢也。孫明復之為先生也，如石介之該通，張洞之辯博，皆魯之尤賢。而有道者，其於先生，行則從升降揖，拜則執杖屨而侍，肅然其恭，亦未嘗聞其慢也。又如待制彭汝礪，少嘗師事嗣廬倪天隱。及官保信，即迎天隱置于齊閣，執弟子之禮甚恭。天隱死，母猶未葬，明年妻亦死，又且無子。公為葬其三喪，又為嫁其女于同年進士宋渙。尚書王存，少嘗師事穎川陳俊。俊死無子，存為立其弟之子宫之，由是俊妻得有所托。此則又能不忘先生於既死之後者也，況敢慢之於在生之日乎？其間或有慢者，特輕薄小人耳。惜其不知為先生者，大有不可慢處。其開悟未達，陰德最大，克昌厥後，皆未可知。王公之事，便可見也。昔王先生者，家極貧，以教導村童為業。晚得一子，已八歲，不能養，捨與西寺僧為童。其僧一見，知其英物，即令就享，不惜錢帛資之。咸平中，舉賢良方正，其後為參政，作樞密，名位烜赫，官業過人，是為王文康公。曙，其名也。文康之子益柔，官至龍圖學士。益柔之子謹行、謹言，皆至大夫，有賢德，嘗與康節諸公遊。然則為先生者，是可慢乎？

贊曰：

父生師教，二者並言。傳道授業，孰為本源。服有衰經，心喪三年。人倫

所重，天道亦然。慢其所敬，惡莫大焉。

叛其所事。

傳曰：僚屬之於長吏，卒伍之於部轄，僕妾之於主翁，皆所事也。所謂叛者不待，真敢叛之，然後謂之叛也。但凡緩急非所倚，利害不相卹，即為叛也。請以一二僕卒言之，庶幾出於僕卒之上者，稍知愧耻。昔僕夫趙延嗣，事舍人王鄰幾為僕夫。鄰幾知制誥，不逾年而父子俱卒，家素貧無以為養。延嗣義不捨去，竭力養其三女，凡十許年，未嘗識女之面。及三女長成，即詣京訪舍人之舊宋翰林白、楊侍郎徽之，放聲大哭，具道所以。二公驚謝曰：汝之所為，吾儕不及。於是合金迎三女歸京，擇良配嫁之，著得名士。時徂徠先生石守道，特為傳之，以激世之不能篤於義者。王逵初事屯田郎中李曇為僕夫，後應募為兵，以選入棒日軍。適曇父子坐事，繫御史臺獄，平生親舊，無一人敢餉問者。獨逵日守臺門，供其飲食，如是四十餘日，未嘗少怠。及獄具，貶為南恩州。駕從者，皆辭去，獨逵送之，曇忽感恚自盡。逵為經理後事，哭之如親父子，見者無不墮淚。泊事畢，方敢捨去。時司馬溫公亦為傳之，以戒世之薄乎義者。然則世之受知於人，臨利害而輒相棄背者，曾不若趙延嗣、王逵之為僕卒也。

贊曰：

君師長治，及其受恩。皆曰所事，分有常尊。情義攸托，施于子孫。奴僕報主，犬馬戀軒。我思嬰曰，作于九原。

誑諸無識。

傳曰：《楞嚴》云：該惑無識，疑誤眾生，死後便當墮入無間。然則誑之為罪，豈為輕，哉。昔亳州太清宮有一道人，氣貌甚揚，每携一小鑪，於老君殿下，煨藥而賣。眾方集，必指老君像大言曰：我乃彼之師也。眾頗惑之，莫不皆欲多得其藥。一日，方指像大言，忽火自鑪出，飛入其身。須臾焰發，五體烘燒。眾皆以水沃之，沃不能滅，號呼跳躍，不勝其苦。良久，面老君像，俯伏如待罪狀。視之，則已死矣。時楊克動聞之於驗屍官甚的。張懷素者，亦偉然其人也。自言道術通神，飛走之屬，皆能呼遣。至言孔子誅少正卯時，彼正在旁，諫其太早。又言漢楚成皋之戰，彼正登高觀戰。姦如蔡卞，尚猶惑之，每對客言及，必極口稱嘆，惟忠肅陳瓘不信。其後事敗抵罪，名士多被污讒，惟忠肅獨免羅織。然則誑諸無識，其掇禍終可免乎？大抵誑妄之人，但知貪財，不復畏罪。為僧人，則挾談空而誑；為方士，則挾丹藥為誑；為師巫，則挾鬼神而誑；為醫卜，則各挾其術而誑。安知誑妄為罪，非獨掇禍，又當墮大地獄乎？

贊曰：

笑烈於怒，志慘於兵。侮玩給惑，殆非人情。淵魚可躍，漚鳥易驚。矧我同類，萬物之靈。以誑為巧，掩耳盜鈴。

謗諸同學。

傳曰：人倫有五，曰君臣，曰父子，曰兄弟，曰夫婦，曰朋友，居于其一。然則朋友之道，豈為輕乎？況諸同學，平日相處於硯席之間，雍容笑語，非不親厚，其可妄起嫉心，而輒加毀謗乎？昔郭尚書贄初作賦即有聲時，同學李勉深忌其能，潛加毀謗，由是贄連上不中選，其後竟先登第。及再知貢舉，而勉方以明經充選，詔下之日，勉大悔而歸。贄聞之，亟命親厚者召還，俾復就選，遂得中第。然則郭之所長，終可掩乎？今復賴之，得無愧乎？惜其不知前輩同學，未嘗不相親厚也。昔韓億少與李若谷同學，又嘗同途赴試，共有一被一氈。每出謁，則互為僕從。是年，李先登第，受許州長社簿。將之官，李白為其妻控騾，韓從後為負一籠。既至界所，惟餘八百見錢，中分為二，一哭而別。明年，韓亦登第，後皆官至參政，世為婚姻，有相謗。乎？又如趙安仁少嘗與宋元興同學，元興蚤世，裔嗣衰替。安仁既貴，屢以清俸濟之，又為訓其諸子，手寫《周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孝經》。凡七子，人各授以一帙。此則尤能不忘同學於既死之後者也。彼不忠厚者，烏足以語此哉。

贊曰：

儀泰交訾，敗於傾覆。涓牘胥忌，喪身別足。相觀而善，道盛化熟。借使非才，石可攻玉。須友以成，千祿百福。

虛誣詐偽。

傳曰：虛也者，漫浪不根也。誣也者，妄有污衊也。詐也者，詭計百出也。偽也者，矯飾過情也。離而言之則有四，合而言之皆不誠也。大抵誠者，天之道也。思誠者，人之道也。今乃捨誠而習，為虛誣詐偽，即是戾天之道，而失人之道也。既戾天道，又失人道，不入三惡，其將何歸？是故藥山曰：欲識餓鬼道者，即今之多虛少實，令人不信者是。藥山曰：你欲識地獄道，只今鑊湯煎煮者是；欲識餓鬼道，即今多虛少實、不令人信者是；欲識畜生道，見今不識仁義、不辯親疏者是，豈須披毛戴角、斬截倒懸？欲識人天，即今洗淨盛儀、持餅摯餅者是也云云。夫多虛少實，在虛誣詐偽中，特四之一耳。其從墜之速，尚至如此，況兼其四，而皆犯之乎？從墜之說，姑置勿論。且以一二誠實之士言之，庶幾皆知自克。昔李及為監司，既替登對。神宗問曰：麥價幾何？及曰：臣於職事，無不盡公，獨不知麥價耳。他日欲得一官，為諸路按察，宰執屢薦其人，終不能當上意。一日，上自言曰：向時不知麥價者為誰？宰執問故，上曰：朕欲周知四方利病，須忠誠信實人，方可委任。如麥價不知，有甚撰一箇不得。於是召及，遂蒙信用。王隱者，本皇城司一健步也。時河

決大發，丁夫隨處築塞。上遣數輩徒步，往來偵視。先有兩輩至言：決流已塞，水復故道。俄而隱至，其言亦然。既而又曰：初來時，頗覺津流未斷，恐尚煩聖慮。上怒拘之。少頃報至，則水勢暴猛，復衝壞大捷，橫注數郡矣。上因召隱慰諭，立遷小校，自是補擬校列，多蒙超擢。及東宮擇親衛指揮使，已得劉謙，尚闕一名。上曰：王隱誠實可用，即已補之。其後，位至侍衛步軍都指揮使、保寧軍節度使，得任子恩，前後凡一十七人。然則二公誠實，豈不愈於虛誣詐偽，而速入惡趣者乎？

贊曰：

不誠無物，命之曰虛。言不可復，其實也誣。偽則奪真，詐反近愚。以此行己，誰食其餘。骨肉猜阻，況於國都。

攻訐宗親。

傳曰：《禮》曰：親親，則諸父昆弟無怨。所謂親親者，各親其親也。身既列為族屬，上復同乎祖先，其可不相親乎？求之前輩，無若范文正公言之最為切當也。文正曰：吾之宗族，居於吳中者甚多。在吾固有親疏，在祖先視之，則均為子孫，無親疏也。且祖先以來，積德凡百餘年，至吾身而後發。今為大官，若或獨享富貴，不復少卹宗親，異日何以見祖先於地下？今日亦何顏以入家廟乎？是故恩例俸賜，必以均及宗親。又於姑蘇近郊，買良田四十頃為義莊，以養羣從之貧者。且擇長而賢者一人，主其出入。每人日給米一升，歲給縑一四。乃至嫁娶喪葬，肯有贈給。其子純仁，尤能克紹其志，惟守廉儉，俸祿所得，盡以廣義莊，前後任子之恩，必先及疏屬。身歿之日，勿子五孫尚有未官者。如公父子，其於親親之說，可謂允蹈者也。又如彭尚書思永，其撫宗族有恩。張康節公昇，常分俸以及九族。趙夫又世開，嘗捐金以調族人之貧不及筭者。吾恭安公存，嘗收族人之孤嫠者，為之娶。此亦能親親者也。既能親親，何自而有攻訐之失乎？所謂攻訐者，即今之彼我必爭，絲毫必校，或相忿嫉，或相傾奪，皆是也。不待如何，然後謂之攻訐也，戒哉。

贊曰：

己惡當攻，待人必恕。以訐為直，聖人所惡。於厚者薄，尤可愧懼。根本平時，視若行路。不務睦蘇，彝倫攸斁。

虛靜天師頌

人之一性，湛然圓寂。涉境對動，種種皆妄。一念失正，即是地獄。敬誦斯文，髮立汗下。煨燼心火，馴服氣馬。既以自鏡，且告來者。

太上感應篇卷之七竟

太上感應篇卷之八

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

剛強不仁。

傳曰：孔子以剛為近仁，太上以剛為不仁，聖人之言，豈相戾哉。孔子所取之剛，乃剛毅之剛，確然不奪乎內，君子之剛也，有殺身以成仁，故曰近仁。又曰根也，慾焉得剛。太上所戒之剛，乃剛強之剛，忿然常見乎外，小人之剛也，凌人暴物，焉得仁哉，故以不仁。又曰強梁者，不得其死。又曰：堅強者，死之徒。大抵剛強之剛，不能自戒，則便有不仁之失，在乎其間。太上所以斷而書曰：不仁也。昔桓範，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。初到徐州，與郡守徐岐爭屋，便欲引節斬岐。岐奏于朝，範以理屈坐免。及知冀州時，呂昭才為鎮北將軍，冀屬鎮北。範以昭才仕進出其後，意輕之，語其妻曰：吾寧能三公長跪，不能為呂子展屈。妻曰：君在徐州，便欲引節斬岐，人皆謂君難為作下。今到冀州，又不欲為呂子展屈，人必謂君難為作上。範忿其言，以刀環撞其腹，妻墮胎死。強梁如此，非不仁乎？包孝肅內剛不屈，僚屬有所關白，多面折之。至於所言中理，亦未嘗不怡然而改，由是人皆服其剛而不悞。此即剛毅之剛，與剛強之剛，有所不同。而太上、孔子言，之所以亦有異也。竊嘗論之，縱非剛強之剛，而用剛不已，亦不保其無失。楊文公億以文章獨步，帝頗愛之，竟以剛不容物，讚之者眾，帝春遂衰。王內翰禹偁亦以文章獨步，帝有意於用之，亦以剛不容物，沮之者眾，命竟不下。然則用剛不已，豈不有累於身乎？二公尚爾，况餘人乎？

贊曰：

剛非克剛，暴而無親。強非自強，必多上人。是謂凶德，又焉得仁。善念斯絕，何惡不臻。釐爾多福，枯木難春。

狠戾自用。

傳曰：狠戾自用，按如佛說，譬之惡馬，言難調也。難調如馬，當為無等人乎。是故太上於《法輪經》，嘗以不自用故彰勉人。今於此篇，又以

狠戾自用為戒。而吾夫子亦曰：愚而好自用，賤而好自專，如此者，災及其身。三教聖人，言皆如此，其可不戒？大抵狠戾自用者，則吾友知識，必不親近；性命道德，必不喜聞。日用之間，一切拗強，能無失乎？惜其不知從善如流。君子所踐，其可自用，况狠戾乎？昔李文正公昉每自言曰：周顯德末，吾為翰林學士。丁太夫人憂起，復充職。時禮部侍郎竇儼嘗責吾曰：夫魚袋之取事君夙夜匪懈之義，以黃金為飾者，亦身之華也。子居太夫人憂恩詔抑奪，不當有金玉之飾。吾遽謝不敏，自是每誌于心曰：夫為人子者，喪禮固非預習，然三年之制，苟不中禮，非惟有虧名教，亦何面目處身於搢紳之列乎？於此益知竇君之言，真長者也。正叔先生過范堯夫治所，謂堯夫曰：聞舊帥死，公始代之數日，便設筵張樂，宴犒軍將，有之乎？曰：有之。先生曰：當初

只合打散，使知所以不給財食者，舊師亡也。堯夫面熱汗洽，愧集于中。明日追送先生于界上曰：非先生遠出，不聞此言賢矣哉。二公臨事，從善如此，是宜名振當時，而澤流後裔也。狼戾自用者，是可望乎？

贊曰：

仲虺有方，自用則小。善必難遷，狂不可矯。吝心封閉，私眉膠擾。復諫陵物，惡積釁兆。災及其身，乃其自召。

是非不當。

傳曰：莊子曰：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，果且有彼是乎哉？果且無彼是乎哉？此則超出於是非之外視是非，固若無是非也。苟或尚與世接，不免事有是非。一是一非，皆計利害。在一國，則計一國之利害；在一家，則計一家之利害。孰謂不然乎？是故荀子曰：是是非非之謂智，非是是非之謂愚。愚之為言，猶言不顧利害，而妄有非是是非也。敗人之事，不為愚乎？惜其不知處心平正，不敢妄有非是是非，即日便當度世。不聞尹鄒之事乎？昔尹師魯與人談論是是非非，無所隱避，不為苟止，亦不苟隨，惟務窮盡道理乃已。臨終之日，先以手書別文正。文正馳至，則公已沐浴衣冠，端坐而逝矣。文正哭之慟，公復張目曰：已與公別，何用復來，死生常理，希文豈不曉乎？言訖，復揖而逝。曩非平日是是非非，無所隱避，死主之際，能如此乎？鄒宿為內殿崇班，正直無二，是是非非，未嘗妄發。至於背義貪殘，恣殺物命，皆所不作。竟為真武真君收錄，署之部下。慶曆初，任鄭州監酒。日忽風雹大作，下一無蓋銅棺，公即端簡入臥其中。不剎那頃，復下一蓋，自與棺合。震霆一聲，則其棺已在半空，冉冉向北而去矣。今為北極壽限司判官，每歲一次，隨真武真君下降，勘筭世人善惡功過，校量壽限長短。曩非平日，是是非非，不敢妄發，真武真君其肯以此重職而輕付之乎？二君如此，而超度如此，彼非是是非非者，當如何哉。

贊曰：

誰毀誰譽，三代直道。是非之公，如辯白皂。小智既鑿，臧否類倒。醜正朋邪，跖廉夷盜。天鑒不迷，出日杲杲。

向背乖宜。

傳曰：向也者，趨向之謂也。背也者，違背之義也。當向而背，當背而向，即太上所謂乖宜也。乖宜之事，君子有所不為，而小人為之，而無忌憚也。昔王資政存議論平恕，無所向背，志有所守，確不可奪。溫公嘗稱之曰：並馳萬馬中，而能駐足者，其惟王存乎？是以始自束髮，至於老耄，歷事五朝，所持一心，屢更變故，所守一道。劉忠肅贊嘗論助役十害在位者，責其向背，下司農寺，詰令分析。公曰：臣所向者忠直，所背者邪佞。所向者義，所背者利

。所向者君父，所背者權臣。政令如此，獲罪固已自分。然助役終為天下害，願陛下勿忘臣言。人皆為公縮頭，公則不問。若二公者，其於向背有乖宜乎？至於李師中、吳孝宗之流，便不然矣。李師中平日議論，與荊公大不合。及荊公權盛，師中復欲合之，於舒州作一亭，榜曰傳巖。以刻公曾倅舒，而又始封舒也。吳孝宗初對策，力抵熙寧新法。及荊公得君，孝宗復為十卷巷議，以上荊公言：閭巷之間，皆言新法之善。荊公鄙之。乖宜如此，為君子。耶？為小人耶？

贊曰：

事得其宜，此之謂義。見理必明，用心勿貳。從違既決，禍福頓異。毋遠仁賢，毋近邪偽。惟順人道，斯合天意。

虐下取功。

傳曰：燭遇暗則成破暗之功，舟得水則成載物之功。大抵水到渠成，功當自立，固無待乎取也。苟有意於取之，則便有虐下之失在乎其間。功未必立，而禍必先之矣。所謂虐取其財，虐用其力，皆為虐也。請以虐取其財言之。蓋財者，人所急也。不聞王咨、馬絳之事乎？昔王咨，以強鷙處官。紹興初，為四川都轉運司幹辦公事。被檄推井潼川，躬自詣井，盡令井戶承認大額，合認五十斤者，必令倍認百斤，利其沒官，而官自煎也。未幾，井戶皆至破敗，咨亦暴卒，遂受牛身。當死之夕，其友楊使君舉家皆見咨來求救，則公裳下已穿出一尾矣。明日鄰家，果生一牛。又有馬絳者，亦為幹官。性尤苛虐，每出督錢，不問額之虛實，物之盈縮，一切必欲多得。稍不滿意，便敢肆暴，人因呼為馬刷子，言其好刷錢也。或以咨事戒之絳曰：正令即日，便生兩尾。亦所不問，既而，疽發于背之左，數日又發于右，兩疽相對，宛如杖脊，深可寸餘，洞見五臟。僚友省問，無不驚駭。至是，始自伏曰：後之刷錢者，要當以某為戒。肉爛至盡，一息方絕。又如李諮無子，陳恕兵死，林特子孫皆死非命，亦虐下也。

贊曰：

世有健吏，不畏簡書。斬刈民力，以充苞苴。囊橐既溢，復獻羨餘。高爵易享，華屋可居。身及孫子，其終何如。

諂上希旨。

傳曰：主知生死罪福之科，為之都司者，無若酆都。酆都北帝之下，惟玄滋天君，助理四君、六天大魔、天地水三小宮官，不顯姓字。其於僚屬，見於《真誥》者，皆世之忠直之士。求之其上，如邵公爽為南明公，吳季札為北明公是也。求之其次，如賈誼為西明都禁郎，臧洪為鬼官北斗君、天門亭長是也。又求其次，如紀瞻為北天修門郎，溫嶠為監海開國伯是也。曷嘗有諂上希旨

者，得與其列乎？大抵事君貴忠，一言之諂，即名不忠，不忠之臣，天所必譴，何望超度。昔唐高宗將立武昭儀為后，畏大臣異議未決。一日，召李勣、長孫無忌、于志寧、褚遂良等計之。遂良等皆持不可，勣獨不出，志寧顧望不對。後數日，帝復密以訪勣。當此之時，使勣能以一語諫止，在勣不失為忠，在唐亦不至有宗室之禍。勣則不然，卒以陛下家事，無須問外人為對。由是帝意遂決，昭儀立，而唐之宗室殲矣。觀勣之意，不過私己畏禍，以求自安。不知己竟不可私，禍竟不可畏。身死未幾，赤族發冢，禍皆及之。孰謂諂上希旨，為無禍乎？又有郭崇韜者，亦坐此也。崇韜既居顯位，自見功高，心懷反側，於是白帝，欲立劉后，意在自固。不知人心難知，易至反背。其後，殺崇韜者，乃劉后也。然則諂上希旨者，是可為乎？為之得無禍乎？

贊曰：

諂上迎合，希旨開先。所謂逢君，罪莫大焉。主意未決，或可變遷。一語從與，亞心力遂堅。喪身亡國，毋寧怨天。

受恩不感。

傳曰：按《法苑珠林》云，人之受恩，譬如種穀，種雖因地，非雨不生。洎至穀成，不可只言因地，不言雨恩也。又按《智度論》云，受恩不感，甚於畜生。嘗讀柳文，見一則事，益知受恩不感，畜生有所不忍為者。為人而不及於畜生，豈不甚於畜生乎？昔薦福寺，有一鵲栖於浮屠之上。冬之夕，鈴取鳥之可以盈握者，不殺而左右轉易，以暖其爪掌。及旦，復完而縱之。既縱，又極目遠觀，鳥東沒則西飛，西沒則東飛，意不欲復相見，而再攫之也。嗚呼，鵲之為物，但知攫物決裂而食。今於一夕，暖爪掌之鳥，乃能如是，彼受恩不感者，豈不畜生所不為乎？惜乎不知感恩之人，最為近道。非感恩，便為近道。即其感恩，則其平日履踐，從可見矣。宣和中，士夫有徐文中者，嘗遊東都。所役兵偶為車轢，蹙不能行。遇一道人，傳以少藥，步履如初。兵大感激，徧遊天下，訪求其人，少致謝悃。一日，復遇諸途，哭泣拜謝。道人曰：吾施恩於人者多矣，未嘗有一人，得如子者。於是授以祕訣，兵遂得道。文中聞之，詣兵問道。兵曰：清靜是道，簡易為上。文中頓若有省，竟亦得道。孰謂無有感恩，而能得道乎？世之如兵者，有幾人乎？

贊曰：

世有忍人，甚於豺虎。藉其卵翼，報以斨斧。人道斯絕，無君無父。翳桑衛盾，漆身沒豫。負恩報恩，施者勿顧。

念怨不休。

傳曰：德山示眾云：毫釐繫念，三途業因，瞥爾情生，萬劫羈鎖。此但念念在法，為累尚爾，況念怨之念，念念不休者乎？當知念怨不休，最能令人自

縛，永劫不得解脫，淪入三途，其速如箭，不聞懺法。所謂若無怨對，無有惡道之說乎？謹按經云，怨習交嫌，發于銜恨，是人命終、未捨暖觸以前，便有飛石投櫪、匣貯車檻、甕盛囊撲等事，現于其前。此即念怨不休，死當墮入地獄者也。又云：貪恨為罪，是人罪畢，得出地獄，遇蟲成形，名蟲毒鬼。此即念怨不休，又當墮入鬼趣者也。又云：蟲蠱之鬼，蠱滅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為毒類。此即念怨不休，又當墮入畜趣者也。佛語無誑，孰謂為不然乎？其間，又有已墮三惡，而念尚不休者。如冀州之盜，既以劫盜，而死墮地獄矣，尚以郡守張冀法外殺之為念，念而不休，必欲追冀到獄是也。如《毗婆論》所載之鬼，既以積罪而死墮鬼趣矣，尚以女子於五百世前曾一殺之為念，念而不休，竟至復斷女子之命是也。如楊褒廐中之騾，既以惡業而死墮畜趣矣，尚以得道王鶴舊嘗與之有怨為念，念而不休，竟至歸殺王鶴是也。然則怨之一字，豈不最能令人自縛，永劫不得解脫乎？不聞第三十祖璨大師之言乎？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向璨政敬曰：願和尚慈悲，乞與解脫。璨曰：誰縛汝？信曰：無人縛。璨曰：既無人縛，何用更求解脫？信於言下有悟，遂得解脫。使璨此言廣行流布，則不休必休，不解脫必解脫矣。

贊曰：

夷齊不怨，志於求仁。禮人不答，孟子反身。情恕理遣，無物不春。郤克記笑，暴骨交鄰。一念芥蒂，萬惡之因。

太上感應篇卷之八竟

太上感應篇卷之九

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

輕蔑天民。

傳曰：輕蔑天民，此特刻核之輩，旋踵及禍，固無足道。請以一二愛民君子言之，庶幾皆知則效。昔韓忠獻公琦，初為益利路體量安撫使，拯濟飢民，所活者一百九十餘萬。及鎮河北，適河決，歲又大飢，公復多方措劃，賑濟安輯，所活者又七百餘萬。富文忠公鎮清社，適河決，八州之民，全入京東。公勸民出粟，得十餘萬斛，隨處貯之，以濟殍者。且括公私閑舍，得十餘萬區，散處其人，使便薪水。明年麥熟，各計地里遠近，受糧使歸，所活者五十餘萬。滕章敏元發知鄆州，適淮南京東飢。公葺城外廢營一千二百餘間，以處流民，所活者五萬。李允則知潭州，適歲飢，公請發廩賑而後奏，運司不許。公曰：須奏後發，安能及事。於是請以家財為質發之，所活者五萬。陳大惠堯佐知壽州，適歲飢。公曰：與其令率，孰若身先。於是自出己錢，以濟貧民。史民爭出為助，所活者數萬。王懿敏素知太原，適汾河大溢，水灌平晉，將灌州城。公急備舟，明日水至，民得無恐。且勸大姓出粟賑濟，所活者十萬。胡文

恭宿為楊子尉，適大水，民多漂溺。公出私錢，雇舟以濟，已溺而復活者數千。曾中書鞏知洪州，適大疫。公自州及縣，乃至市鎮亭傳，皆貯湯劑以待病者。兵民有病而無舍可居者，皆以官舍舍之，所活者數千。蘇文忠軾知杭州，適大疫。公出私囊作湯劑，遣史挾醫，分坊救療。兼作病坊，以處病者，所活者數千。輕蔑者處此，能如是乎？惜其不知，居民之上，自當如是。

贊曰：

父天母地，氣均體同。宗子家相，下及百工。相為鞠育，以裨化功。豈縱其上，擠民困窮。匪民之戕，自戕其躬。

擾亂國政。

傳曰：老子曰：治國若烹小鮮。陸象先曰：天下本無事，庸人擾之。大抵治貴行其無事，況政者所以正民也。有司久已奉行，民亦安以為便，其可妄意改變，以從己說乎？若從己說，未必有便於民，適所以自取擾亂。激昂喜事之言，其可盡信。昔杜祁公經撫關中，布衣有張洞者，蝟髯黑面，青衣布裘，持一詩代刺為謁曰：昨夜雲中羽檄來，按兵誰解掃塵埃。長安有客面如鐵，為報君王早築臺。及補以一官，尋以贓敗。韓魏公鎮陝右，布衣有姚嗣宗者，上書論事，且默崆峒詩曰：踏破賀蘭石，掃清西渭塵。布衣能辦此，可惜作窮鱗。及補以官，無異冗史。呂許公在朝，布衣有雷簡夫者，以薦召對，其氣可以吞敵。及數奏，亦復詳敏。朝廷便欲大用，許公堅持不可。累官至三司判官，與嗣宗為人無異。江少虞守吉州，布衣有李戒者，上書論事，且言少學仁義之道，不在顏回下。又言三皇不聖，惟孔子聖。孟軻以下，皆不足道。韓子華知成都，亦復以此說進。子華惑之，及與荊公同判三司，即薦其人。未及引用，發狂而卒。然則激昂喜事之言，其可信乎？是以趙、韓、王為相，每有新進喜事之人，投進利害文字，一切不顧。季、簡、穆為相，凡封事建議，務更張喜事激昂、搖鼓牌闔、浮薄新進之徒，一切屏去，當時皆稱二公為相得體。鄉使輕信，豈不易致擾亂乎？

贊曰：

政者正也，容私則偏。貪夫殉財，夸者喜權。理為勢奪，法以情遷。賞罰易置，紀綱棄捐。害于而國，爾身曷全。

賞及非義。

傳曰：昌黎曰：行而宜之之謂義。大抵義之為言，猶言宜也。非義者，不宜及而及之之謂也。不宜及而及之，君子其肯為乎？景德中，北虜寇邊，河朔郡縣，屢罹其毒。主兵之將，為自安計，莫肯少挫其鋒。時李居正以小官催征稅於一鎮，忿其凶獷，鳩集市人，召募丁壯，奮力擊之，因深入其穴，奪所掠婦人老幼，各還其家。在位者因壯其勇，終無一人肯議其賞，惟張忠定詠密以

聞奏。奏至，上大喜，立為居正遷數官，召為閣門祇候。居正承恩，罔知所自。或以忠定告，居正急往見之，見終不獲。因厚賂閹者，俾傳人榜子，忠定竟不出，但批紙尾曰：公臨財康，臨陣勇，臨事勤，臨民仁，加之謹畏，此報國之大效也。所謝近私，不及相見。居正得之，愈於一見，捧玩佩服，弗離于身。居正及賞，可謂義矣。史吉為延州指揮使，康定中，夏虜寇延州永平。寨主與監押，皆欲引兵匿深山，俟虜去始歸。吉率所部數百人，遮城門，立於馬前曰：寨主、監押，欲何之？二人以實告。吉曰：如此，兵則完矣，如城中百姓，芻糧何往還之？跡何可掩？異日，為有司所劾，吉為指揮使，不免於斬，願先斬於馬前，不然，不敢以此兵從。二人慚懼，引轡而返。虜忽圍城，吉復率眾拒守。數日虜去，寨主、監押，皆以完城遷一官。二人及賞，非非義乎？嗚呼，吉雖身不及賞，其後官至團練使，三子皆受命，一女嫁郭逵為郡夫人，是尤愈於二人非義一官之賞也。

贊曰：

不義而貴，垂戒孔聖。不義而侯，光武失政。賞盜勸姦，國何以令。爵及惡德，是褻天命。所以冢宰，詔王八柄。

刑及無辜。

傳曰：刑也者，所以懲惡也。無其惡，而輒刑及之，即太上所謂無辜也。人間私語，天聞若雷。無辜籲天，天不聞乎？蔡州百姓有錢舉者，誣其弟為異姓匿家財二十餘萬，不與均分。前後官吏，皆受舉錢，不公其斷。惟干證人朱惜姐始終一詞，無所阿順。及許州通判徐沂，被差

就蔡州置獄根勘，沂復失於鹵莽，為推司楊仲和轉弄，反將朱惜姐勘斷臀杖十三。沂自此，即每事磨勘不行，聞天慶觀有道士裴君叟者，善章奏。自備香信，就觀連設三醮，以祈景貺。君叟初伏地投詞，即如鼾睡。明日始龍起曰：某到天門，見北極大帝帶領佑聖院善惡都判真武真君入奏：通判在蔡州不合，枉斷干證人朱惜姐臀杖十三事。且怒目指揮曰：徐沂心詞只留在此，恐金籙照問，汝奏對有差，不得還矣。某遂急回，事有之矣？沂曰：有之。言訖汗洽，不勝摧沮，未幾果卒。又有士子楊之奇者，晨出探榜。其妻在家，亦僦騾往水門，迓其父母。無何，中路逢一醉人，羅識毆擊，僦者潛遁，無人解勸，遂至官。時溫仲舒判開封，但見醉者面有爪痕，不問曲直，一例決遣。婦人大慚，不食者已累日矣。其夫亦下第從外歸，見妻被杖，不勝其忿，詣府申說。仲舒不聽，於是夫妻赴水而死。是夕，仲舒即夢城隍司責曰：子太鹵莽，妄決良人，吾已關報東嶽。及奏聞上帝，禍將至矣。明日上知，仲舒以下，皆罷職。又有幽冥之譴，當如何哉。

贊曰：

過小則赦，罪疑惟輕。聖人之意，刑期無刑。矧是無辜，而弗哀矜。犴獄所及，排根引繩。冤檻充斥，可不痛懲。

殺人取財。

傳曰：劫盜迫人於險，醫家乘人之危，其為殺人，同是為財，罪皆一也。請以醫家言之，庶幾病者不遭毒手。不恤緩急，妄索事分，殺人也；不問有無，必欲多得，殺人也；懶墮睡眠，輕視人命，殺人也；辯察不明，用藥差互，殺人也；見不即治，俄至增劇，殺人也。有此五失，挾術行醫，其於殺人，甚於挺刃。挺刃之下，不當要害，尚有可活；一甌之下，五臟俱壞，是有活乎？昔顏畿以病就醫，遂至殞命。既而復蘇，氣息微細，死生不分，十有三年。陳景仁妻張氏，亦有微疾，醫者誤投血隔之藥，遂至不起。既死之後，陰府不收，魂神蕩越，散遊無定。所至輒為界分土地驅逐，不勝其苦。一日，因景仁出郊，適與相值，遂得合為一體。自此，景仁即恍惚如狂，獨歌獨語。時其父尹京，適中使秦中立過治所。中立素事真武，因為奏聞北極，蒙真武真君憐其天橫，即日度令受生，更不經從陰府。孰謂醫者不殺人乎？惜其不知醫之為術，升墜最速。昔薄拘羅尊者，於往世施一訶梨勒果，救一病僧。以是因緣，於九十劫中，常生人天，未嘗有病。其最後身，值佛出家，證阿羅漢果，於五百眾中，獨為上首。王叟以針刺為生，不計錢數，所理多效。一日告眾曰：吾明年夏初，不可留矣。及期果去，所居之地，香氣不絕者累月。劉燼亦行醫，雖勞不倦，所療亦多效。及死葬之日，但空棺耳。此皆醫家能善用心，而立獲度世者。本朝丁逢吉善醫，其子度、第二人及第，至觀文殿大學士。張仲和善用其張仲景法，療治傷寒。其後二子奇、兆，皆相繼及第。張行甫亦行醫，子孫典大邦、作提轉者，今已數世。此亦醫家能善用心，而克昌厥後者也。信相菩薩至一地獄，見一罪人，熱鐵灌身，鐵釘釘體，稽首問何罪所致？佛言：此人前世常為針師，妄施砭刺，是以此報。目蓮尊者，晨朝出城，見一餓鬼哭泣告曰：我之此身，有類塊肉，無有手足，及眼耳鼻等，被諸禽蟲，長時噉食，何罪所致？目蓮曰：汝前生行醫不精其術，妄投藥餌，使彼病者不得全活，是以此報。蔡州神尼于惠普者，嘗與客坐。有牽二牛而過堂下者，尼曰：此牛前行者，是一官人，坐入人罪。後行者是一醫人，坐誤殺人。因呼其前世名字，二牛皆應。此亦醫家不善用心，而墜三惡者也。嗚呼，善不善業，備錄在前；或順或違，爾宜自擇。

贊曰：

財怨之府，利爭之因。積而不散，猶能禍人。殺越于貨，乃欲保身。額額貪史，吞噬富民。籍沒死徙，疑無蒼旻。

傾人取位。

傳曰：元始上帝曰：妃后臣僚，隸於紫微垣中，但有品位，則隸五嶽四瀆。大抵一官一職，各有義命。義命當有，則今日拜樞密，明日作宰相，不足為難。義命若無，只做一日，亦不可得。孰謂為不然乎？昔蘇易簡先在禁林，李沆後入。既而沆除參政，蘇不悅，因上步虛詞十篇，以自見意上，即日俾參大政，拜命不數日而卒。夏侯嘉正以文詞稱旨，除右拾遺，直史館，兼秘閣。意猶不足曰：吾喜作文，且好黃白，但得水銀銀錢一文，知制誥一日足矣。上聞許之，制未下而卒。李繼凝有才幹，為樞密直學士，因詔對太宗，許以大用。歸與兄弟言之，大喜醉後，忽感風眩而卒。李巨源權中丞，太宗器之，嘗面加獎諭，將有進用之意。偶以鞠獄，左遷知閩州。一日，驛遞堂帖，促令乘傳歸闕。巨源啟封大喜，一笑而絕。豈非義命所無，只做一日，亦不可得者乎？況傾人而取之者乎？若傾人取之，又不免有一段因果，如彌德超、盧多遜，旋踵及禍是也。昔德超見樞密曹彬勳望隆重，帝眷甚厚。因誣以不軌，極口傾之，由是彬罷樞密，而德超拜樞密矣。不數日，趙普再秉鈞軸，力為辯雪。帝悟，即日遠竄德超，而待彬如故。盧多遜見宰相趙普位望特重，因諷王祐使為己助，悉力傾之。祐不從，乃自為計，中以陰事。由是普罷相，而多遜拜相矣。既而事狀明白，趙普復相，而多遜遠竄朱崖。然則人之有位，是可傾而取乎？躁進者，當以此戒。

贊曰：

工本代天，位必稱德。沾沾淺夫，置命用力。徒傷雅道，無益於德。如螳窺蟬，黃雀鼓翼。天道好還，視我儆則。

誅降戮服。

傳曰：太上曰：兵者，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樂之者，樂殺人也，不可得志於天下。是故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。偏將軍處左，上將軍處右。殺人眾多，則以悲哀泣之。戰勝，則以喪禮處之。況所持之器，皆星宮所主。刀名大房，虛星主之。劍名失傷，角星主之。弓名曲張，氏星主之。矢名傍徨，熒惑主之。弩名遠望，張星主之。戰名大將軍，參星主之。然則器可亂用，人可樂殺乎？不聞王顯之事乎？王顯以使相知定州。一日，有道士破冠弊褐，鬚若剛鬣，笑則口角至耳，自稱酆都觀主持，刺為謁曰：昨上帝牒到，二萬蕃魂，本觀未敢收入死籍。公若果於殺之，則名蓋當世，奪壽十年，二者惟自擇。公以為狂，叱起之。未幾，契丹引兵獵梁門。適天雨大雪，虜弓皆破不可用。顯記庫中有弓弩材木數千，因命工連夜斲削，乘其不備，縱兵擊之，蕃兵大敗。明日築京觀斬首，恰二萬級。方悟道士之言，已無及矣。及奏于朝，上大喜，召以樞密。顯離定州，纔十三日而卒。嗚呼，此皆合死之魂，但以果於殺之奪壽尚爾，況已降且服者乎？當知誅降戮服，誠當獲罪。蔡居厚知

鄆州，有梁山灤劫賊五百來降。公悉戮之，明年以兵部侍郎奉祠金陵，疽發于背，命道士設醮禳謝，因令所親王拱代作心詞。明日居厚卒，又明日拱卒。既而拱還曰：適到陰司，主者責曰：汝為儒者，乃敢為人詭作心詞，欺誑上帝。拱曰：皆居厚命意，拱但行詞而已。俄見數鬼引出，居厚枷繫聯貫，極為枯瘠。又見二鬼，持一桶血，自頭澆灌，澆即大叫，左提右掣，如垂絕狀。既蘇復澆，既澆復絕，片時之間，如是數四。遙告拱曰：子歸，切便語吾夫人，令急救我，我在此，只是理會鄆州一事。然則誅降戮服，是可為乎？

贊曰：

刑典議辟，鬪殺則輕。禦敵斬馘，是曰應兵。事不獲已，冥恕以情。乃若降服，奚俟兵刑。被固易殺，天道神明。

貶正排賢。

傳曰：世有伯樂，然後有千里馬。千里馬常有，而伯樂不常有。世之人才，其於遭遇，亦復如是。使在位者，人如伯樂，則有德量者，便可作宰相。識大體者，便可作護官。有方略者，便可付兵權。能鎮撫者，便可寄方面。有風力者，便可作監司。廉於財者，便可主財穀。知愛民者，皆可作守令。如此，則小大之職，各得其人，野無遺才，而百事舉矣。若夫正賢之士，則尤當柄用，庶幾朝廷有人，中外知畏，不敢妄有所窺，可貶排乎。若貶排人，即是故去其人，將逞其欲。是以樂於甄拔者，太上無不收錄；而妄有貶排者，太上亦無不深譴。昔韓崇拔一袁安於書佐，位至司徒，人皆謂崇有君子之鑑，譬之昏夕夜光。袁安正賢，從可見矣。崇亦以此為太上所知，立命仙官王瑋玄授以泥丸紫戶之法，遂得度世，今在酆都，為定錄府左理中監，主始學仙者。本朝諫議大夫謝泌，最為知之，不妄許可。平生所薦，不過數人，皆至宰相。每發薦牘，必焚香望闕，再拜曰：老臣又為陛下，求得一人矣。文正、王旦，皆其薦也。臨死之日，盥沐焚香，服羽衣端坐而逝。頭不少欹，非尸解乎？此即樂於甄拔，而立為太上收錄者也。陳後主時，幸臣有司馬申者，好陷害人。一日，晝寢於尚書省。忽有一果惡鳥，飛集其身，啄其口吻，血流被席。人皆指為陷害之報。周世宗時，有陶穀者，亦好陷害，李崧之族誅、魚崇諒之不用，皆其一言。及死，葬于昭覺寺之後。墓門屢掩屢開，寺僧塞以堅石。一夕，雷雨大作，墓門又洞開，雖髑髏亦無矣。豈非妄有貶排，而為太上深譴者乎？孰謂貶正排賢，為無罪乎？

贊曰：

賢人正士，體國愛民。苟用於世，大庇斯人。排貶之害，非止其身。國患莫恤，民隱孰伸。貽禍大矣，厥罪惟鈞。

太上感應篇卷之九竟

太上感應篇卷之十

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

凌孤逼寡。

傳曰：矜孤卹寡，上文既已定為善人。凌孤逼寡，今復定為罪目。然則孤可凌，而寡可逼乎？惜其不知已得度世者，尚猶不忘念其孤寡，況未得度世者乎？昔石光祖師，真定初之官，道過潭州，聞園通院有道者姓郭，善種菜，隨時新奇，供眾取足，因往訪之。道者素啞，及見公來，則發語琅然，且以密語告，公遂致仕，沐浴安臥而逝。其道者，亦復不見。是夕，上於崇政前，恍見光祖乘空而來，奏曰：臣本北極佑聖院真武真君部下副參謀官。郭道者，乃北極下檢法使。皆以微過，謫降人間，今數滿當還。念許時食祿，且有少請，故特來謝。臣兒庭之未請朝政，願垂訓誨，無令尸祿有玷父風。言訖不見。月餘，潭州奏至，乃知光祖果已化去陳喻言：本閩州一士子，以下第，久留京師。因遊百梁山，忽於天壽洞被二青衣攝去，宣示玉皇金錄，引至中天北極殿下，賜以金紫衣，充佑聖院真武真君部下，副注生死善惡壽命長短判官。一日，隨真君下降，忽聞哭聲。俯聽，乃其妻也。因懇真君求通音信，真君許令寫書。取人間遞角封誌，差直符送下本州倅廳。既而拆不可開，召其妻至乃開。書中具道遭遇真君本末，且再三囑曰：切在撫育諸孤，保守戶門。噫嘻，此皆已得度世，繫念尚爾，況未得度世者乎？所謂塚訟端起乎此。苟為不然，太上胡為列為都章，使人上章求解乎？

贊曰：

孤寡無告，文王必先。加以仁政，猶或難全。嗟我一本，兄弟顛連。忍肆其虐，俾悼所天。乃如之人，後報亦然。

棄法受賂。

傳曰：太上曰：曲直輕重，而首以棄法受賂為言者何哉？蓋棄法必因受賂，賂一入則以直為曲，以曲為直，一切皆不問矣。惜其不知一法一律，鬼神皆得主知。棄法受賂，爵祿便當減奪。昔范魯公質未顯時，坐封丘茶肆中，手所持扇，偶題：大暑去酷吏，清風來故人之句。忽一恠陋人前揖曰：酷吏冤獄，何止如大暑也。公他日，當深究其弊。因携其扇去。公惘然者久之。後數日，道過一廟，廟門有一土木鬼，狀貌酷類嚮所見者，扇亦在其手中，公大異之。及大用，遂首議律條繁廣、輕重無據，吏得因緣為姦。周祖因詔公詳定，是名刑統。孰謂鬼神，不主知乎？侯鑑為江夏令，與勝緣山長老居約有舊，每乘暇必訪之，訪則院家必已為具。一日又至，則延待殊闕。鑑恠問之，居約曰：公每到，土地必先報曰：相公來。此番不報，是以失於延待。鑑大驚，密諭居約，使問土地，所以不報之由。是夕，居約復得夢曰：侯鑑本合作宰相，與

吾有所統攝，是以常報。近為受胡氏白金六十兩，枉斷一事，天曹已削下宰相名籍，但得作監司而已，與吾無復統攝，故不復報。然則爵祿，謂無減削乎？惜其不知，不棄法者，便當度世。昔王昌遇，本潼川一推司，以不敢棄法受賂，竟為上帝收錄，白日上昇，今為保和真人。王老志，本濮州一推司，亦以不敢棄法受賂，竟遇鍾離，授以道要，遂能前知禍福。徽廟時，嘗召至，賜號洞微。嗚呼，存心如此，是宜上與道合，豈吏人能之，而士夫反不能乎？

贊曰：

倫不受馬，辟召猶記。震畏四知，乃免於累。物欲一遷，情態必異。苞苴行歟，成湯所忌。如欲守法，瓜李遠避。

以直為曲。

傳曰：路沖知鳳翔，聞翊聖真君降言，因設醮請問立身行己之要。真君曰：盡力事君，濁財勿顧，邪事莫問，整雪刑獄，救療人民，動合王道，自為吉人。積愆為咎，必有沈淪。然則處刑獄之任者，可不盡心而整雪乎？況敢以直為曲乎？請以一二大老言之，庶幾皆知則效。昔韓魏公鎮大名，魏之訟牒最多，事無巨細，公皆親決。雖在病，亦許通報，決之臥內。或以任勞過當，勸公分委僚屬。公曰：兩訟在官，人之大事。或生或死，或予或奪，在吾一言，其可輕忽？身沒之後，今為紫府真人。歐陽文忠，時之大儒，每與客論談，不言文章，而惟言政事。張舜民恠而問之，公曰：文章正以潤身，政事乃可及物。吾昔貶官夷陵，方當壯年，未厭於學，欲求史漢一觀。公私皆無，因取架閣陳年公案，一一披閱。其間枉直，多是乖錯，以無為有，以枉為直，違法徇情，滅親害教，無所不有。每自歡曰：夷陵褊小尚如此，天下固可知也。於是仰天誓心曰：自爾遇事，益加勤謹，不敢少忽。迨今三十餘年，出入中外，忝塵三事，以此自將。以人望吾，必以五。為翰墨政身；以吾自觀，實是當時誓心一言之報。身歿之後，今為神清洞仙官。然則以直為曲者，身歿之後，當如何哉？

贊曰：

直道而行，無偏無黨。是曰善人，所當崇獎。誣以為曲，罰其可賞。善人何辜，反受其枉。既殺望之，恭顯焉往。

以曲為直。

傳曰：事有直而不能自直，理有曲而不自知曲。此兩訟所以紛拏，待有司而後決也。為有司者，自當公心，剖析片言，則曲曲直直，無不冰泮。縱通盤錯，亦必迎刃而解。尚安有以曲為直之失乎？彼以曲為直者，特其不能公心，必因徇託也。昔益州府君劉公，初為連江尉。民有爭田、十年不決者，郡以屬公，公得其姦，立為剖決，曲直遂判。人皆謂公為神，不知公非神也，特公

心爾。及去官，得直者侯於建州，屏人告曰：某有好香數斤，聊為長者壽。發而視之，乃黃金也。公笑謝曰：君事本直，非私君也，其敢以公事受私賂乎？堅卻不受，時皆偉之。其後，公之二子原父、貢父，俱以文墨顯名。孰謂處官公心，無其報乎？又有劉安民者，本丹稜一縣史也，持心平正，素為吏民所敬。民有訟，不即詣縣，必先詣公，陳曲直，決可否，然後行之。公亦自負，受而不辭。直即直許其直，曰理直也，可行也。曲則直數其曲，曰此曲也，不應法也，行之必有失也。由是一縣之訟，為之頓省。其後，二子皆相繼登第，長汲，官至朝散大夫。少子湜，官至承議郎直祕閣提點、梓州路刑獄。一女嫁與楊筠，亦有官，迨今遂為望族。孰謂史能公心，無其報乎？大抵曲曲直直，無不蒙福；而直曲曲直，無不受禍也。戒哉。

贊曰：

曲則背理，為佞為邪。是曰惡人，胡可蔽遮。獎以為直，蠹國敗家。惡人何幸，乃見寵嘉。德裕竄斥，非敏中耶。

入輕為重。

傳曰：書曰：罪疑為輕。《論語》曰：如得其情，則哀矜而勿喜。此皆聖人卹刑之大意也。然則輕可入而使為重乎？是以君子謹之。昔王縉為兩浙路提刑，每斷死囚，必焚香奏天，然後行下。一日暮坐，恍見一神人雲冠絳服，手持數軸公案。又見一玉女長帔大袖，手持一角公文。立于簷間，遙告縉曰：此汝平生所奏事目，一一皆合情法，無有枉濫。上帝嘉汝，已為汝父延壽一紀，兼為汝倍增紀福矣。汝之二孫，異日亦當皆作監司，更宜自勉。言訖而沒。李龜祥亦居憲職，素稱清謹。一日暮，出三井橋，忽睹十數人，叫屈稱冤，兩兩三三，漸來相逼。龜祥大懼，回馬馳歸，陡()委頓。召諸子戒曰：汝輩異日入仕，切不得注受獄官差遣。如吾平生，自謂清謹，安知今日尚有此事。坐此鬱鬱，竟至不起。嗚呼，二公皆一時知名之士，王公如此，而李公乃如此，豈李公尚有未謹處乎？況入輕為重者乎？請為更陳一二，庶皆知戒。昔歐陽遇判大理寺，有溧陽縣令余紹卿者，坐事繫獄，罪不當死，而遇輒坐以死。歸法之日，人皆冤之。自此行住坐臥，即見紹卿隨逐，不捨心，不自安，遠詣廬山九天採訪使者，觀設三日黃壇，解謝其事。初夜分，已見紹卿在側，心大惡之。明旦再投心詞，方俯伏間，忽被數鬼擒捉，擲之殿下，流血被體，移時而卒。李若水為淮南司理時，有劫賊五人，事敗繫獄，且言曾與僧人自成為黨。既而，五人已就戮，而僧方追出。僧言：實未嘗為盜。若水於此從輕可矣，而乃堅執賊語為實。夜以濕紙糊僧口鼻，厭以土囊，須臾，臍腹皆裂而卒。月餘，獄吏李能無故大叫曰：和尚不干我事，特司理驅使爾。言訖而卒。明日，推司劉元亦暴卒。又明日，若水亦苦小腹絞痛，號呼而卒。又明日，知軍孫語、判官

趙禹，亦皆暴卒。未幾，若水一門，死喪殆盡，無復遺類。嗚呼，若水受禍，可謂酷矣。自成之死，臍腹至于拆裂，不為酷乎？此必上帝震怒也。

贊曰：

法重失入，罪懼及疑。二罪併論，其恕可知。國典尚爾，法吏奚為。唐臣羅織，赤族是宜。稔禍垂臭，竟死何裨。

見殺加怒。

傳曰：按《涅槃經》，死者於嶮難處，無有資糧；去處懸遠，無有伴侶；晝夜常行，不知邊際；深邃幽暗，無有燈明；入無門戶，無有處所；雖無痛處，不可療治；往無遮止，到不得脫。嗚呼，人至如此，誠亦可憫。當見殺時，可加怒乎？昔誌公在世時，有二道人打伴而行。一人就園買瓜，園子怒曰：諸大家初未買，汝要買耶？拒而不賣。一人既往，園子乃喜賣之，且慰諭曰：汝渴熱耶？既賣一瓜，又與一瓜，二人私自怪詫，以問誌公。誌公曰：園子五百生前，坐罪赴法時，汝二人適出其旁。買得瓜者，蓋嘗為之不忍，故今見之而喜。買不得者，蓋嘗出自作自受之語，故今見之而怒。此但偶出一語，結憾尚爾，況加怒乎？王曇略嘗殺一牛，牛見刀抵突，曇略怒，逆刺其目，然後殺之。大抵人畜無間，當見殺時，皆當方便救護。救而不獲，只得為助悲歎，何可加怒。

贊曰：

人之有罪，情不可恕。彼自伏法，我獨何預。加以憤疾，是曰遷怒。判死投筆，見者始悟。哀矜庶獄，王政所務。

太上感應篇卷之十竟

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一

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

知過必改。

傳曰：顏子不貳過，孔子稱之。不貳者，念起于中，即念而改，不復貳於行事也。太抵過貴乎改，過而不改，真為過矣。其過也，可勝言哉。是以君子一聞其過，無不速改。昔寇萊公準，自少富貴，享用過奢。及拜樞密，賞賚尤厚，賓客聚觀，莫不稱歎。獨一老妪，潛然墮淚。公驚問故，則曰：太夫人捐館時，欲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，安知相公有今日耶？公撫膺大慟，自此即折節從儉，不復敢奢。蔡文忠齊平生好飲，飲必至醉。時太夫人已老，心頗憂之。一日，存道先生過其治所，戒以一詩曰：聖君恩重龍頭選，慈母年高鶴髮垂。君寵母恩俱未報，酒如成病悔何追。公得詩大慚，自此即戒酒，非親舊不對飲，終身未嘗至醉。司馬溫公方五歲時，擘一青皮胡桃，擘不能脫，一婢以熱湯沃脫之。既而，女兄從外來，問為誰脫？公曰：某自脫。其父從旁叱曰：小子

安得謾語。公自此有省，平生不敢謾語，一切待人以誠。徐節孝積初見安定先生，頭容稍偏。安定厲聲曰：頭容要直。公即悟曰：頭容要直，此心其可不直。自此未嘗少曲其心，或問立身行己之要，必大書正直二字與之。若數君者，其於過也，是有知而不改者乎？

贊曰：

日月之食，其更也明。人豈無過，改必以誠。設辭飾詐，遂非匿情。過上增過，善心曷生。不吝一語，貴乎力行。

知善不為。

傳曰：應世真人曰：取小所以就大，積一所以成億。《易》稱：餘慶必歸積善。大抵善責乎積，知之不可不為，為之不可不力。譬如種物，初雖至微，灌溉培植，不見其長，有時而大。當知於日用間，誠不可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。不聞元君之言乎？元君曰：人有善，則心定體安；十善，則氣力強壯；二十善，則無諸疾病；三十善，則所求皆得；四十善，則昌熾富樂；五十善，則子孫繁息；六十善，則遭厄得脫；七十善，則天神護之；八十善，則得地之利；九十善，則尊賢顯榮；一百善，則寶瑞降；二百善，則後代名布；三百善，則後代大富；四百善，則後代清貴；五百善，則後代長壽；六百善，則後代忠孝；七百善，則後代智慧；八百善，則後代道德；九百善，則後代賢聖；一千善，則後代神真；二千善，則身為眾人師聖、真仙將吏；三千善，則為國師聖真、真仙將史；四千善，則為天下師聖、真仙主統；五千善，則為鬼靈師聖、真仙魁帥；六千善，則為神明師聖、真仙卿大夫；七千善，則為諸天師聖、真仙公卿；八千善，則為三天師聖、真仙皇帝；九千善，則為元始五帝君；一萬善，則為太上玉皇帝。是故前輩於善，知無不為，為無不力。昔者丞相李昉，嘗語人曰：吾於《論語》節用而愛人，使民以時一句，終身行之，尚不能到，即是嘗力行矣。楊應之學士，聞一善言，必書而記，即是知無不為矣。賈內翰黯以狀元及第，自言得於文正者不欺二字，平生用之不盡，即是未嘗欺矣。劉大諫安世，以敢言得名，自言得於溫公者至誠二字，平生行之，未嘗少離，即是無不誠矣。若使人人皆如諸君，則積一成億，夫復何難？

贊曰：

郭公善善，國何以亡。見善雖喜，用心不剛。悠悠害道，反昧否臧。是以君子，志於自強。惟日不足，汲汲皇皇。

自罪引他。

傳曰：按經所說，一切世間，生死相續。臨命終時，未捨爇觸以前，一生善惡，俱時頓現。大抵臨終所現境界，即吾平日心地境界。地藏罪珠，即吾之心珠。閻王業鑑，即吾之心鑑。且今作一不善，曷嘗不往來常在胸次乎？不聞

趙普一聞道士牌末火字之言，自知必是秦王庭美。王韶一聞刀十八丈打過賢心下得否之語，遽至發背而卒。然則自罪引他，是有益乎？昔趙業以明經中選，授巴州清化令。忽精神遊蕩，奄然如夢，被逮入冥。初至，即見妹婿賈奕在彼，心已大怖。蓋嘗與奕同殺一牛，至是為奕所引。欲與分罪，奕詞甚辯，無以自明。俄見一鑑，徑可丈餘，懸於空中。明見奕鼓刀業負門，有不忍之色。奕始伏，業遂得還。又有常氏美娘者，其夫楚椿卿有一妾，姓馬氏，名春奴。椿卿愛之。常氏不勝其忿，乘椿卿出，以大杖捶殺之。及椿卿死，常氏改嫁程選。將產，凡三日，子不能下。方委頓間，恍見馬氏在前，常氏惶懼，好語告曰：我當初實無意殺汝，時行杖者稍過，遂盡汝命，曷不少寬我耶。馬氏曰：我死實主母意，胡可妄引他人？持之愈急，竟至不起。然則自罪引他，竟可免乎？既知有罪，曷若勿為乎？

贊曰：

孽惟自作，感本自貽。痛加悔艾，庶或可追。不思己過，反累人為。縱脫罪罟，上天難欺。分謗受惡，遷善之基。

壅塞方術。

傳曰：所謂方術，但凡挾術以求售者，皆是也。一語沮遏，使不得售，即壅塞也。灌口白沙村，有一泰山廟極靈，齋祭殆無虛日。一日，有醫卜數輩同遊，道逢一人極貧，眾頗輕之。其人忿然投身江中，俄頃抱出一龍，謂眾人曰：汝輩各以醫卜，救人疾急，皆是近道。此後於貧素之士，切不得輒持二心。嗚呼，醫卜為術，而神人謂之近道，可壅塞乎？又不聞雲安女龍之言乎？昔翟乾祐在世時，專以考召著名。每念雲安一邑，而江流之險，乃有一十五處。一日作法，召其灘神，俾悉平之。是夕，應召而至者，一十四灘。獨有一灘，召不能至。天師大怒，必欲召之。既至，乃一女人，峨冠大袖，慨然進辭曰：天師稟天行化，妾一水神，何敢抗拒？第有未安，不容不稟。觀君之意，不過欲便舟楫。而不知從事舟楫者，日常倍利，縱有少費，不足為損。洽江小民三四百家，無田可耕，無柔可織，全仰為人挽負以資其生。今若盡平灘險，在舟楫固甚便，在彼小民其於衣食為如何？太上之意，必不如此？深恐異時獲罪，不免負累，更宜裁之。天師嘆曰：汝之所慮，非吾所及。於是復命十四灘之神，令各復其險。是夕，風雨哮吼，雷霆震擊。明日視之，一十五灘驚波濤，宛然如故。以此觀之，非獨方術不可壅塞，但凡服力以糊口者，亦皆不可壅塞也。昔范文正公在浙西時，兩浙饑，殍殮相枕。公以吳俗喜佛事，因召諸寺主僧，諭以穀貴工賤，責令處處修造。官亦大興工役，倉廩史舍之類，亦皆葺之。由是工技服力之徒，日糊口於公私者，無慮千數。一方賴之，不至轉徙。公之意，豈亦雲安神龍之意乎？

贊曰：

小道可觀，第恐其泥。君子之學，亦必遊藝。所謂方術，聖人不廢。醫卜星曆，皆以濟世。我獨壅之，難乎免戾。

訕謗賢聖。

傳曰：賢聖有三，在佛家言之，三乘中人是也；在道家言之，五種仙是也；在吾儒言之，孔孟諸君是也。立教雖各不同，心地法門則皆一也。不聞《頗邪論》所謂：孔子是儒童菩薩，顏子是光淨菩薩，老子是摩訶迦葉之說乎？嗚呼，賢聖遠矣，但毀其書，即訕謗之也。然佛家一書，多有毀者，何哉？不過以其談空而言之也。惜其不知如來性如虛空，虛空性是如來，具足真淨明，妙虛徹靈通，而住持真淨明，妙虛徹靈通者，如來也。終日真淨明，妙虛徹靈通，而未嘗真淨明，妙虛徹靈通者，凡夫也。儻能於諸所有，一切空卻，必使赤灑灑、露裸裸，淨如虛空，然後真淨明，妙虛徹靈通，了然卻現，上與如來，一體無二。孰謂為不然乎？不聞龐老但欲空諸所有，不欲實諸所無之說乎？龐老前身，是維摩居士。維摩前身，是金粟如來。其為此言，必非欺誑。然於此有悟有不悟者，特其根器，人各不同也。昔杜祁公不信佛法，每對客輒嘲笑，張文定以為佞佛。醫人有朱其姓者，出入於二公之門，嘗欲方便，勸導祁公，久而未獲。一日，公病召朱。朱以讀《楞嚴》未了，不即往。既至，公大怒曰：《楞嚴》為何等書耶？吾但知有孔孟而已。朱出袖中首軸呈之。公覽訖，畢索餘軸，不覺遽盡十卷，乃大嘆曰：果奇書也。因拉朱醫同謁文定，責其不早以告。文定笑曰：譬如失物，既已得之，不必詰其得之之晚。公自此即若有得，大加深信。又有徐鉉者，亦名士也，未嘗知有佛書。中主以一帙《楞嚴》授之曰：久看，當見精理。旬餘，復表上曰：臣讀之數過，如一器中傾，入一器中，此絕難曉。中主哂之。嗚呼，祁公一覽，而遽盡十卷；徐鉉踰旬，而不曉一字，非根器乎？

贊曰：

人亦有言，護疾諱醫。聖賢立論，切中百非。既不能行，乃肆詆譏。陳賈議旦，叔孫毀尼。言出童殺，奚其弗思。

侵凌道德。

傳曰：按經所說，昔者善財童子，為修菩薩行，勤求一切菩薩法，徧參五十三位大善知識，然後得證菩提。善知識者，是大導師。一語之下，能令漆桶底脫。其為益也，豈為小哉。所謂道德，即其人也，非獨釋老為然。自古知名之士，亦未嘗有不因大善知識，有以磨發激勵，然後光華烜赫，名聞千古。如子房之於黃石翁，武侯之於龐德翁，李藥師之於虬鬚翁，顏魯公之於張志和，李太白之於賀知章，杜少陵之於司馬子微是也。然則道德於人，為無益乎

？可侵凌乎？昔尹公師魯謫官大梁，與老衲法眼禪師遊。一日，謂法眼曰：某邇來頗以退靜為得。法眼曰：盍若退靜兩忘，公即有省，死生之際，了然不亂。節度判官朱炎，久讀海眼，未知趣入。一日，問講僧義江曰：此身死後，此心何在？江曰：此身未死，此心何在？炎即豁然，遂能盡通一經之旨。侍郎曾開久慕禪悅，未有所契。一日，謁圓悟，咨決其事。圓悟捻出雲門趙州須彌山放下，著兩則公案示之，曾即豁然，平生疑情，至此始釋。歐陽文忠不信佛老，及守亳社，聞後唐山隱者許昌齡有道，延入郡齋，日與之語，每有所得，自以為喜。然則道德於人，為無益乎？

贊曰：

道尊德貴，萬類所宗。惟忌與怠，有慊于中。外示凌轢，蓋其凡庸。以僭則逆，以傲則凶。宇宙雖廣，遏惜厥躬。

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一竟

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二

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

射飛。

傳曰：太上曰：混沌既分，天地乃位，清氣為天，濁氣為地，陽精為日，陰精為月，日月之精為星辰，和氣為人，傍氣為獸，薄氣為禽，繁氣為蟲。種類相因，會合生育，隨其業報，各有因緣。然則人之與飛，有以異乎？《肇論》所謂：天地與我同根，萬物與我一體，非誑語也。然飛之所以與人異者，特福業不同，軀殼異耳。竊嘗攷之載籍，誠有自人而淪入其中者，亦有自仙而遊戲其中者。劉安民本一富家，以好尚虛名而道無實，至死後乃為鳳凰，經六十年，復得為人。於此生中，勤苦修道，始得尸解，今在清華宮中。黃安世本一儒士，以志慕飛騰而心不精至，死後乃為飛鴻，經九十年，復得為人，於此生中，精進修行，始得上昇，今在皇曾快樂天，非自人而淪入飛中者乎？遼東華表柱，嘗有一鶴飛集其上。人欲射之，鶴語人曰：有鳥有鳥丁令威，去家千載今來歸。城郭雖是人民非，何不學仙塚纍纍。唐明皇在沙苑，嘗射一鶴。既中，又復矯翹，直向西南飛去。及次年，幸蜀於明月觀，乃見箭在壁間。問箭所自，道眾曰：去載重陽日，青城道士徐佐卿帶此而來，留之而去。始知其鶴，乃佐卿也。非神仙遊戲其中者乎？

贊曰：

大道之世，人無殺機。烏鵲之巢，可俯而窺。機心一萌，鷗鳥高飛。鵲且有義，鴉亦稱慈。人胡不仁，以弋為嬉。

逐走。

傳曰：上已略陳太上之言，今當以佛語為證。佛言：一切眾生，實本清淨

。因彼妄見，妄習遂生。因彼妄習，生死相續。生從順習，死從變流。純想即飛，必生天上。情想均等，不飛不墜，復生人中。想明斯聰，情幽斯鈍，情多想少，流入橫生，重為毛羣，輕為羽族。大抵七趣輪回，未入正修，有所不免。今為異類，味必不前生曾受人身；今受人身，未必不前生曾為異類。是以諸佛菩薩、大道至真，常切教人，使知生死路頭，最為可畏。不聞密婆私詫阿羅漢於往昔世曾作獼猴，驕梵波提於往昔世曾受牛身乎？又不聞夫周詢、蔡君謨皆蛇精乎？按東齋記，周詢知安州，一日，遊園中，園吏見一大蛇垂首欄上。視之，乃周詢假寐。君模知福州，以疾不視事。每夕，輒夢遊鼓角樓上，憑鼓而睡時，通判責鼓角將不打三更，對以有大蛇據鼓，不得近。君謨既愈，與通判說病中所夢，正與鼓角相同。然則七趣輪回，未入正修，是可免乎？當知今之逐走者，異日未必不為走者所逐。欲免輪回，不為人逐，當見逐時，要當力行救之。昔者，河間王久病無生意。忽一道者，自稱玄俗，詣門請醫。既而，餌以刀圭，王即吐出十數小蛇，病亦隨愈。王驚問故，玄俗曰：此王六世餘殃所致，吾非人也。為王於往世中，救一母鹿，其鹿乃麟母，仁感天地，是以上帝遣吾下降，為王救療。然則見逐，可不救乎？李嬰、李滔，嘗逐一鹿，解其四腳，掛于樹枝。先取雜臟為炙，將共食之。俄有一巨人，長可三丈，持一巨囊，鼓步而進，嬰、滔幾為所及。既而，畢取其炙，納之囊中，入山而去。須臾，嬰、滔皆暴卒。然則見走，是可逐乎？

贊曰：

后稷之棄，牛羊弗踐。猩猩人言，猿性柔善。有生有知，其則不遠。忍充鼎載，甘其肥隹。虎兇可逃，人穿難免。

發蟄。

傳曰：《月令》曰：仲秋之月，雷始收聲，蟄蟲壞戶。季秋之月，蟄蟲感俯在內，皆墜其戶。仲春之月，雷乃發聲，啟戶始出。蟄者，藏也。壞者，益也。益小其戶也。（）者，塗也，盡塗其戶也。一蟄一啟，皆與氣候相應，以成變化。然則蟄者，是可發乎？是以太上書以戒人，諸佛尤切加護。昔僧惠覺，嘗跨溪造一曼殊室利堂，將板築於水際，念言：方冬，百蟲皆蟄，不可輕傷其生。於是就溪設三晝夜道場，誓言板築之日，一足多足，乃至無足，願垂加護，悉令遠離。及期掘地及泉，乃至橋成，不見一蟻。又有宋時老者，嘗以父病，禱於永祚寺藥師殿前。既而疾愈，備具香信，欲就殿建一道場，以答靈貺。寺僧義昭曰：此殿藥師座下，有一聚蜂，積年既久，種類頗多，今正蟄時，恐至驚擾，或多傷殺，曷若移就別殿。時老不聽，僧乃預期禱於佛前曰：設齋之日，願運神力慈悲，覆護在窠內者，暫食舊蜜，無得出戶。在窠外者，且令安住，無得輒驚。及期，燈燭騰光，鐃螺聒耳，一晝二夜，不見一蜂。嗚呼

，此雖二人願力，實亦諸聖加護之力也。孰謂為不然乎？

贊曰：

盛德之主，澤及昆蟲。板築必時，閉藏在冬。人且塞向，壞戶則同。跂行喙息，生意畢通。養痾伸屈，在吾仁中。

驚棲。

傳曰：太上戒人無得驚棲，與孔子弋不射宿之說，意皆一也。大抵鳥之已棲，亦猶人之已寐，忽然有驚，豈不舉家驚擾。眾人視之固有間，普心不二者視之，則猶己也。昔螺髻仙，行第四禪出入息，坐一樹下，兀然不動。鳥謂之木，棲其髻中，遂生數卵。螺髻禪覺，知頂有卵，即自思曰：我若便起，不免鳥驚，鳥若不至，卵必盡壞。於是復入禪定，俟其雛生，一一飛去，然後乃起。又有大樹仙者，居旃伽河側，棲神入定，積年之久，形如槁木。遊禽棲集，遺尼拘律，果於其肩上，暑往寒來，垂蔭合拱。一夕，忽從定起，欲去其樹，又恐鳥驚，於是安忍方便移之，移訖乃起。天美其德，賜號大樹。此皆已證果位也。心其於一物一命，普心如是，況福力淺薄者乎？惜人不知李奚子、陳安世，皆以不敢驚棲而能證果。李奚子本一山嫗，每遇大雪，鳥無安枝，往往飛集其家，遂留不去。嫗濟以穀，且不敢驚。上帝謂有仁心，賜令度世，今在鄴都，位貌特重。陳安世，本權叔本家一傭力人，平生不踐生蟲，不殺物命。每出入，見飛禽當道，必下道引避，不欲驚之，亦以此故，遂得上升。當知登真之人，未有不因慈心於物，而能得到其地。

贊曰：

凡厥有生，各安汝止。夜以安身，人物等耳。聖人之憂，一物失理。弋不射宿，魯論所紀。驚棲雖微，害人大矣。

填穴。

傳曰：自人觀之，固一穴也。自彼觀之，為一穴乎？莫不自視為金房玉室、邃館瓊臺。不聞于棼宅南、大槐樹下，有一聚蟻自國其穴，為大槐安乎？又不聞王沂宅後，有一大檀樹蘿覆其上，下有東蟻自國其穴，為大檀蘿乎？蟻之自國其穴為槐安，為檀蘿，亦猶鰕之自國其穴為長鬢，燕之自國其穴為烏衣，各尊其居，物物莫不皆爾，無足深恠。然則穴可填乎？若填其穴，即是屯塞其門，絕其出路，豈不覆族盡死穴中乎？按經所說者，有比丘得六神通，與一沙彌同處林野。比丘定中，見其沙彌七日當死，因作方便善言，諭曰：父母思汝，汝可暫歸，八日卻來。沙彌既歸，八日果來。比丘恠之，復入三昧，觀察其事，乃知沙彌於歸路中，一蟻穴流水將入，急脫袈裟，聚土壅水，令不得入。以此因緣，延壽一紀。宋郊、宋祁，兄弟同行，逢一異僧，相曰：小宋當大魁天下，大宋亦不失甲第。後十年，大宋復遇諸途，僧乃大驚曰：公豐神特異

，如能活數萬命者有之乎？大宋曰：某素貧，安得有此？僧曰：姑思之。大宋良久曰：比堂下有蟻穴，忽為暴雨所浸。某急編竹橋以度，豈此是耶？僧曰：必是也。小宋今歲當首魁公，終不出其下。比唱第，小宋果大魁，章獻太后乃謂弟不可以先兄，因命大宋為第一，小宋為第十。然則穴可填乎？

贊曰：

鴻荒之初，其人穴處。所謂管窟，鹿豕為侶。聖人既作，上棟下宇。人獸雖殊，均樂丘土。蠢動含靈，其可失所。

覆巢。

傳曰：按太上《保嗣章》，但凡嗣續哀絕，皆是往世覆巢毀卵、焚山竭澤、墮胎落子，犯一千六百二十條章，之人，然則巢可覆乎？大抵眾生，若大若小，莫不各有其所依止。其中敷乳產生，各自藏護。今覆其巢，即是奪其依止之所，產生莫遂，不絕嗣乎？謹按《本草》，人有覆鶴巢取其雛者，是年六十里內，連月不雨。蓋鶴能群飛激雲，雲散則不雨。又按內攬，鷺雛纔破殼，即出巢外。其母防其顛墜，或為日曬，必取帶葉樹枝，周插巢畔，日常兩換。葉萎則其雛已去，未萎則其雛尚在。人因覆巢，畢取其雛。孰謂巢居者為無知乎？請為更陳一二，庶皆知戒。昔溫璋尹京兆，置鈴索於廳前，使冤訴得以速達。一日獨坐，屢聞鈴聲，跡之無人，但有一鷗飛集其上。璋曰：必有覆其巢，而取其雛者。既而，果得其人，因為杖之。元汝之元豐中，為魯山宰。忽有鶴雀銜一草衣，墜于庭下，立命物色。果煎肉者，脫此草衣上樹，將覆其巢，取雛供賣。元亦校之。然則巢可覆乎？當覆巢之時，安知不悲鳴求救乎？第人莫曉其語，烏得九天禽語，書而使之一觀乎？白龜年於嵩山東巖下，遇李太白曰：吾與汝父樂天皆已仙矣。因出一軸素書授之曰：讀此，可辯九天禽語、九地獸言。更修功行，仙亦可冀。龜年如戒，果得其效。一日過路州，太守知其如此，延與之坐，適有二雀啾唧過庭。守曰：彼何言哉？龜年曰：彼言城西民家，廩有餘粟可共就食，驗之果然。良久，厩馬仰首而嘶。守曰：彼何言哉？龜年曰：槽中料熱不可食。問之亦然。

贊曰：

昔聞羽族，巢必近人。欲遠蛇鷄，惟人是親。詎知冠履，心甚不仁。既肉其雛，厥巢是薪。鳳凰高翔，臬獍來馴。

傷胎。

傳曰：胎生一類，按如佛說，維染輪回，欲顛倒故。和合滋成，橫豎亂想，故有胎遏蒲曇，人畜龍仙，其類充塞。嗚呼，人畜龍仙，明是不同，佛乃列為一類，何哉？蓋雜染同而輪回亦同故也。人知愛胎，彼不愛乎？按仙傳，白巍年因入仙洞，得一軸素書，遂能辯九天禽語、九地獸言。一日過潞州，太守

知其能，延與之坐。適將史驅三十羊過庭下，中有一羊，鞭不肯行，又且悲鳴。守曰：羊有說乎？龜年曰：羊言腹有羔，將產；俟產訖，甘就死。守乃留羊，不殺驗之。既而，果生二羔。劉道原為蓬溪令，既解官，宿秦氏家，夢一婦人泣訴曰：某乃秦氏妻也，夫有一妾，不肯相下，某怒痛捶，遂盡其命。為妾所訴陰君，處某已死，且以某為狼，謫罰為羊，見在秦氏欄中，明日將充君庖，某死固自分，但腹有羔，若因某受烹，業愈重矣。願賜一言，得免甚幸。黎明言之，則已烹矣。舉家大哭，納羔其腹，瘞之別墅。然則胎可傷乎？

贊曰：

鹿以廳繫，腸斷而死。鱧或就烹，屈身護子。物之牽愛，甚於愛己。人亦有娠，以續以嗣。胡不反思，舉斯加彼。

破卵。

傳曰：信相菩薩白佛言：有諸眾生，無有子息，孤獨自居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是人前生為人暴惡，不信罪福，捕雛食卵，令諸飛禽各失其子，悲鳴叫裂，眼中血出，是以此報。佛語如是，而太上《保嗣章》言之，亦如是。然則卵可破乎？按《鞞婆沙論》，眾生流轉，至為卵生。識居其中，為卵所纏，為卵所裹，須自啄破，雛乃得生。其為業也，從可知矣。又云：鶴、鴈、鴛鴦、孔雀、鸚鵡、鷓鴣、千秋、金翅等鳥，或龍或人，皆卵生也。竊嘗不以為然，鳥固卵生，安有人而亦卵生也。及見耆尸、復鉢尸、徐偃王事，乃知人從卵生，誠亦有之。昔闍地佗有一商人，入海採寶，得二鵠鳥，一失一生，隨意所化，毛色可鶴。俄生二卵，卵破雛生，乃二童子，後皆出家，證阿羅漢，一名耆尸婆羅尊者，一名復鉢尸婆羅尊者。按《徐州地里誌》，昔徐君宮人，娠而生卵，卵破兒生，長而仁智，襲君徐國。生時偃故，故名偃王。孰謂人無卵生者乎？支遁少時，嘗與其師難問物類。遁謂：物卵未生，不足為殺。師不能屈，取一鷄卵投之于地，殼破雛行，久而俱滅。蓋魂識也。遁乃感悟，終身蔬食。李道念好食雞卵，晚得奇疾。太守褚澄投以蘇汁，即時吐出一十三物，剖開皆雞羽翅爪距，悉具立能飛行。道念大懼，自此不敢復食。然則卵可破乎？竊嘗論之，卵生之中，卵至多者，無若魚類。大則無慮數千，小則不減數百。若殺一魚，其為破卵，可勝言哉？李沖元將殺一鮎，先夢一皂衣嫗曰：妾腹中，有五千子。妾生，五千子亦生。妾死，五千子亦死。敢望哀憐，特貸一命。元遂放之。富商楊序宣和間，夢神告曰：子逾旬當死，若能救活億萬命，乃可獲免。序曰：大期已迫，物命有限，未易滿數。神曰：佛書有云：魚卵不經，鹽漬三年，尚可再活，曷不圖之？序於是大書神語於通衢壁間。由是，人皆知戒，見人殺魚，即從取卵，投之江中。如是月餘，復夢神曰：億萬之數，已是過滿，壽可延矣。既而果然。大抵我能救物命於臨危，則我命亦無不延於欲

絕。

贊曰：

有生之形，其性則具。混沌曷死，以鑿之故。暴彼無知，豈曰公恕。元鳥生商，聖靈所寓。隱顯莫測，寧不戒懼。

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二竟

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三

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

願人有失。

傳曰：《涅槃經》云：諸修心人，要當以六法平等智力，攝制自心，必使於運用時，一切平等。云何為六？一者如響平等智力，二者如鏡像平等智力，三者如幻平等智力，四者清淨平等智力，五者世法平等智力，六者集因緣平等智力。大抵具如是之智，便當有如是之力。世間萬法，豈不如響、如像、如幻乎？如是了知，豈不為智？豈不清淨所集，因緣亦復平等乎？當知願人有失，特其未到此地耳。博州鼓角樓，每至三更，即有一鬼掩鼓不能擊，直更者屢受杖，不能制。聞叡禪師有道行，因往問之。師曰：何不捉住？兵曰：鬼何可捉？師曰：但禁氣勿言，即可捉也。兵如戒，果能捉之。鬼曰：吾於此邦，所畏者，惟叡禪師、黃二叔二人而已。太守已下，皆無所畏，更何有於汝哉。既而，訪尋黃二叔，乃一老圃，三十年以鬻菜為業，初無他長，惟是菜之老嫩，束之大小，價之高低，持心不二而已。嗚呼，持心不二，而遂為鬼神敬畏，當知持心有二者，必為鬼神戲侮也。不聞余副使之事乎？李士衡奉使高麗，武人余英為之副。凡高麗所得禮幣，及諸贈遺，士衡皆不關意，一切委之副使。副使慮過海船漏，盡以士衡之物藉船底，獨以己物置其上。無何，果遇大風，船幾傾覆。舟人請減所載，倉忙間不暇揀擇，信手捻出，棄之中流。少頃風定，試自點檢，則所棄皆副使之物。士衡之物，宛然獨在，無一失者。反受如此，安知非海神戲侮而至然乎？

贊曰：

民不堯舜，伊尹自咎。獨為君子，伯玉所否。欲並生哉，無負高厚。維彼厲人，挽眾同醜。是誠何心，不愧飛走。

毀人成功。

傳曰：佛告首迦長者曰：善業有十，能令眾生得大威德。一者於諸眾生，無嫉妬心；二者見他得利，生歡喜心；三者見他失利，起憐憫心；四者於他名利，生欣悅心；五者見失名譽，助懷憂惱；六者發菩提心，造佛形像，奉施寶蓋；七者於己父母，及賢聖所，恭敬奉事；八者勸人棄捨少威德業；九者勸人修行大威德事；十者見無威德人，不生輕賤。離垢菩薩曰：亡心懷於眾，從

善如流，對治除嫉妬之心，感果得大賢眷屬。大抵於人，無所妬毀，在我必增威德，在彼不無感悅。異日因緣會遇，不為大善知識，必為大善眷屬。孰謂為不然乎？澶淵之役，契丹受盟而歸，萊公每有自多之色，上亦頗以為得。冀公忌之，諧于上曰：澶淵之役，寇準以陛下為投瓊與虜博耳。苟非勝虜，必為虜勝，非為陛下劃久長計，此即春秋城下之盟，諸侯猶且耻之，陛下以為功乎？上由是大沮。待準復疏廣州之役時，轉運王罕以按部至海州，郡守冲簡以蠟圓告急。罕進至惠州，廣民又躍馬求救。罕下令，每村使三大戶，各募壯丁二百人。又帖所屬每縣，各募弓兵二十人，又親募驍勇者二十人以自衛。既而，得暴掠者十餘人，皆腰斬以徇。泊至廣州，子死賊手，亦不哭。自此，南門不閉，糧運得通，賊乃引去。時提刑飽軻駐軍潮州，乃日遞一奏，言罕畏怯不戰。而練官李兌從而為助，罕由是降一官，謫監信州商稅，軻獨受賞。嗚呼，萊公之功，可謂大矣；王罕之功，亦不小矣。冀公李兌一言，遂至如是。若二公者，為善業乎？知對治乎？當知異日感果，必無大威德業，亦無大賢眷屬也。

贊曰：

三后協心，治臻成康。蕭規曹隨，漢基遂昌。李訓忌注，甘露禍唐。事不已出，乃肆鑄張。敗國多矣，已寧不傷。

危人自安。

傳曰：須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應住，云何降伏其心。佛言：善哉，善哉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須菩提一聞此言，早已默笑曰：唯所謂如是，果何義哉？大抵我欲降伏，便可降伏，如是而已。夫復何為彼危人自安者，能曉此乎？惜其不知一大藏教，與今篇中所說，只是論箇心字。今也乃欲置人於危，求己之安，為降伏乎？人果危而已果安乎？多見得罪於天，禍將自及也。昔王文正公旦與王冀公欽若，同在政府。一日，上出喜雨詩以示二府。文正袖歸語同列，上詩有一字誤寫，須進入否？冀公曰：此亦無害。既而，密以奏，上大怒，明日厲聲責文正曰：昨朕詩中有一字誤處，何不奏來？文正以下，皆再拜謝，獨馬知節不拜，具以實奏，且盛稱王曰：不辯真宰相也。蘇文忠在杭州，上欲用之。王禹玉曰：軾詩中，曾有惟有蟄龍知之句。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，反求蟄龍知乎？上曰：自古稱龍者多矣，如荀氏八龍，孔明臥龍，豈乃人君方言龍哉。既退，章子厚責禹玉曰：相公豈欲覆蘇公之族乎？禹玉曰：此舒亶之言也。子厚曰：舒亶唾，可食乎？嗚呼，此皆危人太甚者也。曩非聖上明察，二公受禍，其有輕乎？諒於如是之說，尤不曉也。

贊曰：

坎以習教，蠱以振民。蹇以正邦，屯以經綸。君子居險，志則為人。天助者順，其道大伸。王衍三窟，祇以殺身。

減人自益。

傳曰：人生十年，尚有童氣。二十弱冠，或可望成。使有前程，自當奮發。若無其福，不免蹉跎。既而妻子累心，家計在念。或處官，而官事擾擾；或營利，而市道區區。不覺不知，大期遽至，空身赤手，無一自隨，正令氣焰炙天，亦所不免。不聞本淨禪師之言乎？侍郎楊晉卿問本淨曰：此身生時，從何處來？死後歸何處去？師曰：如人夢時，從何而來？睡覺時，從何而去？曰：究竟如何？曰：夢時不可言無，覺時不可言有。雖有有無，而無往來之所。貧道此身，亦復如是。因說偈曰：視生如在夢，夢裏實是鬧。忽覺萬事休，還同夢時悟。智者會悟夢，迷人信夢鬧。會夢如兩般，一悟別無悟。富貴與貧賤，亦復無別路。師之此言，可謂盡矣。世間萬法，無一非夢。郭從義鎮河陽，於洛中造一大第，凡千餘間，皆以香栢為之，乃至以文梓為梁，花石甃地，穿池引水，築山種果，周設碾磑，廡庫亭閣，無不備具。第成，約費白金五千錠。次年，被召還都，暮抵其第。秉燭周覽，尚未及徧，時朝會有期，不容久駐。飯罷少憩，侵星而出，既朝復歸，行至東都乃卒，不復再至。家人不能居，獻之于官，官以賜涪王。涪扶鳩王徙，房陵遂為閑館。陳恭公於潤州，治一大第，亦極閎壯，軒亭池館，綿亘數百餘步。第成，公已疾，但得肩輿一登西樓而已，繼亦遂卒。人因名其第為三不得曰：居不得，修不得，賣不得。云：回視卜築之日，非一夢耶。於此益知減人自益，適足自減。不聞太上所謂：或損之而益，或益之而損之說乎？

贊曰：

益下損上，民悅無疆。薄人厚己，理不可常。六爻無咎，謙尊而光。盈虛消息，相為抑揚。求自益者，鮮不覆亡。

以惡易好。

傳曰：我之此身，耳聞眼見，身覺意知，明明是有。按如佛說，地水火風，四緣假合，妄有六根。四大若離，我此妄身，當在何處？我之此心，作善作惡，見於日用，明明是有。按如佛說，四大六根，中外合成，妄有緣氣，於中積聚。似有緣相，假名為心。既知此理，離幻求覺。按如佛說，依幻說覺，亦名為幻。若說有覺，猶未離幻。說無覺者，亦復如是。然則我身、我心，及求覺者，皆名為幻。況彼外物，何者非幻？而於其中，妄分好惡乎？毗合浮曰：假借四大以為身，心本無生因境有。前境若無心亦無，罪福如幻起亦滅。四祖曰：境緣無好醜，好醜起于心。心若不強名，妄情何從起。黑梵志嘗運神力，以兩手掌各擎一株合勸梧桐花，供養於佛。佛言放下，著梵志放下左手一株

。又言放下，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。又言放下，著梵志曰：世尊，我祇擎兩株花，一時放下了，我今空身而住，更教我放下箇什麼？佛言：我非教汝放捨其花，只教汝放下外六塵、內六根、中六識。若能於此三者，一切放捨，無放捨處，即是汝免生死處。梵志當下豁然，得大解脫。唐德宗時，吳元卿為六官使。時洛陽花卉盛開，元卿頗生愛著。忽空中有聲曰：虛幻之相，開謝不停。能壞善根，七者安用嗜之？元卿豁然，亦得解脫。是以王文正不好千金玉帶，呂文穆不好能照二百里鏡，蓋曉此也。以惡易好者，何足以此而告之哉。縱於佛書，卒未有悟，曷不以吾儒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之言，而自悟乎？王旦為相，有以玉帶因其弟為獻曰：此帶絕好。公曰：身自負重，使人道好，好不亦勞乎？故平生所繫，止於賜帶。呂文靖為相，有因其婿以古鑑求售曰：此鑑能照二百里外。公曰：吾面不過楮子大，何用照二百里？

贊曰：

子路敝緼，不羨狐貉。幻銅為金，呂仙耻學。素乎貧賤，君子所樂。紫色奪朱，鄭聲亂樂。穿窬之智，曾不俯忤。

以私廢公。

傳曰：國爾忘家，主爾忘身，公爾忘私，臣之分也。其可以私而廢公乎？苟或以私廢公，不免以是為非，以賢為否，敗亂國事，莫此為速。是以君子不敢為也。趙康靖公槩，初與歐陽文忠脩，同在館閣。槩重厚寡言，脩頗輕之。及脩以其甥穢事連逮，上怒獄急，二府皆欲文致其罪，羣臣莫敢言。槩獨慨然上疏曰：歐陽脩以文學為近，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事輕加污讟。臣與脩蹤跡素疏，脩之待臣亦薄。所惜者，朝廷大體耳。或謂槩曰：公不與歐陽公有隙乎？公曰：以私廢公，槩所不取，何敢為乎？至和中，趙抃為御史，范公鎮為練官，以論陳恭公事有隙。熙寧中，王介甫執政，恨景仁數訐之于上前，欲因事中之。一日，上問景仁於介甫。介甫曰：請問趙抃，便可知其為人。及問趙抃，則曰：忠臣也。上曰：卿何以知其為忠？曰：嘉祐中，仁宗違豫，鎮首請立皇嗣，以安社稷，非忠臣乎？既退，介甫切責曰：公不與之有隙乎？抃曰：何敢以私廢公，某所以直言不隱者，先國家而後私讎也。若二公者，真可謂公爾忘私者也。

贊曰：

公以理勝，私以利言。利慾一啟，天理泯然。流靡之極，盜賊相挺。起於有己，反側陂偏。託公濟私，抑又甚焉。

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三竟

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四

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

竊人之能。

傳曰：碧陵迦婆蹉過河，忽聞蓮香河神責之曰：尊者為阿羅漢，何故偷我香？蹉曰：香自至鼻，何名為偷。竊嘗三復斯言，大有深旨。大抵香塵自如，以我鼻根，起諸顛識，分別曰香。按如佛法，即名為偷。當知竊人之能，以為己能，真為偷也。忽昔高齡晚而祭酒，道氣不交，靈助無主。是以羣邪纏互，急行其禍。保命真君謂許長史曰：高齡之無德也久矣，鬼訟之紛錯也積矣。又嘗鑿敗古人碑銘，以為己文。水官譴其蔽善以自操，陰賊於鬼神，特列于訟事之首以告，其罪必不免矣。未幾果卒。然則他人之能，是可竊乎？不聞石曼卿之事乎？曼卿死後數年，夢其友關詠曰：吾平生作詩多矣，自以陽平代意一篇，詞意深美，最為得意。然世人空有稱之，能令此詩盛傳於世，在永言耳，詠覺頭為增演其詞隱度人、迷仙引，使人歌之。他日復夢，曼卿來謝。嗚呼，詩不得彰，尚以為請，況竊一以為己能者乎？

贊曰：

見賢思齊，見聖克由。萬善備足，在人反求。思不如舜，以為己憂。安有羊質，傳以貔貅。欺人自欺，亦孔之羞。

蔽人之善。

傳曰：自古以來，技而知名後世者，未有不因於人，如滕王元嬰之工蛺蝶，公孫大娘之舞劍，曹剛之琵琶，米嘉榮之歌。但以主建宮詞，及唐賢詩句，偶及之耳。所謂善者，但凡稍有所長，皆為善也。使不得彰，即蔽之也。不聞許君晉公之事乎？昔許真君在世日，嘗修一觀，欲記其事，偶得一片古碑，文已磨滅，因剗去舊文，勒其新記。自是，即恍惚不安。一日，徐步庭際，忽聞空中有聲曰：許君，許君，速詣水官求救。不然，恐有不測之豐。許愕然，炷香虔祝，願聞求救之由。良久，復聞曰：所剗舊碑，雖已磨滅，而當時作文之人，見詣水官，訴君奪彼之名，顯君之名。由是水官將有執對之命，宜早圖之。許君於是訪尋舊文，別為立石刻之。是夕，復夢一神謝曰：蒙君再顯吾名，無以相報，請作水陸大醮，普告萬靈，庶得三官舉名，可以證道。許君如戒修之，後果得道。蔡州既平，憲宗命道士至境，設醮於紫極宮。宮本吳少誠生祠，裴晉公廢以為宮。設醮之日，霹靂大震。韓公所作平淮西碑，其石本少誠德政舊碑。是日，流汗成泥。旬餘，即有中使至，磨去韓公平淮之作，復刻少誠德政之文。蓋化於夢中，了有所見也。嗚呼，文字尚爾，況其善又甚於文字者乎？

贊曰：

蔽賢之罪，是謂不祥。原其初心，忌人所長。玉在木潤，珠生夜光。物有良貴，猶難掩藏。嫉能壅善，欲蓋而章。

形人之醜。

傳曰：醜也者，乃妍醜之醜也。形也者，形容之形也。如聶崇儀之好嘲，章齊一之善謗是也。崇儀能詩好嘲，雖僚友亦所不問，竟坐謗政，竄死登州，橐葬道傍，無不馬者。章齊一能詩好嘲，人有醜行，必形于詩，由是盛傳，不復可掩。其間不無溢惡，甚至破人婚姻，隔人眷屬。竟以此故，晚得惡疾，嚼舌而卒。然則人之有醜，是可形乎？惜其不聞黃坑之事，聞必戒也。武弁有段邁者，嘗過黃坑。從者於馬前，拾取數斤髑髏。中有一片，其上隱隱有逃走奴字，蓋鯨蹤入骨也。是夕，從者即夢一人，以手陣面，從而索骨，且曰：我羞甚，切急為我深藏，無令人見，我當有以報君。從者驚覺，立為瘞之。他日再過黃坑，復夢前索骨者告曰：曩感君恩，去此數步，地下大有伏藏，聊以為謝。如戒掘之，果獲財至十餘萬。然則形人之醜，安知異日，亦無其報戒哉。

贊曰：

美如昭君，圖畫故錯。矧茲利。過於丹臚。所謂形容，巧於描摸。眾既喧播，終難洗濯。以我片言，陷人大惡。

訐人之私。

傳曰：訐也者，不但形容，直訐之也，如呂吉甫輩是也。曾子宣之為司農卿也，呂吉甫代之，遽乞令天下，言司農未盡、未便等事。張粹明之為司農卿也，舒亶代之，盡納丞簿，言司農不了事件。周師厚為湖北提舉，有供給酒數十瓶，託監鹽張商英賣之。商英以告察訪蒲宗孟，宗孟劾奏其事，師厚坐此降官。張商英為館職，囑舉子於判監舒亶。亶繳奏其簡，商英亦坐此奪官。夫豈不知子貢所謂惡訐為直之說乎？厚德之士，其肯然乎？韓魏公琦為相，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處，必手自封記，不令人見。陳忠肅瓘在言路，知無不言，然彈擊不以細，故未嘗及人之私。蘇丞相頌在抗州日，有要人以私事囑公，公不聽。其人後當言路，乃懷忿，極口詆公，或勸公上其囊日請託書札。公笑曰：訐人之私，吾豈為之？胡公宿知澗州。前守滕公大興學校，費錢數千萬。未訖罷去，羣小斐然興謗，皆以滕公費錢不明。自通判以下，皆不肯書其簿。公於坐中折之曰：諸君佐滕，候幾時矣。假有不臧，奚不早告，陰拱以觀。俟其去，乃書字之，豈美事乎？一坐大慚，乃書。為人至其於厚，涼薄其相距，便萬萬遠矣。

贊曰：

訐異於直，聖人惡之。謂其陰嶮，乘機抵巇。指天信誓，握手笑嬉。利害小及，反眼相持。匪兇匪虎，彼何人斯。

耗人貨財。

傳曰：耗人貨財，使之門戶彫零，子孫狼狽，為彼人者，其為罪也，豈為小哉？文奇之事，便可見也。文奇以燒煉遊于兩蜀諸貴之門，凡留意於爐火者，無不為其所欺。富商有李十五郎者，積貨累萬，惑奇之術，三年之間，掃地殆盡，為識者所笑，遂至自經。奇乃捨去，復於劍州僦一屋，於中煨藥。無何火發，延燒一坊，奇倉皇走避，迷入林中，遽為鷲獸所逐。既而，深入溪谷，復為鷲獸所隨。俄頃天明，已為捕者所獲。獄具斬于燒藥之所，以謝居民。然則他人貨財，是可耗乎？他人貨財不可耗，己之貨財，亦可耗乎？請為更舉一事，庶幾為子弟者皆知所戒。王祖德紹興乙丑，死于秦州。一日，其妻與其子暮坐堂中，恍見祖德從外歸，責曰：吾聞家中已議賣宅，宅乃祖業，安可輒以。又曰：吾平生所寶，黃筓、郭熙山水，李成寒枚，凡十軸。聞亦持出，令人議價。吾下世未幾，家不至貧，何至如是？吾思家甚切，無計可歸，幸值中元，得暫歸耳。若不速改，吾將禍汝。其妻大懼，不復議賣。以此觀之，他財我財，皆不可耗。

贊曰：

女魃政貧，窮鬼疾富。為妖為孽，理不可究。人性至貴，族親黨友。亦獨何心，妬人所有。公劉好貨，惟民之厚。

離人骨肉。

傳曰：骨肉者，血屬也。此皆人之大倫，何可離間。不聞張嵩山之事乎？昔張孝基為同郡一富人婿。富人止有一子，偶有微過，家人共嫉，因逐出之。未幾，富人病，臨死盡以家財付孝基。後數年，孝基見富人之子乞丐于路，因召問曰：能灌園乎？曰：如得就養，幸甚。既而有餘，復召問曰：能管庫乎？曰：得灌園已自幸，得管庫，尤厚幸也。於是使之管庫。久而，其子益馴謹，無復故態。孝基念言：彼實父子，我其可但利其財，使此一段美事因循蹉過乎？於是盡舉家財還之，時人莫不稱嘆，以為古所未有。孝基死後，其友數人因遊嵩山，道逢一貴人，旌旗滿野，騶御聯翩，如守土大臣新上任狀。竊視專車者，乃孝基也。相與前揖，請問所以致此之由。孝基曰：即還財事也。語脉未終，忽已不見。噫嘻，為人婿而如孝基者，世間有幾人耶？他人處此，能如是耶？昔抗州有一士子，亦為富人婿。富人病且死，念其子方三歲，乃命其婿主其貲，作遺書付之曰：他日分財，以十之三與子，七與婿。及其子長成，乃訴于官。時張忠定為郡守，閱遺書，以酒酌地曰：汝之婦翁，真智人也。為其子幼，故作此計，使汝勤加撫育耳。苟或不然，其子不免死於汝手。乃命以七與子，以三與婿，二皆泣謝而去。嗚呼，以此婿而望嵩山，則嵩山腳踏實處，固已遠在天上，安得不為神仙？以此婿而求之他，則此婿一折而伏，尚為知義，豈不愈於狼戾不情，不足倚伏者乎？其望嵩山，尤天遠矣。

贊曰：

古有太宗，輯正昭穆。姬典之訓，亦聯宗族。後世義聚，重其親睦。聖如周公，問于二叔。長舌論言，慘彼螫毒。

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四竟

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五

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

侵人所愛。

傳曰：許真君在世日，嘗於南昌誅一蛇精。道侶願從者，無慮千數。真君止選素所知者三百人，與之偕行。既而，夜宿山下，又慮其修行無力，因向火取三百塊炭，變為三百美人，遣令試之。及明驗視，惟吳猛、施道一二人，衣無炭跡。餘二百九十八人，皆是與炭合者。當其合時，豈不人人視為一美婦人，安知特一塊炭乎？大抵皆慾習未斷，易至如是，況不知修行者乎？昔陶穀奉使江南，崖岸高古，風采凜然，雖燕談，未嘗啟齒。韓熙載謂所親曰：吾觀是人初非端士，其守可隳，當令諸公一笑。乃選名妓，得秦弱蘭者，衣以弊衣，使詐為驛子之女，旦暮擁箒，掃灑驛庭。弱蘭有絕色，陶為之動，遂失謹獨之戒，因作郵亭詞數闕，使弱蘭歌之。後數日，李主大張燕，以巨鍾酌公，公嚴毅如初。於是出弱蘭，使歌所贈詞以侑之。穀乃大慚，竟至醉吐茵席。李主自此，待之薄矣。及歸，朝廷已知，不復任用。文潞公在蜀，頗多燕集，有飛語聞。適御史何聖從，名郟，謁告歸蜀，生因令密訪其事。郟將壓境，潞公為之濯。張少愚，名俞，白公曰：聖從之來，亦不足慮。前任漢州，適同郡會，有營妓善舞，聖從愛之。至問之姓，妓曰：妾姓楊。聖從曰：所謂楊臺柳也。俞即取其項帕，題詩其上曰：蜀國佳人號細腰，東臺御史惜妖燒。從今喚作楊臺柳，舞盡春風萬萬條。因命其妓，作竹枝詩歌之。聖從為之大醉，此可以見其守也。公曰：姑密之。及聖從至，果自嚴重。潞公宴之，因迎其妓雜府妓中，使歌少愚之詩以侑之。聖從亦為之醉，既而喧傳，遂達聖聽。及歸，不復引見。潞公之謗，由是遂息。嗚呼，陶穀固無所守，聖從素稱方直，奚亦爾耶。大抵形之于言，即是已動于中矣。豈非慾習未斷，妄認幻軀，自生愛見而然耶。

贊曰：

人之愛己，甚於璠璣。人之愛子，亦如予乎。推其所愛，他莫不如。奚獨殘忍，肆其侵漁。美人寶玉，幾覆漢車。

助人為非。

傳曰：一本云：教人為非，大抵皆是成人之惡，不能導人以善。不聞佛之言乎？佛言：說法教化，名為法施，能令眾生出於聞道。以是因緣，於未來世

，得七種報：一者眾生聞法，頓除嗔恚，我於來世，得成上色；二者眾生聞法，慈心不殺，我於來世，得壽命長；三者眾生聞法，不盜他財，我於來世，多饒財寶；四者眾生聞法，開心樂施，我於來世，身得大力；五者眾生聞法，癡措頓除，我於來世，得無礙辯；六者眾生聞法，信心不惑，我於來世，信心明了；七者眾生聞法，方便隨順，我於來世，得菩提道。然則導人以善，豈不愈於助人為非乎？請為各舉一事，庶皆知戒。元豐間，李之純凡三任為成都漕，仁民愛物，蜀人安之。按察之餘，尤留意於掩骼埋胔。小吏徐熙，本眉人，頗知為善。之純專以委之，熙亦身任其責。一日，市西金花街百姓有王彬者，以病入冥司，見朱紫，數官聚廳而坐，召熙前曰：適天符下，李之純以葬枯骨有功，更與知成都府一任。汝以主行文書有力，賜汝一子及第。汝為誠慤，人必汝信，歸可宣言，庶皆知勸。元祐三年，李之純果加寶文閣直學士，知成都府。徐熙有子，名適，亦於其年李常寧榜下登第。此即助人為善，而亦獲其報者也。政和間，有旨大修西內。時王濤為轉運，以科擾罷職，詔起徽猷宋昇為都轉運，俾主其事。昇用意太過，大索牛骨灰，用塗宮壁，貴令光潤。然下令太峻，民至殺牛馬、發塚取骨以應，尚猶不足。時孫貺、韓容，皆為幕屬。貺不喜其事，引疾罷去。容獨建議，請發城外五代時十數叢塚以足用。宣和間，貺忽暴卒，至泰山，所見一門，榜曰清夷。吏以鐵叉逼令供滅族狀。貺曰：某當初，正以此罷，恐誤耳。俄見數鬼引出二囚，皆大枷鐵杻，各有一鬼從傍，以鐵扇揮擊，扇皆鐵釘，流血被體。視之，乃濤、昇也。一辯乃伏。貺臨出，則容亦追至。吏復以鐵叉，逼令供滅族狀。容曰：我固有罪，父祖何辜？若令舉族皆滅，不亦過乎？俄聞殿上曰：只令供房絕狀。貺言之。未幾，容之一房，果皆死盡。此即助人為非，而立獲其報者也。然則助人為非，是可為乎？

贊曰：

佐甕得嘗，佐國得傷。善惡以類，人事之常。助傑為虐，同底滅亡。抱薪于火，沃沸以湯。灼爛之禍，如券取償。

逞志作威。

傳曰：《寇萊公六悔銘》曰：官行私曲，失時悔；富不儉用，貧時悔；藝不少學，過時悔；見事不學，用時悔；醉發狂言，醒時悔；安不將息，病時悔。公之此言，真寡悔之大法也。愚愛其言，故特取之，以為逞志作威者戒。逞志作威，後不悔乎？昔何浹以錄事參軍，提舉梓州路常平倉，所至暴橫，捶撻吏民以立威。史民畏威，竄匿無地，甚至氣陵提轉，直出其上。每牒州縣，必云：未得官司指揮，其提轉文牒，不得施行。運副李竦、判官陳亢，與之議事，不合輒叱罵之，知州白事，必下馬於門外，循廊而進，往往已近座榻，尚猶

不起。又欲廢廣安軍，眾議以旁去他郡甚遠，不可廢。郡官有張辟方者，得其父集賢校理何涉所撰《鼓角樓記》，其中具言不可廢，因以呈之。浹曰：凡事當從公議，此何足憑。李竦、等因奏其狀，詔罷本任。既罷，口路奏竦等事，無所不道。及至京師，下開封府鞠問，浹索紙萬幅以答狀。府司如數與之，既而，每幅但大劃一字竟坐。上書：不實有四，事皆屬妄誕，獄具奪官。當此之時，浹不悔乎？惜其不知逞志作威，天所不許。昔杜荀鶴未顯時，夢一僧戒曰：汝必得君，若逞志作威，則必死矣。及梁祖開國，荀鶴乃怙寵肆暴，且謀殺素不悅者。事未及行，忽夢一神叱曰：汝豈忘神僧之言乎？帝將罪汝，未甕果卒。

贊曰：

威如之吉，本於反身。有威可畏，儀度是循。望之儼然，自可服人。嚴其在己，非以虐民。無有作威，書戒爾臣。

辱人求勝。

傳曰：按藏教，佛在世時，人有以行車為業者，家養二牛。一牛生子，其角長廣，名曰長角。一牛生子，禿頭無角，名曰禿頭。一日，因行車，適與一行車者值。因各誇其牛壯，遂請以牛賭上峻坡。既而，禿頭進步稍遲，其主怒罵曰：禿頭畜生，何不速行？禿頭忿然眼赤，愈更放緩，由是遂輸。蓋忿其眾辱之也。嗚呼，畜生尚爾，況於人乎？當知辱人求勝，誠不可也。昔邵陵王綸鎮郢服，吳（）為之客。適張纘出鎮湘東，綸餞于郊，（）亦與坐。時纘方貴，意頗輕（），忽舉杯屬（）曰：吳（）奉慶，汝今日得與此宴。（）大怒，即起歸。其子侖孺，聞而為之氣結而卒。（）悼兒憤纘，俄亦不起。其妻不勝忿怒，尋亦殞命。時人為之曰：張纘一杯酒，殺吳氏三人。然則人可辱乎？徽州婺源縣有俞彥輔者，平生使氣，凌轢鄉里。凡田宅有便於己者，必以術吞之，至老尚不知悔。紹興壬戌，忽大病，病中屢作馬嘶。久之，手足皆化為蹄，數日遂死。孰謂辱人求勝，為無害乎？惜人錯見，但知以勝人為強，不知勝人非強，而自勝為強。不聞老子所謂勝人者，有力自勝者強之說乎？

贊曰：

人或受辱，攘臂相睨。匪臨以威，則扼以勢。怒不敢言，蓋有所制。威去勢窮，靡不反噬。一能勝予，禹心惕厲。

敗人苗稼。

傳曰：敗人苗稼，此特田夫野（）所為，固無足道。請以前輩務農重穀、講究水利，一二美事言之，庶幾後之臨民者，皆知則效。高通議賦知唐州，土曠人寡，歷五代至本朝，領縣四，戶六千百五十有五。公至，相視田原，知其可耕所不至者，人力耳。於是大募兩河流民，計口受田，增戶一萬一千

三百八十有一，給田三萬一千三百二十有八。乃至山林藁莽之地，悉變為良田。張學士綸為江淮發運副使，疏五渠，導太湖，以灌民田。復歲租米者，六十萬斛。許司封逖，知興元，大修山河、堰溉民田者，四萬餘頃。魯冀州有開初知確山，興廢陂以灌民田者，已數千頃。程修撰師孟知石州，凡汾晉諸州山谷，有水可以灌民田者，悉相其地，醞而為渠，關田凡一千餘頃。許公規知丹陽，適大旱，公冒禁決練湖以救民田，歲大穫者一萬餘頃。練湖冒決者死。陳諫議省華初知櫟陽邑，有鄭白渠可以引水灌民田，久為鄰邑疆占。公至，陳本末，申諸司，由是壅遏之弊，一旦盡去。水利均及灌民田者，一千餘頃。王刑部濟初主龍溪簿縣，有陂塘綿亘數十里，先為大姓輸課，而獨專其利。公至，悉奪以灌民田，由是一邑無愆亢之患。苗待制時中，初主寧陵簿邑，有古河歲久湮廢。公至，請發卒疏導，以灌民田。由是一邑之田，盡成沃壤。

贊曰：

不稼取禾，詩諷其上。地惟不食，昔人乃葬。熟奪農時，民無蓋藏。孰剝民力，使不得養。害及養人，天必降喪。

破人婚姻。

傳曰：禮曰：有夫婦，然後有父子。然則婚姻之道，可謂大矣，其可破乎？或破之未合之前，或破之既合之後，皆為破也。恩愛殺人，甚於挺刃，孰謂為無害乎？昔鄭和中少時，與王氏女結婚。無何父卒，家道漸微，女家遂有休親之意。其兄王固，為萬州推官，實主其義，然迫於公論，不得已，復令就婚，生一子，偶不育，因遂隔絕和中，不復使歸。王氏數遺以衣服，固輒罪其送者。和中由是益怨憤，遂感心疾而卒。王氏女一夕，夢和中告曰：吾已訴之陰司，見已送衢州東嶽，追人根勘。時王氏女已改嫁陸嵩為妻，嵩時為濟州教授。月餘固死，凡當時與奪親之議者，無不皆死。惟王氏女實無背夫之意，故得獨存。其後王固之子，娶徐氏僅二年，亦為女家所奪。非其報歟？恭倅楊紘，怒其婿姚拱不學無術，遣之使歸。拱求與妻別，亦不許，女怨憤，遂感疾而卒，紘命殯于僧舍。婿至，殯所門鎖自掣，扇亦自開。其母聞之，不勝感愴，數日遂卒。後十餘年，結至殯所亦暴卒。然則破人婚姻，是可為乎？

贊曰：齊女不娶，終以失國。子哲委禽，幾於漁色。夫婦大倫，相配以德。孰間其成，胥讒作慝。百世之祀，一語之賊。

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五竟

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六

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

苟富而驕。

傳曰：坐井觀天而小物，逸居無教以自甘。馬前呈晏御之能，龍斷奮螳螂

之臂。繁臺閣上，區區求捧硯之名；蔡水河邊，我我熾軟盤之醮。此皆苟富者之所以為驕者也。爾自為驕，誰美爾為驕哉。惜其莫悟，我今苟富而驕，則異日便當有苟富而驕之罪，太上明以示戒，豈不然乎？不聞老子所謂富貴而驕，自遺其咎之說乎？孔子曰：齊景公有馬千駟，死之日，民無得而稱焉。伯夷、叔齊餓死於首陽之下，民到于今稱之。大抵苟富者如是而已，道充者未易測量。昔范文正公未遇時，與劉先生讀書于長白山。日煮二升粟米，俟其凝，割為四塊，旦暮各食其二，其後皆至參政。韓億、李若谷少嘗同途赴試，共有一被一氈。每出入，則互為僕從，其後亦皆參政。朱昂拾桐子而讀書，孔延之斫松明而讀書，其後皆為侍從。李行簡家貧乏紙，聚木葉而學書；李虛舟家貧無書，動輒假本於人，其後皆至待制。杜衍少極貧，常往來於孟洛間，傭書自給，其後官至樞密。王隨少極貧，嘗逋人飯鏹，被執到官，其後官至參政。然則道充者，與苟富者，豈不萬萬遠乎？又如石徂徠為舉子時，讀書于南都。時侍郎王濟聞其窮困，因宴客，餉以盤飧。卻而不受曰：今日固好，明日如何？橫浦幼年處學，正當苦寒，衣衾不備。鄉里富人，有以襲衣為送者，亦卻不受曰：志處貧困，正是做工夫時節。若不痛自節抑，則貪欲心生，廉耻喪矣，工夫安在？若數君者，所守如此爾。苟富者，可得驕乎？

贊曰：

財以苟得，背義傷仁。經營莫夜，白日驕人。穿窬揚揚，華軒綉茵。夸示陶富，笑譏憲貧。成敗飄忽，西風庾塵。

苟免無耻。

傳曰：佛言：我有二白法，能救一切眾生。何名二白？一曰慚，二曰愧。慚者，不自作罪。愧者，不教他作。慚者，內自羞耻。愧者，發露向人。慚者，羞人。愧者，羞天。無慚愧者，名為畜生。此《涅槃經》之說也。又言：慚耻之服，於諸莊嚴，最為第一。慚如鐵鈎，能制非法。若離慚耻，則失功德。心若慚愧，怨罪兩空。此《遺教經》之說也。而吾夫子亦曰：行己有耻。《禮經》亦曰：臨難毋苟免。今也苟免，而又復無耻，為何等人乎？大抵耻之於人，不可須臾離也。苟無其耻，則無耻之耻，無不為矣，豈復更問。昔僧願成，好符籙，善禁咒。王幼乎夜啼，願成一咒即止。大敬之，薦于章申公子厚。時子厚察訪荆湖南北二路，有意經略溪洞。或言蠻人多行南法，畏符籙。子厚至辰州，即令願成同張裕、李資明夷中等，先入江南受降。願成等至洞，乃敢逞欲不檢，大至穢亂蠻婦。酋首元猛不勝其憤，盡將裕等刳散于柱，次至願成，願成搏頰求哀。猛素事佛，貸而不殺，遂得清脫。既歸，猶以入洞之勞，得紫衣師號，自稱廉訪大師，乘大馬，擁搥劍以自隨，略無愧色。是有耻乎？平日誦經，所謂二白鐵鈎之說，果安在乎？樊太博立與致政屯田王揆，里閭親交

，俱老于鄉。一日，王揆作六()活詩，以議時政。憲漕捕立以脅揆，立義簿無守，悉以揆平日遊從之事賣之，以求苟免。由是揆坐謗讟，削籍遠竄。立獨以告發免罪，尋復加秩。其誥詞中，有為爾交者不亦難乎之句。當時清議，從可見也。立猶昂然拜命，略無三褫之差，是有愧乎？平日讀書行己，有耻之說，果安在乎？

贊曰：

苟免偷活，無耻求容。為子不孝，為臣不忠。漢隕張禹，晉隕賈充。始患得失，終蹈姦凶。何以懲之，伯夷之風。

認恩推過。

傳曰：太上曰：教人修心，即修道也。教人修道，即修心也。大抵即心是道，未言修道，先富治心。是以前輩治心，將躁則安之，將邪則正之，將求則捨而抑之，將濁則清而澄之。行止於是，造次於是，久而物冥乎外，神鑑乎中，自然心地坦然，一道平正。認恩推過之念，固亦無自而起。昔王文正為相，萊公使人私公，求為使相。公大驚曰：將相之任，何可求耶？且吾不受私。準憾其言。已而制出，除準為武勝軍節度使，同門下平章事。準入對泣謝曰：非陛下知臣，安得有此？上曰：此王旦薦也。準始愧服，以為弗及。李文正為相，士夫有以差遣為請者，公察其可用，則必正色卻之，既而擢用，絕口未嘗與言。子弟曰：曷不使之知乎？公曰：用賢人主之事，若使之知，即是我徇私情而市私恩也。恩欲歸己，怨使誰當？若二公者，肯認恩乎？魏仁溥事周為相，世宗性褊急，峻於刑戮。內職近臣有忤旨者，仁溥必歸罪於己。以營救之所活者，十常七八。曹武惠初與王全斌同伐蜀，全斌殺降卒三千餘人，武惠諫，不聽。及歸，上大怒，必欲鞫勘。武惠乃自誣伏，全斌由是獲免。及武惠再受命，伐江南，上面戒曰：此番無得如在西川時，妄亂殺人。武惠始以實對，且曰：初所以堅自伏者，不欲使全斌獨得罪也。由是帝益重之。若二公者，肯推過乎？當知認恩推過之人，特其不能治心，不免旋踵及禍，安得以太上修道即修心之說，而告之哉。

贊曰：

欲人之悅，恩不我有。懼之之謗，過必我受。認恩推過，怨怒之藪。己掠其名，誰執其咎。冰炭置腸，扁鵲驚走。

嫁禍賣惡。

傳曰：太上曰：生我者神，殺我者心。今也嫁禍於人，而禍還自及；賣惡於人，而惡竟自歸，非自殺乎？昔姚孜慶曆間，同舒州桐城縣主簿王虎，被檄前往大雲倉，盤量上供米麥。孜受監專等金銀財物，虛擡欠折正數小麥八千餘石，回申上司。虎但見姓書名，初不知之。及事敗，送壽州根勘。孜不欲獨受

贓名，乃將元受金托一隻，銀托五隻，漆為漆托，副以他物，遣親信送與王虎。度虎不受，先教所差人詐稱中路溺水，書偶漬壞，請暫留信菴，俟歸別取書來。虎不疑，留之。未幾，上司忽有文字，備坐壽州勘院公文，追攝王虎起獄，照對姚孜受贓公事。虎至此始悟為孜所賣，悔已無及。泊到獄，孜乃厚誣王虎，以為實同受贓。尋於王虎家，抽到元受托子，集行人驗視，果皆良金。虎語塞不能對，俄至氣結而卒。孜因百計厚賂推勘，盡將所坐坐之，孜遂得脫。後數年，通判潞州。一日出遊淮上，而王虎遊魂亦遊，隔岸遂得執孜，不復放捨，自此即恍惚如狂，常若與人歐擊，甚至口鼻流血。既復蘇，如是三年，每年必五七作。醫巫法錄，皆不能治。時錢延年知潞州，陳冕為運使。因為聞奏朝廷，乞暫差道錄宋之才到州救度之。才既到，即為聞奏真武真君，初()奏牘，則孜已從臥榻趨出俯伏於真武案前，細自陳白：當初實是孜起心受贓，非干王虎之事。孜泊事發，又不合嫁禍於虎，至令虎冤死，敢望慈悲，特賜原赦。時錢延年命吏從傍錄其語，俟醒示之，孜大慚，即日致仕，未幾遂死。郭黃中知雲安軍，十里外有西霞宮。公一日，詣宮燒香，夢主宮之神告曰：公惠顧此邦，邦人受賜多矣。然事有隱匿，不敢不告。明日當有解屠牛者至，九人之外，公宜察之，庶幾罪不枉。及詰旦巡檢司，果縛九人解來，有一兵自稱捕獲，欲請功賞。蓋牛乃兵殺，嫁禍九人，而又執之，以希賞也。公一詰，遂伏。嗚呼，一則已塵真君聖聽，一則先為主宮所知。然則嫁禍賣惡，是可為乎？天誅陰譴，豈遂已乎？

贊曰：

禍福自己，善惡由心。謹其在我，外患莫侵。嗟彼姦慝，城府險深。陷弈弈設，干戈相尋。潛雖伏矣，上帝汝臨。

沽買虛譽。

傳曰：南嶽夫人曰：人隨俗習，要求華名。譬如燒香，眾人皆聞，不知熏以自燔，燔盡則氣滅，名立則身絕，是故高人哂而遠之。希夷真人戒神放曰：名者，古今之美器，造物者之所深忌。天地間，無完名。子名將起，必有物敗。然則名之於人，豈不重乎？有其實者，尚爾不可，況沽買乎？昔盛俊民，參政度之子也。少以逸才自負，舉進士殊等，聲名益振，人莫敢為之先。及庭試，王拱辰居第一，俊民大不平之。他日，夢遊陰府，謁主者，請問所以坎()之由。主者曰：公乃隋越國公楊素後身，已更數世矣。率貧不自振，因說在隋時事受報，自當如此，此生亦終坎()福業雖異，才不易也。俊民聞之大沮，後果無成而卒。嗚呼，以昔日之楊素，而為今日之俊民，固已自天而墜矣。然不失男身，是猶愈於受女身者。李庶為尚書，以清辯知名。徐陵一見，大加敬嘆，自謂弗及。庶亦頗以自負，初未得子遽卒。其妻元氏，改適趙起。一夕，夢

庶哭曰：我明日當生於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劉家為女，彼家極貧且多女，必不見養。萬一又死，那知更入何處。幸念夫妻舊恩，急來乞取我去。元氏不答。庶曰：卿意似憚趙君，吾當自告。既而，趙亦得夢，與元氏同。黎明持金，訪求其家，則果生一女，已覆在水盆中矣。趙急救取以歸。嗚乎，以昔日之李庶，為今日不舉之女，則甚墜也，豈不又甚於楊素之墜乎？安知非聲名籍盛時驕矜輕薄之報乎？

贊曰：

中必形外，名以實實。盛德至善，英華日出。譽假甘陵，聲浮少息。巴豆瘡成，梘鞭價溢。案以春秋，誅心之筆。

包貯險心。

傳曰：持地菩薩白佛言：我念往昔普光如來出現於世，我為比丘。但

凡要路津口，田地險隘，有不如法，妨損車馬，我皆平填，或作橋梁，或負沙土，如是勤苦。經無量佛出現於世，至毗捨浮佛現在世時，國王延佛設齋。我於爾時平地待佛，毗合摩頂，謂我當平心地，則世界地一切皆平。我即心開，見身微塵，與世界微塵，等無差別。微塵自性，不相觸摩，得證圓通，號曰持地。然則心地，其可不平，險可貯乎？大抵小人行險以僥倖，固非智慮所能防者。昔侍中曹利用以勳舊自處，雖太后亦嚴憚之。凡內降恩澤，利用多執不行。所執既多，其有三執，而又降出不已者，亦不得不行。久而遂為小人所窺，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，必又一請。太后曰：侍中已不行矣。請者曰：臣已告得侍中妳婆，或言告其親春，言已許矣，利用實不知也。已而降出，但以三執不獲行之。由是太后大怒，曹芮之禍端起乎此。陳貫為三司副使，有一胥極猾，潛通權倖，省中之事，率以咨之，當聲喏時，為使副者陽為伸欠，如不敢當其禮狀。貫聞而不平，必將逐之。胥知其意，奉事彌謹。歲餘，舉無留事，陳亦稍以善待，偶因燕客付錢，委令辦集。不知其心者，包貯也。明日，其胥乃携十歲女孩，幫于東華門街曰：陳省副某日請某客，令我為之辦集宴席，所需十未具一。為之奈何，今賣此女，須得若干錢，方可辦也。因結皇城司密邏者，俾潛以聞。朝廷信之，幾欲便行黜降。賴宰臣辦解，乃已歲餘，竟以此罷。嗚呼，二人設心，不為險乎？其險如此，是可防乎？

贊曰：

險心萬仞，內生五兵。義府微笑，林甫柔情。對面莫測，禍福若驚。自詭智數，妙於神明。詎知造物，視於無形。

挫人所長。

傳曰：羅仲信問龜山曰：盡其心者知其性，如何是盡心底道理？龜山曰：未問盡心，先須理會心是何物。夫心者，明白洞達，廣大靜一。若理會得了

然分明，然後可言盡心。理會未得，心盡箇什麼？大寂禪師曰：人之心性，譬如寒月。當其寒時，水結為冰。及至煖時，冰釋為水。眾生迷時，結性為心。眾生悟時，釋心為性，亦復如是。嗚呼，此皆教人，使知識心明性也。挫人所長者，能知此乎？昔穆修有詩名，多遊京洛。有題其詩於禁中壁間者，真宗一見，大加賞嘆，問為誰詩，左右以穆修對。上曰：有文如此，公卿何不薦來？晉公一言沮曰：此人行不逮文。由此一語，上不復問。晉公此心，為明白洞達，廣大靜一乎？為釋心為性乎？此其所以死無其地也。張乖崖在蜀，有錄事參軍以老病廢事。公責之曰：胡不歸乎？明日參軍即求去，且以詩別，其略曰：秋光都似宦情薄，山色不如歸興濃。公驚訝曰：此吾過也。同僚中有如是詩人，而吾不知，豈不為過。因固留慰薦之。使於盡心知性之學，釋心為性之說，無所悟入，能如是乎？此其所以了達生死於未死之前，已能前知月日，密記於遺像之上也。古語云：一念纔差，霄壤有間。

贊曰：

人有片善，如睹瑞物。長養成就，勿使撻拂。誰生伎心，乃底湮沒。揜彼良貴，增我怠忽。害己損人，禍深刺骨。

護己所短。

傳曰：或問孫真人曰：養性之說，願得聞之。真人曰：夫養性者，養成自性也。要在百行周備，雖絕藥餌，可保延年。苟獲德行不充，雖日餌金丹玉液，亦自無益。然則人於日用，短可護乎？苟或護短，則日用莫不皆短，可勝言哉。惜其莫悟於短不護，久而養成自性，不復有短，即名全體善人，去仙何遠？昔黃萬祐修道於黔南無人之境，王建迎至成都，盡禮師事。一日，請問服食之法。萬祐曰：吾非神仙，亦非服食之士，惟能虛心養氣，仁其行而妙其過耳。既而懇歸，不復可致。劉誼世為名閥，少又登第，不十年，官至二千石。崇寧間，嘗知漢陽，每遇暇日，必詭服微行，往來於大別山中，日與田夫野（）語，凡郡政便否、民間疾苦，無不詢訪。事有未便，度其可革，歸即革之，竟遇異人，遂得度世。若二公者，其於短也，是肯護乎？復有短乎？此其所以養成自性，終能得登仙品。請為更陳其次，庶幾好護短者，各知切戒。李及歷躋臚仕，臨死之日，乃召其子謂曰：吾平生無他過，惟知杭州日，偶市白集一部，此為恨耳。蔡君模嘗以小吳牋大書特書，以美其事。黃宗旦知蘇州，王質為通判。一日，捉獲盜鑄錢者一百餘人，送獄根勘、喜謂質曰：此皆某以術陰鈎得之。質愀然曰：事發無蹤，公以術陰鈎，而置之死地，尚為喜乎？宗旦不覺身去，坐榻謝曰：微君之言，吾幾失矣。大抵前輩率多如此，求之今世，豈無人耶。欲為其人，即其人也。

贊曰：

隱諱之疾，無藥對治。怙非迷復，終凶可期。眾善難入，萬惡所基。先聖有過，幸人之知。彼護短者，賢於仲尼。

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六竟

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七

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

乘威迫脅。

傳曰：王文正當國，天禧初，薛簡肅為江淮發運，入辭，公無他語，但云：東南民力竭矣。張士遜為江西轉運，入辭，公亦無他語，但云：朝廷權利至矣。大抵致君澤民，自當如此。今也居上位而不卹州縣，作州縣而不卹小民，即迫脅也。昔宋宣公綏判三司，朝廷有旨，盡放天下逋欠，稽期不報者，尚有六十八州。公上疏論例，乞委監司責近限覈實。由是獲實放者，凡數百萬；釋械繫者，三千二百六人。王文穆欽若判理欠憑，由司建言，乞盡蠲天下宿負，以廣恩澤。自乾德至咸平，所放者，凡一千餘萬；釋械禁者，三千餘人。陳侍部布亮當三司戶部時，榮州煮鹽、歲久澹竭者，一十八井。而有司督課如初，籍沒者，三百一十五家。公反覆論例，悉還所籍，歲蠲虛額三十餘萬。此皆有其位者，無其威乎。其所以爾者，不欲重困民力也。乘威迫脅者，能如是乎？又有一文，亦不敢妄取者，請悉陳之，庶晚輩皆知寬卹。國初，王贄方奉使，均兩浙雜稅。錢氏舊法，畝稅三口。公至，悉令畝稅一口。朝廷責其擅減。公曰：今兩浙已為王民，其可復循偽國之法。畝稅一口，自贄方始。王拱辰請推河北鹽，張方平力諍曰：河北舊法，犯者皆死，民請均額，隨稅輸納，禁乃獲弛。今若復議，即再推也。由是上悟，即日除之。民至，為公作佛事者七日。李允則知潭州，馬氏暴斂州人出絹，謂之地稅絹。屋每間，輸絹一丈三尺，謂之屋輸絹。耕牛每歲輸米四石，牛死亦輸，謂之枯骨稅。公至，一切除之。陳世卿知廣州，廣有計口買鹽之害。公至，奏乞除之。由是五羊之民，始有完衣足食。廣人歌曰：邵父陳母，除我二苦。蓋前守邵曄，鑿內濠以泊舟，民免颶風之害故也。嗚呼，與其乘威迫脅，而民怨神怒，孰若寬卹，而萬口稱讚乎？不聞喜集則福生，怨積則禍至之說乎？

贊曰：

強齊之威，存衛卻狄。夾谷之威，三軍辟易。相如一怒，秦王是叱。解紛救患，斯謂有力。暴物殄民，豺虎不食。

縱暴殺傷。

傳曰：按《持地經》，殺生之罪，能令眾生墮入三惡，及生人中，得五種報。一者以苦惱眾生，故一捨煖觸，即墮地獄，受諸苦惱。二者以無慈惻行乖人，故地獄罪畢，又當墮入畜生，受人屠割。三者以貪著滋味，故畜生罪畢

，又當墮入餓鬼，日困饑渴。四者以斷人命，故餓鬼罪畢，雖得人身，多是短命。五者以殺害時，使彼眾生眾苦競集，故不獨短命，又復多病。佛語如是，豈不然乎？惜其不知人之與畜，軀殼雖異，命無兩般。但詩自觀，我今有病，肯遂死乎？不免求醫問卜，以求速安，大限若至，亦肯死乎？又不免祈天禱地，以求增筭。我既畏死，彼不畏乎？我既貪生，彼不食乎？昔張道幾好弋獵，其父祖墳側長林，巨麓禽獸成叢。道幾日與數輩惡少，從事其間，四面皆設網罟，號曰漫天。一網所獲，無慮數百。既而不暇拾取，但從上壓殺，分挈而去。又嘗於明陽觀側，射殺一兔，其兔絕小，而白耳有缺處。自此即恍惚如狂，盡將平日獵具焚之，築一庵於觀側，日處其中。一日，有二兔直前，作人語曰：吾為兔已三百年，住在張氏東墳，今為汝殺。一曰：吾為兔已一百八十年，隱於明陽觀側，曾為鷹搦，損吾一耳，力竄得脫，今又二十年矣，但凡鷹犬網罟，吾悉能避，不虞君之用弩矢也。吾已訴於上天，當償吾命。未幾果卒。劉翔亦好獵，每遇興發，寒暑不廢。前後傷殺，不知其數。紹興七年，忽得奇疾，背生三物，似鼈而黑，隱隱在皮肉間。又數日，頭足皆具，儼然三鼈也。已而能動，或以魚誘，則闖然引頭，如欲食狀。稍久，左右齧食，痛不可忍。如是月餘乃死。死後五日，憑其子婦語：我坐平生殺傷物命，故獲斯報，見今冥司治我正急，可速取獵具焚之，庶幾知我有懺悔之心。然則縱暴殺傷，是可為乎？犬抵殺為十業之先，其可縱暴？

贊曰：

刑以止辟，兵以禦變。哀矜決獄，喪禮處戰。殺非不得已，於此可見。仁民愛物，寧別貴賤。殘賊之夫，獸心人面。

無故剪裁。

傳曰：按《道藏》，絲帛珍寶，主之者，上天有織女三星。布帛製裁，主之者，上天有女宿四星。然則無故剪裁，是可為乎？不聞蠶本馬鳴化為之之說乎？昔馬鳴大士於往世中，曾為毗舍離國王。其國有一類人馬其形，而無其衣。王乃運其神力，分身為蠶，彼乃得衣。厥後，其王復生中印度。馬人感戀，悲鳴不已，因號馬鳴焉，即第十二祖也。大抵片衣蠶千命，按如佛說，身服絲帛，尚當還債，況復無故輒敢剪裁。是以漢文帝所幸，夫人衣不曳地。唐文宗嘗出袖，以示羣臣曰：此衣已三浣矣。晉文公衣不重帛，子夏衣若懸鶉，季文子無衣帛之妾，晏嬰妾不衣帛，董威結殘繒為衣、號曰百結，祭彤衣無兼副，皆惜福也。又不聞無故剪裁，身後皆當獲罪乎？紹興初，郭普州印之之女，名引鳳者，被攝至冥司，見無數罪人。有一婦人，姓趙，名十二，緝在廊下。前列數堆物帛，皆片碎端疋，及新舊無數衣服。引鳳問曰：此何罪耶？吏曰：此人好服綺羅，耗剪端疋，奉命一一補綻，復令成匹，乃得釋去。趙士周之

夫人全氏，既死數日，憑語女使來喜曰：我平生耗費纏帛履屨之物，及洗頭濯足分外，使水陰司罪我，日加捶撻，苦不可言，幸為我達此意於士周。舉家聞之，不勝感愴。然則無故剪裁，謂為無罪可乎？況治容誨淫，獲罪尤重，其可不戒。

贊曰：

雲箔春滿，紅女宵興。毫忽所積，丈疋乃成。牆屋被繡，輿臺衣輕。孰念墮指，寒機不停。母誚公孫，布被釣名。

非禮烹宰。

傳曰：世固有鞭魚作鱠而取其紅者，亦有清蟹以槽而取其活者。此皆不化之甚，淪入三惡，其速如箭，固無足論。夫豈悟物皆有知，與我初無異乎？人知愛親，如鄧芝所射母猿，既顛落矣，其子急為拔箭塞瘡，背負而去。不愛親乎？人知愛子，如何詮所射母鶴，既中腹矣，復忍死引觜，銅雛乃落。不愛子乎？人知敬夫，如環王國野象，牡既死矣，眾牝復環守不去，必待悉力瘞之乃散。不敬夫乎？人知愛妻，如章子明所射鴛鴦，既斃其雌，煮之釜中矣，其雄遙見，不顧沸釜，投身其中，一鳴而絕。不愛妻乎？人知念恩，如山神所義，鸚鵡一聚。鸚鵡嘗僑居於遠山，遠山禽獸愛之，不敢加害。既歸，遠山燒發，鸚鵡復相率入水，濡翅向空而灑。山神義之，立為滅火。不念恩乎？人知修怨，如劉永錫所畜之犬。永錫知千乘縣，適有客至，食以饅頭。永錫以一與犬，客曰：犬彘人食，古人所譏，況珍味乎？犬不食，瞪視而去。其夜，伺客睡，排門而入，客識其意，登梁避之。既而果登榻，已不見人，吼怒作氣，自撲而死。不修怨乎？人知戀主，如魏大諫所養之馬。當死之日，魏祝之曰：吾賴爾力，可謂多矣。爾今有病，吾為療治，亦已至矣。如必不可，可出門外，切勿斃於吾前，吾不忍也。馬即雙跪前足，如辭別狀，起而歔歔，纔出門，即氣絕。不戀主乎？人知卹孤，如昌黎所記之貓。二貓俱育，一貓遽死，一貓為乳其孤。不卹孤乎？人知從諫，如仁喜所祝之蜂。僧仁喜嘗欲建一佛祠，人有以一巨檀為施者，僧往伐之，則巨蜂數萬，圍集其上，匠不敢近。僧祝之曰：汝以惡業至此，吾作佛事，汝不吾避，三日不去，必將火汝。及期，不見一蜂。不從諫乎？人知修證，如南海五百蝙蝠，穴於枯樹。一日，有一聚商人，附火其下。中有一人，誦阿毗達磨藏。無何火發，樹遂被焚。五百蝙蝠以貪聽法音，不忍捨去，俱斃於火。既而受生，皆得為人，聰明靈利，棄家學道，並登聖果。其後，迦尼色迦與脇尊者，招集五百賢聖，於迦濕彌羅，作《毗婆沙論》。其五百賢聖，即昔日五百蝙蝠。不修證乎？大抵人之與物，本自無異，所以異者，福力業力，及軀殼耳。又不聞不殺之為力乎？昔峽崛摩羅，本一國王，初最好殺，以悔罪出家巡乞。至一人家，適其家產難危急，抱持摩羅求救。

摩羅曰：吾初入道，安能救汝？俟歸問佛。既歸，佛言：汝可急回於產母榻前，抗聲稱曰：我從聖賢法來，未曾殺生，兒聞此言，無不產者。摩羅如戒，兒果誕生。嗚呼，此但一稱不殺，其於度厄有力如是，然則非理烹宰，其於淪溺，豈不亦有力乎？

贊曰：

士苟無故，不殺犬豕。七十食肉，其重如此。賓祭之用，乃不獲已。敢徇口腹，肆情刀匕。視彼傷生，其痛猶已。

散棄五穀。

傳曰：天倉五穀，在二十八宿，乃危星主之。大抵人以食為天，一日不食，如飢火何。是以聖人務農重穀，天子親耕以勸農，春夏祈穀于上帝。然則五穀，可散棄乎？昔三川飢，物斛翔踴，民至採山芋野葛以給，死者無慮十五。時王法進以功滿當仙，既上升矣，復為民力請於帝。帝曰：人處三才之大，體天地之和，得人形，生中土，不為易得。夫天運四時之元，地稟五行之秀，生五穀百果，以養斯民。惜人不知天地育養之恩，輕棄五穀，厭捨絲麻，使農耕之夫、紡織之婦，身勸而不得飽，力竭而不得禦寒，又從而不知其勞，曾無愛惜。此其所以為神明所責，天地不祐也。近地司嶽瀆，皆列章上言，世人厭擲五穀，不貴衣食之本。昨已勅太華之府，收五穀之神，使之種作不成，漸至飢餓，以示責罰，庶幾少懲其心。然旋奉太上慈旨，以大道好生，當先救物。比者歲飢，實民自取，然民不知所自，固無懺請首原之路。汝今當為上宮侍童，入侍天府，可暫還人世，普告下民，使知悔罪，寶愛農桑，不敢耗散，此亦汝之陰隲也。法進稟令而歸，言訖復去。劉元真亦得道者也，少夢道人啗以一桃，遂能辟穀。一日，於終南道中，逢一貴人，訶殿甚盛。元真謂曰：且以吾民為念。貴人頷之。同行者問曰：彼何人耶？元真曰：彼山神也，上帝以麥大熟，人不知愛，使收其二，吾故為民請之。少頃，風雨大作，麥敗十二。於此益知所謂五穀誠不可輒棄散也。況人受用，各有定數，譬如有錢千貫，日用一百，則萬日方盡。日用一貫，則千日乃盡。與其千日，孰若萬日方盡乎？昔者豐稷尚書，每言吾少時，親見雪竇以惜福教人云：人無壽夭，祿盡乃死。元厚之死而復生，自言：初到陰司，主者謂曰：君祿未盡，異時官至兩府，然須惜福乃可。厚之自此每事減損，雖一杯飯，必先減後食。但凡奉養，皆不敢過，其後果能致位執政，壽逾七十。然則人有薄福，可不惜乎？抗州五雲山志逢大師，一日宴坐于普賢殿中。俄見一神，跪膝其前。師曰：汝為誰乎？神曰：護戒神也。師曰：吾嘗患有宿愆，汝知之乎？神曰：師有何罪？然亦有一小過，既蒙相問，不敢不告。且如滌鉢水，亦施主物，師每棄之，非所宜也，自此當有小病。言訖遂隱。其後，志逢果患胃病十三年。嗚呼，食餘之物，棄之尚爾

，何況其他乎？

贊曰：

衛士棄食，元宗議形。戲賊生稻，士行痛懲。以食為命，所繫非輕。尊之曰天，至敬之稱。圭米粒粟，珠玉莫勝。

勞擾眾生。

傳曰：邵伯溫初入仕，請益於程頤先生。先生曰：但凡奉行官司文書，於其急處，能寬一分，則民間便受一分之賜。噫嘻，先生之言，可謂仁矣。大抵人心欲安，我不欲安乎？人身欲樂，我不欲樂乎？若以安樂自處，而以勞擾待人，真不仁也。請以前輩臨民，不敢少有勞擾，一二言之，庶幾皆知則效。呂文靖提點兩浙刑獄，適京師大建宮觀，伐木南方。有司責限太峻，民有死於役者。又復斥為亡命，捕繫妻子。公上疏論列，以為窮冬水涸，民太苦於挽運，須稍緩程役，且俟河流通快，遣卒送之良便。上悅從之，由是知其愛民憂國之心，遂至大用。司馬池為光山尉，適大內火，諸縣調發竹木，州牒縣三日畢輸。池以土不產大竹，轉市蘄黃，非三日可至。乃別與民立定期限，過期者罪之。時盛度為太守，聞之大怒。既而光山輸竹，為諸縣之先。范文正公鎮青社，會河朔艱食，青社之賦輿，就博州置場收受。民大困於輦置，而河朔斛口不甚貴。公戒民每口就本州納價三鍰，委幕屬輓金，就博州坐倉，倍價招買。時斛口為厚價，所誘來者山積，五日遂足，而餘金尚有數年，公悉按等給還民間。王濟主龍溪簿，時福建諸郡，皆科鶴翎以為箭。羽既非常有之物，官又迫切過酷，民大不堪。公諭民一面以鵝翎代輸，仍急附驛聞奏。朝廷從之，旁及他郡。噫嘻，諸君臨民，皆能如是，彼勞擾者，觀之得無愧乎？

贊曰：

曰逸曰安，羣情所欲。一歲役民，三日已足。斧斤以時，網罟不數。山川又寧，鳥獸孳育。庸人擾之，鳧鶴斷續。

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七竟

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八

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

破人之家，取其財寶。

傳曰：事出無心，偶至破之，為惡已自不小。若為財寶，而輒至破之，真大惡也。請以能為已破家者，復歸其產，一二美事言之，庶幾後之臨

民，或遇此事，皆能如是，於已破者，方為有益。劉敞知揚州，州有雷陂，舊屬民，由官奪之，蓄水以便漕運。歲久陂壞，漕運亦未嘗賴此，久而為豪族所占，田主屢訴不獲。公到任，立判還之，由是田主三十六家、男女三百餘口，復得其田，不獲飢餒。侯叔獻為汜縣令，縣多沒官田。有一李誠莊，方圍

十里，河貢其中，最為膏腴。佃戶百家，皆成奧族，舊估價一萬五千貫未賣。賈魏公當國，又欲增價五千貫賣之。陳道古銜命而來，與叔獻議增其價。叔獻太息曰：郎中知此本末否？李誠者，在太祖時為酒務專知，以不能救護當物，為溢水所損。估所損價，當五千貫，勒誠償之。是時，朝廷出度支錢，預俵民間，令買鷗翎箭稈弓弩材木，以備軍需。及李重進叛，方議起兵，而預買之物皆莫集。太祖大怒，凡欠負官錢者，皆籍其產。而李誠者，實非預領官錢之人，官吏畏威，不敢閉析，一例抄沒。誠之子孫，遂至破碎。惜相國未能雪正，給還其田，莫若更損五千貫，俾誠子孫買之。在官司，已得倍利；在誠子孫，亦不至於狼狽。郎中以為何如？道古曰：某實不知苟利於人，何所不可？於是損價五千貫而去。叔獻乃以此議召，誠子孫諭之，皆泣拜曰：實荷公恩，柰不家貧何。叔獻復召眾佃，諭田：汝輩本出下戶，以得李莊之利，今皆復為倉廩，變為豪民，官賣此田，而李貧獨患無力，萬一為他人所得，勢必撒廩拆屋，離業而去，豈復容汝輩復享厚利耶？曷若百家共釀此錢，俾李氏請買，我則為汝寬其限責，如此則田復歸李氏，而汝輩亦得久遠佃食，兩獲其利，不亦可乎？眾皆拜曰：願如公言，由是誠之子孫，復得此田。彼破人之家，而取其財寶者，能如是乎？惜其莫悟天堂地獄，端由乎此，作何所見，乃敢如此。

贊曰：

人之成家，基於艱苦。前遺後承，俯捨仰取。誰歟寇攘，輸掠其聚。當路之狼，苛政之虎。相在爾室，鬼瞰其戶。

決水放火，以害居民。

傳曰：水火漂焚，世間禍害，莫此為酷。今乃決水放火，以害居民，罪其輕乎？此其所以不為上真所容，明神必戮也。天聖二年，大名府黃河口口，忽壩口俱破，水遂橫流，其勢頗猛。時韓魏公判北京，忽一史馳報，口口有一大龜，久為口患。龜若潛伏，水自安流。龜若出浮，水必汎濫。今出浮矣，為之柰何？時使臣鄭圭奉命，適至提所，一箭射殺其龜。既而為龜所訴，閻羅追攝鄭圭，使與龜對。其日，適遇真武靈應真君下降，口口羅山，校勘生死，遂蒙真君雪正，將口口妖龜，向空碎為微塵，不使人間復有此物為人之害。仍命直符押還鄭圭，復歸人間。然則水可決乎？李轅事母最孝。薄暮，忽有客欲來投宿，轅適臨溪烹鷄，客謂必以相款。既而具飯，乃脫粟也，客大怒，不食而出。轅實告曰：母病思肉，山居無有，故烹一雞，不及君也。客怒愈甚。是夕，即從屋後，乘風放火，將及其廬，忽天雨反風，火即隨滅。既而，鄰里聚觀，乃見一人臥在火中，所執火炬尚猶在手。細視，乃客也，且自言曰：我俠士也，以亡命至此，不謂主人待我如是，當縱火時，明見一大神，狀如神君，立於空中，叱火令反，故至反及，今則死矣。言訖遂絕。然則放火，是可為乎？

贊曰：

長民之官，苟且畏避。遇水失防，與決何異。救焚不力，亦放之類。歸咎天災，逃責人事。原情定罪，心迹無二。

紊人規模，以敗人功。

傳曰：人之立功，功雖歸己，然宗廟社稷，天下生靈，實皆賴之。彼無能者，其可紊其規模，而幸其敗乎？雖曰敗彼之功，實是敗國之事。其為利害，自不為小，豈無罪乎？寰朔之役，楊業奉命副潘美進討。既至虜，又攻陷寰州，業謂美曰：賊鋒方銳，卒未可戰，宜引兵出大石路，先遣人諭雲朔守將，俟大軍離代州日，即令將兵先出，我師若至應州，虜必悉眾來拒。此時朔州吏民，便可盪入石碣谷內，仍分強弩千入，使守谷口。所有騎士，悉令援於中路。如此，則三州之眾，必萬全矣。監軍王侁沮之，計不得行，且責業曰：君之此言，豈畏死乎？業曰：吾非畏死，行即死矣。且祝美曰：吾去，公等可於谷口張功，兵分強弩為左右翼，以為吾援。吾轉戰至此，縱兵擊之，必大捷也。美如其言，陳于谷口。既而，王侁乃以虜為已遁，欲爭其功，引兵而去。業至，不見一兵，撫膺大哭，復奮身決戰，手刃數百人，身被十數鎗。力乏，遂為賊擒。不食，三日乃死。非侁沮之，功不立乎？是以識者曉此，凡任其責，必先預為之計。貝州之役，明鎬為將。軍中有所奏請，多為樞密夏竦所沮。時文彥博為參政，大不平之，因自請前往督戰，且面奏曰：巨在軍中，請得便宜，行事更不中覆。上從其請。既至，有牢城卒董秀、劉炳者，請穴地而入。既而，日夜穿掘，晝則伏於穴內，夜則棄土水中。穴成，從教場中出。既出，登城殺守者官軍，繼進皆得乘絙而上。賦帥王則於是與其徒張巒、卜吉等，突圍走出。巒、吉死於亂，兵則為官軍所獲。夏竦猶言，賊恐非真。及檻送至京，方且語塞。卿非潞公，預為之計，功不敗乎？

贊曰：

杜預平吳，羊祜之功。元齡善謀，如晦必從。事業既立，勳名俱崇。曾是褊心，齊盡東。彼則敗矣，吾亦何庸。

損人器物，以窮人用。

傳曰：損人器物，以窮人用。而太上書以為戒者，亦不善用心之一也。不善用心固有罪，又有因此而構成莫大之禍，結成無窮之怨者，此則尤當獲大罪報也。然則損人器物，以窮人用，其可不戒？昔華嚴和尚妙於華嚴，又且樂於講說，以是得名，從之者眾。然好嚴餅鉢，聽徒三百餘眾，皆爭效之。中有一僧，道行獨高，寢疾不出者，已數月矣。有一琉璃寶鉢，頗珍惜之。一日，有一客僧來自遠方，餅鉢莫具，或令從病僧暫借。初拒不許，力告乃從。且戒至切，齋罷宜速見還。既而持還，無何失足，墮地破碎。病僧大怒詬罵，良久乃

絕。後數年，華嚴移住嵩山時，病僧弟子及借鉢客僧，皆在會中。一日，方講說間，忽聞寺外蕭蕭作風水聲，華嚴已知，亟呼客僧坐之背後。少頃，有一大蟒，長可十丈，努目張口，徑趨而入。眾將驚散，華嚴止之，且以錫杖約住蟒曰：汝於三百眾中，道業最高，只為多瞋，不從吾教。今果至是，尚為一鉢，欲害其僧耶。因命大眾，為授三皈三敬，及誦經咒，為作懺拔。蟒乃卷身而出。華嚴召其弟子，謂曰：適來大蟒，乃汝師也，累劫修行，將證果位。但以臨終一怒，遂至如此。若不遇吾，必吞其僧。若吞其僧，定墮地獄。自此流轉，何時而已。又白眾曰：明日，山後茶毗亡僧既至，乃昨日大蟒已碎首而死矣。茶毗訖，華嚴又召其弟子告曰：汝師明年，當於裴家託生為女。臨產稍艱，必至怒害其母，則業愈重爾。及期，汝可急往救之，但呼其名，作吾傳語，必無他矣。已而果然。嗚呼，彼修行者，只為一必，尚至如是，況不知修行者乎？意其怒時，怒懷毒意故也。

贊曰：

制器尚象，蓋取諸易。或任私智，紊亂成式。輕重權衡，增損丈人。肆其欺謾，甚於毀擲。民無則焉，豈非凶德。

見他榮貴，願他流貶。

傳曰：民凡有四：曰士，曰農，曰工，曰商。而榮貴者，獨出其上。福凡有五：曰富，曰壽，曰康寧，曰攸好德，曰考終命。而榮貴者，亦出其上。然則得到其地，豈偶然哉。皆其夙植德本，故能如是。彼不及者，其可妄生僧嫉而起念，願其流貶乎？國初，盧多遜貶朱崖，李符白宰相趙普曰：朱崖雖在海外，而水土不甚惡；春州雖在內地，而至者無生還。曷若改竄春州，外示台坐寬貸，而實置之必死之地。普不答。未幾，符亦坐事，竄宣州。上怒未已，普於是以符語奏，即日改竄春州，到任未浹旬而卒。寇萊公之貶也，丁謂之力居多。初議竄地時，丁謂與馮拯同在中書，謂當秉筆顧拯曰：欲與竄崖，又恐遠涉鯨波，乃擬竄雷州。未幾，謂亦坐事當竄。拯時猶在中書，適當秉筆笑謂曾參曰：鶴相始欲竄寇於崖，且有涉鯨波之嘆，今且煩相公遠涉鯨波一巡。遂與竄崖。然則見他榮貴，願他流貶，是可為乎？

贊曰：

名爵儻來，初匪實觀。媿彼花畦，抱甕以灌。風露潔鮮，煙雨散漫。榮枯瞬息，何足把玩。作如是想，忌心冰渙。

見他富有，願他破散。

傳曰：第二十祖闍夜他，問第十九祖鳩摩羅多曰：我家素信三寶，而常縈疾療。凡所營作，皆不稱遂。至如鄰家，久為遊陀羅行，而身常勇健，所作和合。彼何幸，而我何辜耶？羅多曰：善惡之報，有三時焉。世人但見仁夭暴壽

，逆吉義凶，便自亡因果虛罪福，殊不知影響相隨，毫釐靡忒，縱經百千萬劫，亦不磨滅。時閤夜陀頓釋所疑。羅多曰：汝雖已信，而未能明，業從惑生，感因識有，識依不覺，不覺依心。心本清靜，無生滅，無造作，無報應，無勝負，寂寂然，靈靈然。汝若入此法門，便可與諸佛同矣。嗚呼，世之見人富有，而願他破散者，能曉此乎？縱令富而不賢，會有敗日在我，則不可起心，而願其破散也。周義夫，虹縣人，其家大富，霸于一方，頗多恣橫。鄰郡有孫識之者，嘗從容戒之。義夫輒怒罵曰：小鬼何知，敢預我事。及識之登第，為本路漕，義夫猶怒罵曰：彼為監司，亦柰我何。一日，識之按郡至虹，適義夫撻人于市，為被撻者所訴。識之因諷，令訴其不法，即日送所司根勘。無何，首事者偶死于獄。議之，遂勅奏官吏，移送他郡。義夫竟坐謀殺處死，子孫皆編管家籍于官。不數年，識之移漕河北，適當軍興，闔家皆死于虜，一旦破散，無異義夫，非其報乎？錢若水為同州推官，富家有失一小女奴，為其母翁所訴，州委錄參根勘。錄參舊有求於富家不獲，因劾富家，以為父子共殺女奴，投尸水中。獄具上于州，州委官審覆，亦無異辭。惟若水疑之，堅不署字，因自出己錢，密令人訪尋女奴。既而得之，民遂得脫。若非遭遇若水，為富民者，亦不免為一義夫矣。以愚觀之，非獨富民拜賜，錄參亦自拜賜，富民若死，錄參其有安乎？

贊曰：

龍驤之舟，可航萬斛。一葉掀舞，積羽猶覆。鵬鷗逍遙，各適所欲。賦量不同，安分斯足。內熱自焚，如飲鴆毒。

見他色一作室美，起心科之。

傳曰：生死輪迴，不得解脫。無非五陰，無非五蘊。義本一同，特譯家翻處，字稍異耳。何名五陰：歷歷分明，色陰也；領納在心，受陰也；心緣此理，想陰也；行用此理，行陰也；汙穢真性，識陰也。何名五蘊：四大所成，色蘊也；領納苦樂，并不苦樂，受蘊也；取種種境，想蘊也；諸心所法，貧而不息，行蘊也；於所緣境，了別為性，亦名心意，採集所攝，識蘊也。一切世人，其於聲色，妄生惑著，莫不皆由乎此，使於色空有悟，豈至是耶？昔張寶知成都，有華陽李尉者，妻貌絕美，蜀中知名。寶有意於私之，因上元士女出遊，密令人伺其出入，微服竊窺，一見果絕色也。於是徧託尼姑妳子，密諭此意，妻初峻拒，久而亦似有意。無何，李尉適以贓敗，寶因劾奏于朝，送獄根勘。獄具竄于嶺外，遂死于路。寶乃厚賂尉母，強委禽焉。蓋尉妻嘗有庸奴其夫之恨，至是故亦樂從。寶得妻大喜，妻亦滿愜其意，於是相歡，旦暮不捨。無何妻病，恍惚常見李尉在傍。未幾，遂至乎卒。寶亦得病，夢妻告曰：妾感公恩，不敢不報，尉已訴於上天，取公期在旦夕。公若深居，未必得便。苟或輕

出，必為所執。一日暮坐，遙見堂下竹間，有一紅袖招之，意謂尉妻。偶忘其告，疾趨急赴。既至，乃尉毆且罵曰：你這賊，若不以紅袖招汝，汝肯來乎？良久，口鼻流血，踣地乃卒。於是當知起心私之，誰目男子；然默含許意，實出女人。與其輕許而掇禍至是，孰若確然有守，於此生中，度此一報身乎？嚴武少時，與一軍使鄰居。軍使有女頗美，武竊窺愛之，因百計誘至其家，遂與俱遁。既而，軍使知之，詣闕進狀。詔出，制使收捕。武懼罪，夜醉女子，解琵琶，絃縊殺，沉之于水。明日，制使至，則已無獲。由是獲免。及在蜀得病，明見女子在前責曰：妾之從君，固是失行，然實無負於君。君縱懼罪，曷不捨我而去，乃至見殺，真忍人也。妾已訴于上天，期在明日。武慚懼請命，黎明果卒。於此益知，女人稍有姿色，往往易至如是。使其一念不移，凜然冰雪，彼雖欲私，可得私乎？愚所以斷而言曰：起心私之，雖自男子；默含許意，實出女人也。遊賞之地，墻壁之間，其可不謹。

贊曰：

子夏有言，賢賢易色。先聖之訓，必曰好德。哲婦傾城，賢德之賊。心失其正，至於狂惑。降志辱身，一念之忒。

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八竟

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九

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

負他貨財，願他身死。

傳曰：李約為兵部員外郎，嘗舟行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。商胡忽病革，邀約相見。既至，乃以一夜光遺約，且以二女為託，女皆絕色。明日胡死，財寶數萬，一舟之人，莫不窺覬。約乃悉籍其數，寄之于官，一女立為配，乃殮。當殮之時，復以所得夜光含之，人無見者。其後，胡屬來理財寶，約請官發，視夜光在焉，一時士夫，莫不稱嘆。魏子都暮行，逢一書生踣於道左，言苦心痛。子都下馬，為之撫摩。俄頃遂卒，視其囊中，乃有一卷素書，十餅黃金。子都為賣其二，以辦葬事。餘八枕其腦下，素書置之其傍。後數年，有從子都問屍所在？子都引至墓下。既而發開，金書俱在。子都聲名，由是大振。此皆前輩盛美，載之方冊，鏗錡炳耀，盪人耳目，固非負他貨財，願他身死者之所能行也。然亦不可不略舉一二，庶皆知戒。永嘉有徐輝者，以賈販為業。嘗在丹陽，貸一大駟錢，一千餘貫。未及償而駟死，遂默不言。駟家不知，亦不復索。其後，輝生一子，頗聰俊，輝切愛之。八歲乃病，召醫市藥，所費不可勝計。久而貨財耗盡，病猶未較。病子一日，忽語輝所親尼濕師曰：我欲歸去。尼曰：此汝家也，父母如此愛汝，汝復何歸？子曰：我乃丹陽人也。昔徐公貸我錢千緡，幸我死不償。今故託生其家，自來取之耳。言訖遂絕。又有白元

通者，嘗欠東市楊筠見錢五貫四百文，未償而筠忽死，遂昧其事。死後，乃生筠家為驢。一日，筠子乘之入市，忽作人語：我乃白元通也，只為欠爾父見錢五貫四百文，遂至如此。今南市賣麩家，亦欠我錢，正如其數，可速賣我於彼，得錢償爾債便了也。筠子如其言，兩日驢死。然則負他貨財，願他身死，豈遂已乎？

贊曰：

子胥報德，捐金於瀨。季札許劍，冢木是掛。在亡雖殊，我心匪懈。寄命託孤，名節攸賴。欺死之人，蠅蚋所囓。

干求不遂，便即咒恨。

傳曰：不知愧耻，惟務干求，自非廉士。若以不遂，而便即咒恨，尤小人也。烏得韓昌黎責己待人之說，范忠宣責人恕己之說，而告之哉？昌黎曰：君子責己也，重以周；其待人也，輕以恕。重以周，故不怠；輕以恕，故人樂為善。忠宣曰：吾平生所學，惟得忠恕二字，一生用之不盡，乃至立朝事君，接待僚友，親睦宗族，未嘗須臾離也。又嘗戒其子弟曰：人雖至愚，至於責人則明；人雖至明，至於恕己則昏。爾曹但能以責人之心責己，恕己之心恕人，聖賢地位，不患不到。事干求者，能曉此乎？求之世間，其不手干求者，誠亦鮮矣。請為更舉一二，庶皆知愧。扈郎中褒，嘗語人曰：昔知蘇州吳縣，蘇州士夫，寓居者眾，其於請求，莫不皆爾。惟致政大監富嚴，三年未嘗有一事相委。丘太博舜卿亦言，嘗知洪州新建縣。洪之右族，多撓官政。惟致政郎中王述，安貧杜門，衣食不足，未始告人。二公廉節，可謂過人，賢矣哉。

贊曰：

是心無欲，如水之平。一或有求，波浪勃興。視彼從違，起吾愛憎。少拂其意，怨怒相乘。盍亦反思，慾室忿懲。

見他失便，便說他過。

傳曰：為人而偶至失便，亦其災也，其可便說其過。若說其過，即是幸災樂禍，況太上明以戒人，是可為乎？昔何申錫將拜命，忽得疾遂死。妻哭之慟，其嫂有姓趙者，從其旁沮曰：爾夫生平之日，恣遊妓館，視爾旁若無人，何必如是耶？妻自此即愛敬，不復追憶。一夕，趙氏忽夢申錫曰：死生有命，何可笑人。爾亦只餘四年，死時更不如我。趙氏驚覺大懼，及期果然。蓋死之時，其夫遠出未歸，庶生二子，皆亦癡幼，真不如也。李熊最能文，篤於孝而敏於行，鄉里稱之。無何得疾，一劑之失，遂至不起。妻雖有孕，兒猶未生，舉家驚憂，罔知所措。其妹婿有何時者，乃揚言於外曰：此郎平日自稱善處置事，此時為我處看。識者聞之，莫不薄其為人。越明年，其身亦死。然則見其失便，是可說乎？我之為人，果無過乎？

贊曰：

孟明一眚，終以霸秦。四十九非，遽得日新。跬步有失，未足觀人。從而下石，奚其不仁。是謂樂禍，災及其身。

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。

傳曰：晉侯使郤充徵會于齊，齊頃公帷婦人使觀。郤子登，婦人笑，郤子怒。成公二年，遂有伐齊之舉。郭子儀病甚，百官造省者踵至。姬侍滿前，未嘗屏去。及盧祀至，則悉屏之。或問其故，子儀曰：彼外陋中險，左右一見，必至笑侮。異日得權，吾族無遺類矣。子儀卓識，其與頃公，便自萬遠。又如平原君美人，笑蹙者槃跚行汲而被誅；趙縣人笑孟嘗君為眇小丈夫而被殺。此皆前車覆轍，為可戒者，惜人莫悟。人之有立，在乎器識，初不在於體相。體相雖劣，而器識有餘，其可輕乎？昔盧携風貌不揚，語又不正，呼其名携為彗，蓋短舌也。嘗以文上尚書韋宙，韋氏子弟輒肆輕侮。宙曰：盧雖人物不揚，觀其文章，有首有尾，異日必貴。其後，盧果策名，立登廊廟，獎拔京兆，至為福建觀察。王冀公欽若神貌疏瘦，舉止山野，復贅於頸。嘗以文謁錢公希白，希白頗蔑視之。適有術者在坐，乃驚嘆曰：此乃人中之貴，何可輕也？公曰：中堂內，便有此等宰相乎？術者曰：第恐不免，事不遠矣。不數年，果登台輔。孫文懿公亦風貌不揚，嘗赴試京師，詣縣乞判憑賣田。邑尉李昭言戲曰：似君人物，有幾人耶。是年，文懿以第三人及第。不數年，判審官。是時，昭言方以選人赴調，一見大慚乃歸。侯元功亦貌陋形劣，初預薦鄉人，以年長貌醜不足敬，輕薄子作紙鳶畫其形於上，引線放之。元功適見，乃大笑，作臨江仙詞，題其上曰：未遇行藏誰肯信，如今未表名縱。無端良匠畫形容，當風輕借力，一舉入高空。纔得吹噓身漸穩，只疑遠赴蟾宮。雨餘時侯夕陽紅，幾人平地上，看我碧霄中。是年登第，位至執政。然則見他體相不具，是可笑乎？

贊曰：

聖人踐形，不以貌具。尊足者存，盲心是懼。未知()蔑，或失子羽。美好長大，智族為輔。指不若人，奚必知惡。

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。

傳曰：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，此特小人忌前，非君子之所敢為也。王

文公旦久疾不愈，上命肩輿入禁中勞勉，數四曰：卿萬一不諱，使朕以天下事付之何人？公曰：以臣之愚，莫若寇準。上曰：柰剛褊何？公曰：若他人，則非臣所知。準遂大拜。呂申公乞致事，上曰：卿既不可留，誰可代者？公曰：陛下必欲用英俊經綸之士，臣所不知。如欲圖任老成，鎮靜百度，周知天下良苦，無若堯佐。陳遂大拜。錢樞密若水，喜汲引士類，孜孜靡倦，後進多

出其門。歐陽文忠脩喜推轂賢士，未嘗有忌前好勝之心。苗待制時中為司農丞，體量梓州路常平役法第事，書成上之，薦能吏十有餘人，後皆進用。杜祁公衍歷知州提轉安撫，其有文學政事，殊行絕德，雖不識面，未嘗不隨能引用。孫中丞抃與唐介具中復，初不相識，但聞其勁正，遂力薦之，及為御史，皆有風力。章郇公與文潞公，初不識面，但聞其磊落，一見即力薦之，其後出將入相，果有過人。張忠定詠與張希顏，聲迹莫聞，但因殿直范延貴言其橋道驛傳皆完葺，田萊墾闢，野無墮農，肆無賭博，市易不爭，更鼓分明，乃大笑曰：希顏固能史，天使亦好官員。即日同薦，後皆有稱。若諸君者，其於才能，肯抑之乎？

贊曰：

天之生才，將使用世。所貴先達，崇獎後繼。祁奚舉讎，祐甫拔滯。治功斯立，國事以濟。嫉賢忌能，鮮不階厲。

埋蠱厭人。

傳曰：按《玄都律》，過滿二千七百為一害，害者家出巫男覲女。然則生為巫覲，已是先世。獲罪之人，今於此生，又復為人，埋蠱厭人，即是益重其過，異日從墜，又豈今世之比乎？當知淪入三惡，其速如箭，真所謂嗚呼哀哉者也。昔簡州知郡季南壽，被攝至陰司，斷一陰獄。其獄乃熙州巫王自成，發遣鬼兵，殘害高震家二小口，又殘害張元家數頭牛畜。南壽惟律書斷云：王自成輒行邪法，殘害生人，及諸牛畜，合以鐵杖決脊，送下無間，備受眾苦。無間罪畢，又當配為外道孤魂，一家子孫，悉令淪墜。所有門戶，亦當磨滅。然則埋蠱厭人，是可為乎？又有起心而使之為者，則罪又當重於巫也。按《妖怪錄》，昔呂用之伏誅軍人，發其中堂，得一石函，內有一枚銅人，長可三尺，身被桎梏，口貫長釘，背上疏列高駢鄉貫閭里，官品姓字，為厭勝法，是以高駢每為，用之所制。嗚呼，高駢既為，用之所制，用之奚為，而又及於戮乎。當知埋蠱厭人，未必果能害人，適所以自速其禍，戒哉。

贊曰：

巫蠱之興，漢幾中絕。信惑左道，其禍斯烈。傳奕試咒，胡僧反蹶。守用鬼兵，凝之死越。矢激則反，祇自作孽。

用藥殺樹。

傳曰：用藥殺樹，太上書以為戒者，不欲傷物之生也。是以辛靈以扶正草木，而能得仙；高柴以方長不折，而孔子特稱其行。然則用藥殺樹，不獲罪乎？不聞伊鉢龍王以傷損樹葉，而墮入龍趣；太一洞龍以發怒傷稼，而謫受馬形乎？大抵大道好生，雖一物亦不可輒傷其生，況樹木中，亦有聖人託生其中。如《水經》所載，伊尹生於空桑是也。又有修行錯路，精神飛入其中，如《業

報經》所謂韓元壽化為木精是也。又有中含靈性，無異於人，如錢師愈所斫松根是也。又有竊樹起禍，而先為樹神所知，如錢仁伉所竊牡丹是也。上文數事，姑置勿論。請以錢師愈、錢仁伉二事言之，庶皆知戒。昔東峽山飛來殿，有一古松。大觀間，為皇城使錢師愈從者斧其根，脂遂流溢。越明年，殿直錢吉過寺，夜夢一老叟告曰：吾非圓首方足，特植物中含靈性者，昨被錢師愈者，斧吾膝，取脂代燭，今尚流血。幸君為吾告長老，令急補治，庶幾不為盲風搖撼，得終天年，拜賜不淺。吉黎明遂行，不及告及，見縣令錢錄，因與言之。錄至寺驗視，與吉所說無異，急為涪之。元師府檢校司徒錢仁伉所居，與中軍都虞侯金沼相鄰。沼家有一本牡丹，每花開無慮三百餘朵，色丹如血，稜如金含，加以餅子頂上，各有絲紋，一一如自然蛺蝶之狀，真奇品也。每開必張宴，伉必與坐。一夕，伉乃洪飲擊劍，裋服中單，背負大藍，腰插匕首，踰墻而入，竊取而歸，沼不知也。當竊取時，空中有聲，細如蜂蠅曰：一花三百朵，含笑向春風。明年三月裏，朵朵斷腸紅。明年花開，沼乃張宴，伉亦與坐，一見大怒。既歸，以刃決腸而卒，果符詩中之語。嗚呼，錢伉為花而死，神已先知於竊花之時。然則用藥殺樹，是可為乎？

贊曰：

仁及草木，王業興周。薈蔚朝濟，詩人隱憂。天壤生植，和氣所遊。非理戕賊，無異斷溝。社櫟見夢，寓言匪浮。

太上感應篇卷之十九竟

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一

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

賞罰不平。

傳曰：按《大藏》，天地初判，便有男女。以資生故，各貪積聚。以積聚故，遂相侵盜。以不盜故，相與推一。智者立之為王，使主賞罰，號曰平等。然則賞罰為用，非今日矣。昔王叟最有膽氣，每以賞罰不平、老於行伍為恨。或聞妖恠誕妄之事，即扼腕切齒，思欲除之。久聞翊聖真君靈異，因求出籍，日奉香火，早晚兩時，必再拜殿下，抗聲告曰：不平之事，實所不甘，今已老矣，身死之後，願得伏事左右，以備驅策。真君許之。死後數年，有設醮於殿上者，忽聞空中有聲曰：何不召吾道士？張守真曰：真君之下，從來止供養四位，不知君是何神，願顯名字。俄又言曰：吾乃昔日王叟也，已蒙真君收錄，使掌鐵輪，位在四將軍下。後有醮祭，無相忘也。嗚呼，王叟發願如是，而真君收錄果如是，孰謂賞罰不平，上真不得而主知乎？大抵賞也者，所以勸功。罰也者，所以懲惡。若捨賞罰，何以勸懲，此太上所以著之于篇，而真君所以收錄王叟也。請為更舉一二，庶後之主兵柄者，皆知取法。劉吁之役，軍士

爭挈人頭，以求賞給。乖崖曰：當奔突交戰之時，豈暇獲其首級，此必死後剪來，知後是誰。段倫曰：學士此言，果神明也。當時隨倫為先鋒，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體。主帥已令，赴營將理。公曰：可悉()來。既至，先錄其功，帶首級者次之。於是軍情大愜，以為賞罰至當，相顧懽躍。甘陵之役，惟定兵邀賞，怨憤幾至譟于城下。時韓魏公為帥，裁以兵律，察其橫于軍中不可教者，捽首斬于軍門。士有死于陣者厚賻其家，卹其孤，使繼衣廩。恩威既信，士氣百倍。然則賞罰可不平乎？

贊曰：

賞罰在天，福善禍淫。賞罰在人，信如石金。彼則自取，我何容心。懲勸失當，亂亡相尋。明效大驗，著在古今。

逸樂過節。

傳曰：誌公和尚與梁武皇帝，論及樂事，請帝出死囚數人，以驗其說。既而，命囚各持滿水，周行庭下。戒曰：杯水不溢，當貸汝死。繼命作樂，以動其心。良久視之，無一溢者。帝乃嘆曰：汝聞樂乎？曰：不聞。師曰：彼正畏死，惟恐水溢，安得聞樂。陛下若亦如此，常懷畏懼，則逸樂之心，自然不生。慧遠禪師語大尹張秘曰：逆境易打，順境難打。逆我意者，只消一箇忍字，不片時間，便過了。若遇順境，則諸事順適我意，無你回避處。譬如磁石，與針相逢，不覺不知，定是合做一處。無情之物，尚猶如此，況我有情，全身在情裏作活計者耶。二師之言，可謂至矣。大抵人處順境，心無恐懼，其於逸樂，不能無失。昔蔣希魯知成都，妓籍中有陳鳳儀者，姿技絕人，希魯愛之。每宴席，未嘗離側，以此招謗，朝廷知之。及潞公為代，頗懲其失，雖妓女滿前，未嘗一顧。一日，因宴客，襟紐偶脫，自上弗獲。鳳儀從旁上之，公轉鄉微笑。鳳儀曰：相公亦有覷人時耶。自此意愜，即多與語，有飛語聞。朝廷因令御史何郟，密察其事。郟至漢州，見妓女有楊其姓者，舞態頗妙，偶曰所謂楊臺柳也。以此一語，人因傳之，遂達聖聽。然則逸樂之地，可不謹乎？二公尚爾，況餘人乎？是以杜正獻衍食於家，惟一麪一飯，或羹其儉，則曰：某本一措大，名位壽福，冠冕服用，皆國家所有。一旦去身，復一措大，何以自奉。范文正公仲淹，嘗自言曰：吾每夜就寢，必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，及書所為之事。若相稱，則鼾睡熟寐，無復愧耻。苟或不然，則終夜不能安枕。呂申公公著，每自言曰：好衣不近節士體，梁穀似怕腹中書。富鄭公弼亦曰：守口如餅，防意如城。謹畏如此，有逸樂乎，沉過節乎。當知前輩行持，本自如此，非獨二師，言為然也。

贊曰：

居無求安，仁亦用力。大禹乘橈，陶侃運甓。楚禍日戒，易厲夕惕。我獨

何人，弛然寢食。昔賢有訓，寸陰尺璧。

苛虐其下。

傳曰：處官而酷責吏民，主家而過撻婢僕，皆苛虐也。不聞王君貺之父，以平生仕宦，棒不妄施，有子八人，皆登仕版，而君貺又為天下第一乎？又不聞袁廊之母，以平生過撻婢僕，死後乃墮地獄，備受眾苦乎？此皆善惡果報，顯顯為可戒者。又有一等過撻孕妾之人，未言孕妾腹中之子，先已受害，絕人後嗣，罪豈輕乎？惜其莫悟，我今無子，彼乃有之，即因果也。我必欲有，果能有乎？必欲使無，彼果無乎？況嗣續事大，予奪由天，造化自有妙處。昔費孝先以卦影著名，時奉禮郎揚紹言因詣其肆，求決一卦。視影，乃二婦人共生一子。紹言大驚，告以實曰：某艱於得子，因置一妾，今妾有孕，而老婦亦孕，豈此是耶？孝先曰：姑驗之，及妾臨產，午夜乏人，妻自抱持子生，而妻腹亦失。豈妾當生子，其妻不能無語，故亦孕之，姑以塞其意乎？造物玄妙，其巧如此。佛言：處於富貴，為人之上，好行鞭撻，恣行捶打，死墮地獄，數千萬歲，受諸苦毒。地獄罪畢，生水牛中，貫穿鼻孔，挽船牽車，大杖打撲，償其宿業。又曰：身生惡瘡，以鞭撻眾生故。然則吏卒婢僕，可苛虐乎？況孕妾乎？佛語如是，而太上之語亦如是，其可不戒。

贊曰：

公侯士庶，第級相承。輿臺牧圉，奔走服乘。分雖有異，情則可矜。夷蠻閩隸，列於禮經。彼亦人子，仁哉淵明。

恐嚇於他。

傳曰：觀音菩薩於怖畏急難之中，能以無畏施於眾生，得證圓通，斯為第一。是故閻浮眾生，皆號之為施無畏者。然則恐嚇於他者，當如何哉。是以君子不為，每遇人有怖畏，無不力行安慰。惜其不知好驚怖人，一死之後，便當生為麀鹿。夫麀鹿為物，晝則避畏諸獸，動輒驚走，睡則掛角樹枝，弓曲而睡，睡即手足驚散，既驚復睡，既睡復驚，自昏達旦，竟無一睡之安，蓋其報也。其有居人之上，而恐嚇於他，乃至保頭吏卒及諸惡少，肆行恐嚇，以圖利者，豈曉此哉。不聞李舜卿以佃戶張三欠租，必欲令還，遂至自經。孫季明以女使來喜，與小奴作過，必欲研究，尋亦投水而死。未言身後果報，時下已自不安。雖其自殺，實我殺之。試取《太上業報因緣經》一觀，當知此言不妄。

贊曰：

古者善政，莫如人安。鴻鴈還定，蛇蛟結蟠。悍吏叫號，股栗膽寒。善良氣塞，駭懼百端。孰任其責，字民之官。

怨天尤人

傳曰：閻浮世界，素號闕陷。人處其中，安得每事稱意。其不稱意者，乃

其分也。大抵積累薄而享用亦薄故也。然則天可怨乎？人可尤乎？非徒無益，適所以自及於禍。昔胡昂落魄不事事，每以累舉不第，灑酒罵天。太平興國初，羈遊河朔中途，忽有一幅黑紙，從空而下，落於馬前。昂取視之，皆黃字天篆，乃上帝譴昂之詞。昂素精篆籀，讀畢怒曰：何浪語也。擘捲擲之，躍馬而去。俄頃，片雲忽起，雨亦隨至，霹靂一聲，則人馬俱仆，昂遂震死。僕夫收拾行裝，急奔前店，則風清日麗，予無纖翳。著作佐郎焦俊明，早歲登第，久而不遷，每以轆軻怨天，尋又上章致禱。是夕，即有一幅素書，墜于爐前。細視，乃天篆一十六字。使明不能辨，聞何仙姑有道，持往問之。姑曰：此天篆，不必問。

俊明苦告，乃曰：蓋云受金五兩，折筭十年。枉殺一人，死後處分。果有諸乎？使明語塞不能對。當知人須自省，不可輒怨尤也。

贊曰：

楚求諸侯，投龜而詬。紹屺官渡，田豐不宥。亮敗祈山，痛自引咎。三數其罪，子夏敬受。試觀諸人，孰賢孰否。

訶風罵雨。

傳曰：孔子曰：迅雷風烈必變。又曰：若有疾風迅雷甚雨，則必變。雖夜，必興衣服冠而坐，蓋畏天也。豈若小民，夏暑雨，惟曰怨；冬祁寒，亦惟曰怨乎？惜人不知，風者，天地之使。天有八風，應乎八節，陰陽以之變化，萬物以之生育，是故王者順八風，行八政，當八卦。立春日，條風至，赦小罪，出稽留。春分日，明庶風至，正封疆，修田疇。立夏日，清明風至，出幣帛，禮諸侯。夏至日，景風至，辯大將，封有功。立秋日，涼風至，報一切，祀四鄉。秋分日，閭闔風至，解懸垂，不張琴瑟。立冬日，不周風至，修城郭，守邊城。冬至日，廣莫風至，誅有罪，斷大刑。雨者，河伯之使，其神素衣玄冠，乘朱鬣白馬。其眾皆有兩隊，一名左落千，一名右落千。每隊各有五萬軍馬，簇于雲端。下其雨種，雨隊在前，風車在後，雨之多少，各有其數。雨種有二，一如世之馬牙硝，名曰乾雨；一則以二小項瓶兒中貯，人間少水，即常時所降雨也。太上曰：吾自造化天地以來，或號元始，或號虛皇，在雨中即為雨師，在風中即為風伯。然則風雨之過，可訶罵乎？昔太公為灌壇令，期年風不鳴條。文王一夕，夢一美婦人，當道哭曰：妾乃東海太上神女，嫁為西海之婦，灌壇正當歸寧之路，其令有德，不敢以疾風暴雨過，何日可得歸耶？文王明日，即召太公。太公出境不數里，則風雨已大至矣。世之訶風罵雨者，有德如太公乎？

贊曰：

堯舜之世，十雨五風。洪範咎證，曰狂曰蒙。人事不修，變異乃逢。敬天

之怒，寅果嚴恭。惟曰怨咨，小民之恫。

鬪合爭訟。

傳曰：曾子曰：犯而不校。老子曰：上士不爭。佛氏曰：我得無爭三昧，人中最為第一。又曰：六度萬行，忍為第一。昔張公藝九世同居，高宗幸其家而問本末。公藝書忍字以對，高宗為之感泣，賜以縑帛而去。則知凡事有不平者，忍忍可也。不忍必至於爭，爭之不止，必形於之，訟之有司，則遭禁錮囚繫者有之，笞箠敲榜者有之，傷肌膚殘手足者有之。其耻辱痛楚，莫得以告。父母與之憂感，妻子與之涕泣，兄弟與之驚惶，親舊與之嘆息。傾慳囊以求勢援，具酒食以路史胥，幸而旬日事勝，亦庶幾矣。不幸積年累月，翻來覆去，自邑而至郡，自郡而至監司，自監司而至臺部。其所競者甚小，而所害者甚大。所爭者不數緡，而所費者已百倍，殆未免竭家財以用之，鬻田園以繼之，於親則失養，於妻則失愛，於子則失教，日不暇奔走於訟庭之間，受制於官史之手，雖有高堂大廈，安得而居乎？煖衣飽食，又安得而自享乎？嗚呼，爭訟日甚，怨仇愈深，如火燎原，不可撲滅。使其初之，能忍其患，必不至於此極也。雖然訟有出於不得已者，固人之所未免，況峻鬪爭競，教人以訟，而規求其財，以圖口腹之欲，吾未見不殃及其身，又遺患於子孫矣。更請以一二釋紛解鬪者言之，庶幾欲解不得，解者皆得。《遭值經》云：布施有二，財施者，人道中有；法施者，大悲中有。然則法施功德，豈為小哉。今於兩地忿爭，能以一語布施，使之兩得安樂，亦法施也。昔李無競調官東京，至朱仙鎮，見二丐者爭打於道曰：我終年乞丐，得錢數百，被你借用，頑不肯還。無競見其毆擊頗猛，因以己錢代償。一乃捨去，一曰：君能為吾解鬪，真善人也。吾住在隆和曲，他日訪我，必當有報。無競行既數里，復自念曰：彼丐者也，而欲謝我，豈異人乎？既至東都，乘暇訪之，果得其人，延無競至其廬。飲以酒，無競辭。復進以桃，無競重拂其意，略取二枚懷之。中途取看，乃紫金也。崔煒於開元寺，見一乞食老嫗足蹶，覆人酒甕，被當墟者毆擊良苦。煒趨解曰：酒直幾錢？當墟者曰：直一貫。煒即脫衣，為之代償。老嫗不謝而去，異日復遇諸途，乃曰：昨蒙為吾解難，不敢忘也。吾善治贅疣，今有越井崗艾少許，聊以為謝。若遇贅疣，即可以此治之，不過一灼，無不愈者。其後，遇一僧人，贅垂于耳，一灼立愈。僧因引至一家，其家大富，主人有贅，一灼亦愈。由是知名，延之者眾，一旦遂成富室，煒不敢忘，日夜在念。一日，復遇一人告曰：老嫗者，乃鮑姑也，鮑靚女，葛洪妻也。行此灸於南海者，積有日矣。然則見人爭訟，當鬪合耶，即當解釋耶。

贊曰：

理到之言，解紛排難。讒邪昵昵，亦足為問。疑忿友集，悔咎滋蔓。公子

二爭，卒為國患。吁嗟口給，賈福以販。

妄逐朋黨。

傳曰：太上以二十四門簡要攝念之法，授普濟真人曰：好殺損傷，以慈悲攝。偷盜劫奪，以分義攝。邪淫放蕩，以貞潔攝。慳貪恠惜，以布施攝。瞋怒鬪爭，以歡喜攝。愚癡顛倒，以方便攝。綺語浮華，以簡正攝。妄言虛誑，以信順攝。惡口咒詛，以誦念攝。兩舌罵晉，以讚歎攝。飲酒食肉，以齋戒攝。誹謗訾毀，以講說攝。踞傲輕慢，以禮拜攝。剛強豪健，以柔弱攝。不信罪福宿命，以因緣攝。執繫有無，以中道攝。是非彼我，以平等攝。貪濁汙穢，以清淨攝。堅固不移，以輪轉攝。造作不休，以無為攝。局守不變，以圓通攝。躁競不安，以靜定攝。憂悲不樂，以逍遙攝。煩惱不釋，以解脫攝。大抵世人惡習，卒未易除，是故太上開示此法，使知攝制也。今乃妄逐朋黨，不免綺語浮華，妄言虛誑，兩舌罵晉，是非彼我，按如此法，參以此篇，當知此曹，皆當得罪於太上者也。不聞《朋黨論》乎？《論》曰：君子以同道為朋，小人以同利為朋。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，用君子之真朋。歐陽之言，可謂至矣。昔契丹與夏人大戰于黃河外，時范文正公被命鎮撫河東，請以兵從。杜正獻公以契丹未必來，兵不可妄出。文正大怒，至以語侵正獻，正獻不以為恨。既而契丹果不來。若二公者，皆世俗指為朋黨者也。至論國事，矛盾乃爾，黨可逐乎。司馬君實與范景仁相得懽甚，皆自以為莫及。嘗曰：吾與子生同志，死同傳，用捨大節，皆不謀而同，所論三大事，其言若出一人，相先後，如左右手。又曰：吾與景仁兄弟也，不同者姓也。及論鐘律，則反復相非，終身不能相一。君子是以知二公雖同，非苟同也，黨可逐乎？大抵入而處家，出而處鄉，事無巨細，皆當付之公論，其可但以朋黨，輒妄逐乎？

贊曰：

言有是非，折之以理。人有異同，視其臧否。獨立似介，或非端士。道同志合，必也君子。辯別正邪，朋黨決矣。

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一竟

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三

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

棄順效逆。

傳曰：石碣曰：賤妨貴，少凌長，遠間親，新間舊，小加大，姪破義，六逆也。君義臣行，父慈子孝，兄愛弟敬，六順也。棄順效逆，所以速禍

也。大抵逆順之說，要無出於此也。昔長安大姓范偉，積產巨萬，乃冒武公縣令范祐為祖父。持祚為縣令時，黃勅家不徭役者，五十餘年。更西事，下戶調發，皆至困弊，偉獨自若。及劉敞尹長安，遂發其事，抵罪家籍于官。周

總以累舉不第，遂往譙郡，拜都吏周吉為父，日處諸子之列。三代名諱，一切用焉。明年偶得一解，其父以詩責之，總得詩大沮，慚恨遂卒。為人如此，豈非所謂棄順效逆者邪，惜其不聞南極壽星真君之言。太極真人徐來勒嘗遇南極壽星真君，請問壽夭吉凶之事。星君曰：天道福善而禍淫，神明賞順而罰逆，君能刻意為善，恭己順天，靜將道宜，動與福會，如此則我命在我，不為司殺所制，鬼神所執，不求壽而自壽，不務生而自生。苟或隳綱紀，違天地，肆愚悖，侮神明，反仁慈，虧忠孝，明則刑網理之，幽則鬼神誅之。及將死而言善，過盈而求悔，亦不可得。按如星君之言，棄順效逆，是可為乎？

贊曰：

公無不順，私無不逆。公本理義，私出胸臆。抑情徇理，所向端直。一念有差，萬事倒植。惠吉逆凶，維帝之則。

背親向疏。

傳曰：孔子曰：不愛其親，而愛他人者，謂之悖德。不敬其親，而敬他人者，謂之悖禮。大抵親疏之分，不可不明。悖禮悖德，不可不戒。昔申積中本宣義郎起之庶子，祖母乃翰林學士楊元素之姑。時元素有子，嬰疾不事事。積中始生，元素以中表故，取以為子。既而，元素連舉二子，而積中亦知所出，嘿不敢言，益盡孝謹，讒間不入，元素愛之。凡兩遇奏薦，皆力辭不肯受，推以官其二弟，誓志以科目自奮。元豐五年，果登進士。第後數載，元素卒於餘杭，積中扶護以歸。既葬終喪，復為弟妹選名族，辦婚嫁。事畢，即盡以家財付二弟，拂袖而出。且作《歸宗議》一篇數千言，以示親屬。大抵言所生所養，恩皆一也。所養既粗報，所生亦不可後。既歸，拜其父母，且訪尋所生母杜氏。久而得之於閭閻中，杜氏垢面跣足，殆不聊生。子母抱持大哭，感動行路。粵二十年，父母死。既終喪，復以先疇盡歸諸兄，徒手而出，僦屋以居。或勸令略受一二，積中堅不許曰：楊家貲產，十倍於此，吾猶棄如弊屣。今於諸兄生計，其忍割取，以自資乎？士論莫不偉之。時許光疑為轉運，論薦于朝，降詔褒美，賜以一官，除永興等路提舉學事，未幾乃卒。許公復同宣和殿學士薛嗣昌、中書舍人宇文黃中，列言于朝，再降詔，官其一子。噫嘻，世間如積中者，有幾人耶，真所謂善處者也。

贊曰：

人之至親，莫如父母。昆弟同氣，如足如手。演而伸之，族至于九。等口雖殊，情義當厚。捨而之他，悖德奚取。

指天地以證鄙懷。

傳曰：天有三十二覆，地有三十二載，天覆地載，各理一炁。人居其中，順吉逆凶，其應如響。小心寅畏，尚虞獲罪，況敢輒以鄙懷，指以為證，不

亦瀆乎。昔王沂公之父，雖不學問，而酷好儒士。每遇故紙，必掇拾滌，以香水收之。嘗發願曰：願我子孫，以文學顯。一夕，夢宣聖拊其背曰：汝敬吾教，何其勤歟。悵汝已老，無可成就，當遣曾參，來生汝家。晚年果得一子，乃沂公也，因以曾字名之，竟以狀元及第，官至中書侍郎、門下平章事。李景遜母鄭氏，酷教諸子。一日墻壞，得一甕錢。鄭氏焚香祝曰：豈天地愍我子母孤寡，特以賜乎。然妾所願，惟願諸子學業有成，仕而受俸，此錢非所願也。復自揜之，其後景遜果登第，官至太子少保。嗚呼，王君一言如此，鄭氏一言如此，而天地應之果如此，孰謂指天地以證鄙懷，而天地不譴責乎？

贊曰：

魯莊誓母，殊失孝慈。不仕誓墓，人誚義之。戴履兩問，十日難欺。心迹洞然，自可無疑。皇天后土，詎聽淫辭。

引神明而鑑猥事。

傳曰：一身有一身之神，一宅有一宅之神。腦神精根名泥丸，眼神明上名英玄，耳神空閑名幽田，鼻神玉壘名靈堅，齒神鏗鋒名羅千，舌神通命名正倫，髮神蒼英名太元，重樓十二名太一，肺神皓華名虛神，肝神龍煙名舍明，膽神龍耀名威明，心神丹元名守靈，脾神常在名魂停，腎神玄冥名育嬰，掌神存想名景寧。乃至玉童君、玉女君、道父君、道母君、師父君、師母君、飲海君、合命君、三十六獅子君、丹田君、上和中和下和老君、三元真君，皆身之神也。門戶之鬼名丞伯，開閉之鬼名士伯，供大門鬼史名真公，小門鬼吏名小真，宅舍之鬼名奚子都，房門鬼吏名萬倫，竈君守吏名炎景，廁上守吏名奴之，道上之鬼名烏子丁，道上守吏名尸供，此一宅之神也。當知在在處處，主之者，莫不各有其神。猥褻之事，其可輒引為鑑。昔王少逸久繫幽獄，陶弘景曰：此人以慧憾告靈，故掇斯禍於此。益知神明，誠不可輒引之也。

贊曰：

傳謂要盟，神所弗聽。秦人咒楚，其德不競。祝吏矯舉，隨懼脩政。鄭不禳火，孔寧禱病。聰明正直，焉用口佞。

施與後悔。

傳曰：明道中，太平州旱蝗相繼，民大乏食。忽山澤間，生一種烏昧草，民採以食，賴以不飢。至道中，環慶路飢，五穀絕種。忽蓬生蔽野，結實如粟，可以充腸。熙寧初，淮浙路飢。忽菌生被野，甜軟頗美，可以作羹。元豐間，青淄大飢。忽山石間，生一種石麪，雜以少麪，即可作餅。聖曆間，梓州大饑。真武真君化為一叟，逐日入城，貨賣蒸熟，所濟者眾。建隆末，河北路飢。又復化為一商，運到十五萬斛粟麥入城。物到而商不復見，官取拯濟，旁及數郡。大抵荒歉者，災也數也，復生如是物者，天地本心也。真君亦如是者

，亦天地之心也。今也，稟天地之和，具天地之象，而略無天地之心，將何以稱為人哉。惜其不知上士處世，大慈平等，兼濟為德，一滅一生，即登勝果。不聞周惠化諸君之事乎？周惠化好施窮困，辛苦不倦。一日，智觀真人化為乞人，乞食街中，試驗其事。周果樂施，即日度之，今為西華真人。劉寬好濟窮困，未嘗輒廢，竟為太上收錄，今為童初府帥上侯，主始學道者，折象家世豐財。每以多藏厚亡為戒，不惜千金，隨施輒盡，上帝嘉之，賜令度世。劉白雲亦家富，初不知有修行之事，但以樂於施與，不惜錢帛，竟遇樂真君授以道要，遂得仙去。賢矣哉，此皆以樂施而立登勝果者也。曷嘗有一施與後悔者，得造其列乎？當知施與一事，立功最速。縱不一一證果，亦必各獲其報。不聞陽君諸公之事乎？陽伯雍好施義漿。一日，遇一異人授以一升玉種，子孫皆大富貴。裴延年兄弟三人，皆好惠施。一日，有一老人踵門乞漿，兄弟待之盡敬。老人曰：觀君兄弟，皆長者也，積德如此，豈無其福？安史之亂，為老人所引，入一洞中，由是得脫兵難。其後，兄弟皆至大官，舉家壽皆過百。奚百三本一貧者。一日，見一道者，詣一鋪家，乞一文錢，鋪家睚眦不與。百三嫉之力自，探腰間一文授與。是夕，即夢道者與之云贅。及覺，頤贅果落。湯樞密既死數日，夢其孫曰：吾在生雖剛褊，然無大過。今歲歉，若能為吾發廩拯濟，遠勝為作佛事，於吾亦有所賴。其孫即日，以五百石米，付縣令孫君貺賑濟。是夕，復夢樞密含笑曰：吾即生天矣。此皆以樂施，而各獲其報者也。施與後悔者，可望此乎？佛言：施食一事，當得五種福報：一者命施，所得福報，世世長壽，財富無量。謂人乏食，七日必死，我能施之，使之復活，故曰命施。二者色施，所得福報，世世端正，見者懽喜。謂人乏食，色必憔悴，我能施之，使復充悅，故曰色施。三者力施，所得福報，世世多力，永無減耗。謂人乏食，必至羸弱，我能施之，使復強健，故名力施。四者安施，所得福報，世世安穩，不逢災患。謂人乏食，必愁身危，我能施之，使復安樂，故名安施。五者辯施，所得福報，世世通達，言為人採。謂人乏食，困不能語，我能施之，使復能語，故名辯施。大矣哉，此但施食一事，所獲福報，尚猶有五，況施一切合施之處，一切皆施者乎？

贊曰：

行道求福，移粟望民。施必祈報，霸者假仁。要譽於外，矯情匪真。一或失據，怨天尤人。五穀不熟，稊卑足珍。

假借不還。

傳曰：假借不還，求之世間，多有如此。夫豈知生雖不還，死後復當還乎？吏人有陳益者，從吳宗嗣借二百千錢，崖不肯還。宗嗣責曰：我若前生負爾錢者，今以此還。若不爾負，而爾負我者，爾當作驢以還於我。逾年，獨坐廳

事，悅見陳益負錢來還，不知其死，急呼詰之，則已潛入()舍，跡之不見。俄頃，馬生一駒，因詢陳益在否，則其日果已卒矣。張陳二有一女，名佛兒，年十五，忽暴卒。半日後還曰：初被二鬼捉去，過必嶺，復見二鬼以一黑被裹將二人，納之陳家，次將一花被裹奴，且曰：汝負他家一千五百錢，今當還之。忽有一綠衣前曰：此人亦悟般若，姑恕之失足。遽墮池中，驚悸乃寤。其父明日，因往叉嶺詢訪，果有陳家，夜生三狗，一斑二黑。斑者，偶墮池死。急歸取錢，以還其家，陳不肯受。於是相與將錢，施於黃巖寺，為作佛事，以贖過咎。然則假借，可不還乎？與其如此，孰若生而還乎？

贊曰：

晉食秦粟，三施不報。兵連禍結，失國是悼。銜鹿疇恩，誰謂虎暴。一飯不忘，賢者之操。無負於心，神人所勞。

分外營求。

傳曰：人處世間，或貴或富，或賤或貧，莫不各有定分。陰注陽受，皆宿業也。分外營求，是可得乎？昔劉頴頗能文，自謂魏科，必當高掇。時翊聖真君降言于終南山，頴因持香請問。真君曰：子文雖優，然賦命淡薄，君安分退守，可保餘年。萬一過求，必損汝壽。頴不之信，竟至無成而卒。然則一爵一第，信有定分。雖一解，亦不可求而得也。吳公誠官至大夫，年踰七十，將下致仕。忽夢神曰：子尚有七百千俸金，在官未請。公詰旦視券，果如其數，因戒子弟無得請，子弟如戒，不復形言。未幾乃死，子弟嘆曰：豈夢寐，不足信耶。是夕，復夢神曰：掛冠後，所請半俸，非七百千乎？子弟駭然，悔已無及。然則一壽一祿，信有定分。雖是合得，亦不可盡而有也。夏侯嘉正未第時，有劉童子者，善聲骨，嘗謂公曰：公惟得聲貴，其他皆弱。已俸外，有百金橫入，不病則死。其後，官至正言直史館，充益王生辰，使得數百千金弊，方筆歸私第貯之，以為潤屋，忽一緡自地起立，久而方仆。公驚，遽感疾卒。然則一錢一鏹，信有定分。雖橫入，亦不可得而有也。又不聞陰司，有掠剩使之說乎？裴璞死後，為隴右三川掠剩使，夢其友韋元方曰：凡世人一飲一啄，乃至財寶，皆有所籍。其獲有限，若過其數，吾皆得而掠之。章昱死後，以罪配為揚州掠剩鬼，夢僧人珉楚曰：世間若我等輩，千千萬萬，不可勝紀。凡市易獲息，各有定數。若踰其數，吾皆得而掠之。然則世間不如意者，豈即此輩有以掠之耶？

贊曰：

性之所欲，有命存焉。富有不求，無間執鞭。居易以俟，行險疾顛。思不出位，身名則全。百爾君子，無由甫田。

力上施設。

傳曰：不恤其力，而驅迫過酷，即太上所謂力上施設也。夫豈知貪成為罪，便當死墮惡趣乎？貪成者，謂貪役人力，以成其事。按如李虛舟所書，便可見也。嘉祐中，沈遇知抗州。所經諸堰，皆集堰牛，以備牽挽。時方大暑，監官以下，皆露宿堰上，以伺水之出入。忽聞以行第相呼者曰：明日有何生活？一曰：明日沈幾之子過此，知杭州，吾輩又一番勞苦。一曰：沈幾早有子知抗州耶。因嗚噎悲嘆。眾官審其言氣，似非俗流，使人跡之，乃堰上數牛。有墮淚者，乃大嘆曰：安知此牛，非沈幾之親舊乎。虛舟聞而大書，以為力上施設者戒，然多有不知戒者。昔盧秉為鹽事提舉，創開一河，專用運鹽。時秋雨連，農事未畢，秉乃日役數千丁夫，於泥雨中驅迫穿鑿，民大不堪。東坡因為作詩，中有人如豬與鴨，投泥相濺驚之句，便可以見其驅迫過酷也。嗚呼，使見虛舟所記，得無懼乎？

贊曰：

千仞之縲，挾以賁育。苟有顛墜，出之崖谷。胡為妄施，縱意苛酷。濟人之資，反為民毒。所賴聖君，敷錫五福。

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三竟

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四

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

淫慾過度。

傳曰：按《道藏》，人者，物之靈也，壽本四萬三千二百餘日，其神三萬六千元陽真炁，本重三百八十四銖，內應乎乾，人不知保，而使之散，是以中道夭闕。乾者，六陽具而未知動作施泄也。知此修行，即神仙也。自年十五，至二十五，施泄不止，則氣虧四十八銖，存者其應乎姤，嗜慾之甚，加十歲焉。則又虧四十八銖，存者其應乎遯。又不知養，更加十歲，又虧四十八銖，存者其應乎否。至此，乃天地之中氣。又不知養，更加五歲，其虧七十二銖，存者其應乎觀。又不知養，更加五歲，其虧九十六銖，存者其應乎剝。又不知養，八八六十四卦，其氣終矣，元氣盡矣，其應乎坤。坤者，純陰也。惟安穀而生，故名苟壽。人至於此，去死不遠。況腎堂者，玄關也。心腎合為一脈，其白如線，其連如環，中廣一寸二分，包一身之精粹，是為九天真一虛和之妙氣，至精活命之深根。五臟六腑，百關百脈，金津玉液，日月光華，悉皆在焉。常能存固，則二部之海，應刻一之候，其潮自生，至于生門。大抵壬為一命之本，腎乃金室下元，故名壽海。尾閭不禁，則滄溟竭矣。不聞岐伯之言乎？黃帝問岐伯曰：余聞上古之人，春秋皆度百歲，而動作不衰。今時之人，年至半百，而動作已衰，將世異耶？人失之耶？岐伯曰：上古之人，其知道者，法於陰陽，和於術數，食飲有節，起居有常，不妄作勞，故能形與神俱

，而盡終天年，度百歲乃去。今時之人，以酒為漿，以妄為常，醉以入房，以慾竭其精，以耗散其真，不知持滿，不知御神，務快其心，逆於生樂，起居無節，故半百而衰。而《黃庭》亦曰：長生正慎房中。急急者，即眾生業重處也。惜其不知女色於人，按如佛說，是眾苦本，障礙本，殺害本，憂愁本，是以達者遠之。任惠恭晚年益康強。或問其養生之術，公曰：讀《文選》有悟耳。曰：敢問悟處。曰：石韞玉而山輝，水懷珠而川媚是也。蒲傳正知杭州，鄉老有李覺者來謁，年已百歲，而色澤光潤，有同嬰兒。公曰：願聞攝養之術。曰：某術至簡且易，亦無他，但絕慾早耳。然則淫慾可過度乎？室慾之說，可不踐乎？邪淫之說，別載見他室美，起心私之，並行多隱辟僻段。

贊曰：

為善害己，則不可誨。使其有益，終身宜佩。戒之在色，養生為最。能畏聖言，沒齒無悔。縱慾傷生，以死誰對。

心毒貌慈。

傳曰：心毒貌慈，如李義甫輩是也。李義甫貌極恭柔，每與人言，必嬉怡微笑。然陰賊褊急，根之於心。少有忤意，輒中傷之。人皆號為笑中刀，亦號為人描，言其似柔而實害物。厥後，竟至竄死于雋。然則毒用其心可乎？大抵世人毒心，多有如此。夫豈知一死之後，便當墮入惡趣。昔盧瑱有女使名小金者，忽為一女鬼所擾，屢易巫祝，終不能治，復為禱之佛前。一夕，夢一老人乘一獅子，狀如菩薩，謂瑱曰：擾小金者，本東鄰吳家媳婦，姓朱名十二，為平生毒心，死後墮入蛇趣。見社天竺寺大楮樹下，下通地穴，歲久成精，故能變化。汝欲免難，可急於一善人家潛避，則彼自不敢來。瑱如戒，果不復至。然則人之於心，當毒用乎？當善用乎？一則死墮蛇趣，一則鬼不敢近，二者之間，爾宜自擇。

贊曰：

鷲鳥將擊，必匿其形。人之為弈，蓋覆若平。軟語怡色，仇敵不驚。烏喙鳩毒，尚或可懲。所謂人貓，不虛得名。

穢食餒人。

傳曰：穢食餒人，吾儒亦自言之。《曲禮》曰：毋反魚肉是也，謂己歷口也。若以因果言之，不惟捐福，定當掇禍。不聞拭眼禪師、瞿永壽之事乎？昔拭眼禪師棄位出家，以目有雙瞳，為弟所疑，乃佯為目疾，常以帕子揩拭，人因以拭眼稱之。然所至輒有光氣，益自不安。一日，因寺家煮粥，乃脫褻衣抖擻於釜上。是日，其光即落。然則穢食餒人，不捐福乎？瞿永壽以販米為業。紹興乙卯中，路忽聞米價翔踴，乃於稻田取水潤米，不知其田已下糞矣。既而，片雲忽起，震霆大作，永壽心自知非，度必不免。因探腰間一緡授與同行

，祝令歸遺其母。作是語已，天復開霽，遂得脫免。然則穢食餒人，不掇禍乎？按如佛說，又不止於如是。一死之後，定當墮為猪口，為蜚蝗，為餓鬼，可不戒乎？

贊曰：

不義之良，仲子必哇。盜養力吐，不污齒牙。蹴爾而與，乞人所嗟。養或不敬，三牲何加。以畜待人，奚其薄耶。

左道惑眾。

傳曰：左道者，妖術也。以妖為術，烏得不敗。侯莫陳利月以左道得幸，至鄭州防禦使，奢縱不法，多戕殺人。趙普使人廉得其事，削籍刺配商州。繼又力請除之，得旨遣使剖心，以示其眾。尋復中悔，遣使貸之。無何，使者馳騎遇潭，而踏及掀出。易馬而行，既至，則已剖腹礫尸於驛樹矣。李曇其子，學妖術事敗，父子俱繫御史臺獄。獄具，曇貶為南恩州別駕，諸子皆配嶺外，仍即日監防出城。既而，從者辭去，曇遂自殺。楊千自言得墨子法，能役使鬼神，召致食物，雖物在拳握，可以術取。又能練丹乾汞，與人蒲搏，無能勝者。乃至破肩鑰，變形貌，無不能之。一時貴要，悉皆推重，賜官賜服，頗自矜負。未幾事敗，竟至伏誅。明崇儼精於妖術，凡物在千里外，片時皆能立致。一日，獨寢室中。無何，為鬼所刺。既死，刀子猶在心上，人皆謂為役鬼過苦，鬼殺之也。然則左道惑眾，是可為也？

贊曰：

奇哀之民，周有禁防。子不語怪，恐其亂常。仁義禮樂，百王紀綱。日用飲食，不過農桑。文成五利，見誅武皇。

短尺狹度。

傳曰：《舜典》曰：同律度量衡。《大傳》曰：聖人南面治天下，必自人道始。人道事凡有九，而立權度量居其先。《王制》曰：布帛精麤不中數，幅廣狹不中量，不鬻于市。《月令》曰：仲秋之日，同度量，平權衡，正鈞石，角斗甬。《孟子》曰：度，然後知長短。昔者周公，朝諸侯於明堂，制禮作樂，頒度量而天下服。度謂丈尺高卑廣狹，量謂豆區斗斛筐筥之所容受。大抵人心不平，設此以持其平也。今乃不準其平，而短狹其用，即是冒太上之禁，失自心之平，非但欺人，徒自欺也。不聞心神之說乎？江南處士朱貞白曰：世言不欺神明，吾謂非天地百神，但不欺心神，即不欺神明也。或問迂叟曰：事神乎？曰：事吾心神，不黍稷，不犧牲，惟不欺之為用耳。嗚呼，能曉此者，有幾人耶？惟其不曉，所以短尺狹度，靡所不為。

贊曰：

枉尺直尋，君子所耻。物不中度，不鬻於市。毫髮無私，銖較黍累。敢飾

盜心，剪棄公理。尺度何損，損己多矣。

輕秤小升。

傳曰：天有斗秤之宮，人有斗秤之用，在二十八宿，則張星主之。在此篇，則太上定為罪目。大抵錙銖升合者，細民日用之急。一文一鏰，得之甚難。故一錙一銖，一升一合，皆不可得而輕，亦不可得而小也。按《五雷雲篆》，陳後主時，市中震殺一人，背有字曰：。得道者李居正識之，乃斗秤輕重四字。又按《法華經》，當說經時，有十羅刹女，並其子及眷屬，佛前發重誓，護此經曰：如殺父母罪，亦如壓油殃，斗秤欺誰人，調達破僧罪。犯此法師者，應獲如是殃。然則輕秤小升，其為罪也，豈為輕乎？是以程嗣昌不置輕重斗秤，而立為真武真君察錄，書入善簿。黎永正造作空中揆係之秤；拆底隆量之斗，立為上帝譴責，命所在神靈，陽警而陰理其罪。英顯武烈屢警不悟，竟至雙瞽其目，妻竄兒死，乞丐街中。此皆載於方冊，其可不畏？

贊曰：

衡生於鈞，稱物平施。升轉斗量，出納所寄。乃欲求贏，擯人聽視。縱爾私欲，託諸公器。升秤不欺，欺心可畏。

以偽雜真。

傳曰：以偽雜真，如廬山下盧常，以魚膏雜置油中；建隆觀前黃禹，以牛脂為燭是也。積日既久，皆為震霆所擊。大抵欺誤於人，獲罪最重。非獨二事為然，但凡食飲之須，藥品之用，乃至金帛市易，稍有欺誤，皆所不可。不聞二仙之事乎？昔呂洞賓初學道時，遇一異人授以養道之法。洞賓曰：願聞其說。曰：煮銅為銀。洞賓曰：有變乎？曰：有變，尚在五百年後。洞賓曰：誤了五百年後，人不願學也。以此一語，遂得名藏天府，竟遇鍾離，遂得度世。李臻性溫約，未嘗有失於人。一日，遇一道人，自稱姓張名齊物，授以黃白之術。臻曰：某賦命淺薄，不願學也。齊物乃大驚曰：君之所見，非吾所及。於是抽簪，引以為劍，劃地地開，投身其中，地復隨合，乃神仙也，其後臻亦得道。然則以偽雜真者，烏得不墜？盧常、黃禹一死之後，當如何哉？

贊曰：

讎偽假真，物害猶細。人之亂常，家國攸繫。行如市賈，姦貪險穢。自詭盛流，黨同附勢。一為所欺，誤食鳥喙。

採取姦利。

傳曰：太上言：以偽雜真。又言：採取姦利者，謂所採取，又非但以偽雜真也。昔楊丙所居，瀕大河。歲積芻茭，幸河決，倍取其利。時趙昌言知天雄軍，兼知其事。因秋渣，丙復誘姦民穴堤。堤吏告急，昌言命吏徑從丙家，畢取所積芻茭，以充堤用。仍將丙送獄根勘，獄具抵罪。自此，其害遂絕，邊河

居民，無敢為姦利者。孫南金出繼為一富家子，恃其有力，交結官吏，助訟亂政，靡所不為。因一人大獄，官吏所得無幾，己獨厚有所竊，求田問宅，益自矜負。至乃銷錢造器，竭澤，補漁，以酒換麻，造船置碓，侵漁水利，占奪民田。但凡人所不敢為者，彼無不為；人所不敢取者，彼無不取。如是數年，忽得惡疾，飲食不進，枯脊如豺。及死，人皆傳甚已作驢云。然則採取姦利，是可為乎？

贊曰：

利以姦言，取以採說。推其用心，千委萬折。真毒斯救，厝火乃撒。術以險售，害由念烈。螫閭嚙幽，射干壁蠹。

壓良為賤。

傳曰：壓良為賤，此特撥無因果者之所敢為。夫豈知今為婢僕，皆前生造罪積惡、過滿一千八百之人，其有實非此曹，我乃置於此曹之列，即所謂壓良為賤者也。有識之士，其肯然乎？昔馬涓其父，以中年無子，因置一妾，極姝麗。每理髮，見公必引避，如有沮喪之狀。公怪問之，則曰：某父本守某官，不幸死，去家甚遠，無力可歸。故至鬻某，今猶未經卒哭。約髮者，實素帛，暫以絳綵蒙其上，不欲公見，初無他也。公為惻然，即日訪尋其母還之，且厚有資助。是夕，即夢一羽衣曰：天錫爾子，慶流涓涓。明年果生一子，因以涓字名之，即巨濟也。及長赴試，羽衣復入夢曰：汝欲及第，須十三魁。既而，魁太學，魁鄉薦，乃至唱名為天下第一，屈指果十三魁。羅城使程彥賓，進攻遂寧。城下之日，左右以三處女獻，皆蔚然有姿色。時公方醉，謂女子曰：汝猶吾女，安敢相犯。因手自封鎖，置于一室。及旦，訪其父母還之。皆泣謝曰：願太尉早建旄節。彥賓曰：旄節非敢望，但得死時無病，便是好也。其後，官至觀察，年九十七，無疾而卒。諸子皆有官。孰謂作如是事，無如是報乎？以此觀之，當知壓良為賤者，定當得罪。

贊曰：

婁敬輓輅，衛青僕奴。賤不可忽，良可壓乎。重耳揮盃，見怒秦姝。女不可賤，而況丈夫。為民父母，其將何如。

謾驀愚人。

傳曰：凡涉謾驀，皆所不可。若及愚人，尤不可也。昔毛烈以不義起家，人有善田，必百訂窺覬，必得乃已。有陳祈者，三弟皆幼，乃盡舉田產，低價質于烈家。俟三弟長成，畢行分割，然後備錢，密行抽贖。烈乃挾之收錢，不即與頒，久遂謾驀。祈屢訴不得直，遂詣嶽祠投牒。未幾烈死，明日祈死。既而祈還，言烈在嶽司，哀告之曰：吾平生作此，凡十三契，契亦見在某處某廩中。公歸，切煩語吾家人，令急檢各還其家，庶可減罪。不然，罪益重矣

。張該有一宅，頗宏壯。以闕用，典千緡在張俊家。俊心愛之，乃厚遺牙儉，作斷絕契。契成，換其首張，用作絕契。後數年，該以乏用，詣使就絕。俊出契示之，乃絕契也。該語塞，灑淚而出，仰天咒曰：願爾子孫異日亦復似我，欲語不能。厥後，俊之子孫，果皆失音而死。然則謾驀於人，是可為乎？雖非愚人，亦自不可。

贊曰：

見瞽必貌，入虛有人。閤室謹獨，出門如賓。處心不欺，視物則均。氓之蚩蚩，至愚而神。孰愚黔首，自愚者秦。

貪婪無厭。

傳曰：老子曰：知足者富。又曰：罪莫大於可欲，禍莫大於不知足。又曰：名與身孰親，身與貨孰多，得與亡孰病。甚愛必大費，多藏必厚亡。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長久。墨子曰：非無安居也，無安心也；非無足財也，無足心也。莊子曰：鵬與籬鷄，大小固不相侔；椿與朝菌，脩短殆不相若。要之各安其安，各適其適。此皆聖賢格言，臨財可以為法。嗟乎，世人衣不過被體，衣千金之裘者猶以為不足，不知鶉衣縵袍者固自若；食不過充腸，羅萬錢之食者猶以為不足，不知簞食瓢飲者固自樂；室不過蔽風雨，峻宇雕牆者猶以為不足，（不知）蓬戶甕牖者固自安；器不過適用，玉杯象筋者猶以為不足，不知汗尊杯飲者固自適。惟其如此，是以常無足心。夫豈悟世間萬事，轉頭即空。我之此身，終亦變滅。所不滅者，一精明耳。與其於變滅處，區區徒自勞苦，孰若於不變滅處，略作工夫耶？昔波斯匿王問釋迦文佛曰：我今迫於頽齡，終當變滅。佛言：曾見恒河水否？王曰：某三歲時，蓋嘗見之。佛曰：汝今六十，復曾見否？王曰：昨又見之。佛曰：與汝三歲時所見，其水云何？王曰：宛然無異。佛曰：汝面雖皺，而汝見精性未曾皺。皺者為變，不皺者非變。變者受滅，彼不變者元無生滅。王即當下有悟，始知身後捨生趨生，初無斷滅。第三祖商那和修問優波鞠多曰：汝年幾耶？鞠多曰：我年十七。祖曰：汝身十七耶？性十七耶？鞠多曰：師今髮白，為髮白耶？心白耶？祖曰：我但髮白，非心白也。鞠多曰：我身十七，非性十七，亦復如是。大抵生死之身，有無循環，環無起處，亦無盡處。況此心流注，中間無間，見漚起滅，特妄想耳。人從初識，至動相滅時，義亦如是。若使世人皆能於此有悟，則一點精明，長是了然。一出頭來，何患無福。所謂財物，何所歉闕？

贊曰：

人之處世，其與幾何。朝露垂穎，秋葉辭柯。其生有涯，奚必求多。鹿臺之址，驪宮之阿。窮富極貴，化為陂陁陂音坡。

咒詛求直。

傳曰：所謂咒詛，不待形於奏牘，但凡忿爭之際，妄有呼召，即咒詛也。按《咒誓章》，若有咒詛，則九地之下，東南西北，四面八方，山澤之內，五土之上，受人咒詛不正邪鬼，刑禱咒誓考炁之鬼，伏連傳屍之鬼，五丘五墓之鬼，妖精作祟禍害之鬼，下官故炁土精之鬼，破殺虛耗五瘟疫炁之鬼，邪魅妖恠之鬼，兇殃破射之鬼，五方五土復注刑尅逆口之鬼，伏匿留停不退惡逆之鬼，拘絞之鬼，刑殺之鬼，疫濤之鬼，乃至一切凶惡之鬼，皆得乘間伺隙，行其禍害。若非上章求解，得天師門下斷鬼大將軍、破廟大將軍、斷除咒誓大將軍，為之下降，分別解散，未易斷除。然則咒詛求直，是可為乎？昔張中家，初以父子忿爭，動輒指天罵日。及其子與其姪爭分，亦復祀鬼投神，互相詛害。不數年間，死喪殆盡，所存惟不預者一房，然亦衰破，不及前矣。又有楊長者，出入一寡婦家，頗似親密，人或議之。寡婦素悍，不勝其忿，乃告天祀鬼，以詛其人。不一年，寡婦與楊長，兩不相去一日而死。意其當時，實無其事，而必欲自明耶？抑實有之，姑以塞謗耶？不然，安有兩不相去一日而死者。事之有無，皆所不知，然亦可以為戒。

贊曰：

周官五聽，辭色莫隱。豈以口舌，蓋其肝腎。敵國交盟，王澤斯泯。多言數窮，不如一忍。苟聽於神，何以示信。

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四竟

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八

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

對北涕唾及溺。

傳曰：楊子雲著論，以為春秋之際，晝夜平等，謂日出於卯之正東，入於酉之正西故也。桓譚乃著為新論以難之曰：子雲之論，乃人間之卯酉，非天上卯酉。天上卯酉，當北斗極。極者，天樞也。樞者，天軸也。天之有極，亦猶蓋有保斗，天雖轉，而北極不動，亦猶蓋雖轉，而保斗不移。自人觀之，北固北而非天正中。然春秋之際，日之出入，常在南斗。當知天如蓋轉，北道常遠，而南道常近。春秋晝夜，曷嘗等乎？子雲語塞不能折。於此益知斗為天中，無足疑也。是故元始上帝稱北極為中極，寶上真人稱北斗七星為中天七星，而吾儒亦云：斗為帝車，運于中央，臨制四方，分陰陽，建四時，均五行，移節度，定諸紀，孰謂為不然乎？昔者天皇北極北斗七星化生，自七寶蓮中，結為光明，飛于中極，去地九千九萬餘里，化為九大寶宮，乃紫微垣大虛宮勾陳之位，掌握符圖，紀綱元化，為眾星之主領。貪狼配天為天元，主身。巨門配地為地元，主命。祿存配火為日元，主福。文曲配木為月元，主祿。廉真配土為江元，主官職。武曲配水為河元，主壽。破軍配金為海元，主妻兒。每

星各有三十六宮，每宮各有三十六曹，三界十方，百靈眾真，皆所隸屬。然則中天北極，不為尊乎？宅尊之所，可觸穢乎？若以《長生經》言之，則所謂北者，又不待須是正北。但凡春東、夏南、秋西、冬北，月建所指，皆為犯北斗柄也，減損壽命，最為急速，戒哉。

贊曰：

克己之目，非禮勿動。不顧而唾，無義有勇。溺及箕中，擢髮是恐。立不易方，君子所重。矧彼居北，眾星之共。

對竈吟詠及哭。

傳曰：按《黃帝竈經》，竈門不得歌詠哭泣、咒罵叫噉，與篇中所言，亦皆一也。世人但知竈為一聚塶土，安知有大威力，不可冒犯，乃如是耶？昔嵩山有一廟，極靈異。殿上惟有一竈，絕不可近，近則有禍。由是遠近祈祀，殆無虛日。一日，有一禪師至廟，直入殿中，以柱杖擊竈三下曰：汝本泥土合成，聖從何來？靈從何起？乃敢恁麼烹宰眾生？言訖，又打三下，竈乃應手破墮。須臾，有一青衣，峨冠踊出，向師拜曰：某實此廟竈神，久愛京報，今蒙禪師為說無生法忍，已得脫離此處，將生天矣，敢不敬謝。師曰：此是汝本有之性，非吾強言。神復再拜而沒。人因號師為破竈墮云。其後有僧，復以此話問曰：某久在左右，不蒙方便，啟發此竈，得何宗旨，遽得生天？師曰：我只向道，汝本泥土合成，更無別箇道理。僧方佇思，師曰：會麼？曰：不會。師曰：本有之性，什麼不會？僧作禮？師曰：墮也，墮也。破也，破也。其僧亦大悟。嗚呼，此竈但以一聞禪師之言，遂能得悟無生法忍。然則吟詠及哭者，豈不掇干瀆之禍乎？

贊曰：

食不語言，宴非嘆所。哀樂以類，各有攸處。吟詠及哭，烏可妄舉。匪惟瀆神，惡失其叙。敬爾執事，謹其默語。

又以竈火燒香。

傳曰：按天師門下科令，竈下灰火，謂之伏龍屎，是故不可燒香。竊嘗披閱教典，香火避忌，又不只此一事。如油漬紙撚，不可爇紙錢，謂之枉積蠟錢。東嶽壘積如山，天地陰陽諸司，皆所不受。又如供養真武，夏月不可用李子，冬月不可用石榴。延降上真，不可燒乳頭香、檀香，謂之浴香。月季謂之不時華，金桐謂之鬼華。凡此皆當避忌，與其不避而自取冒犯，孰若敬遵其教乎？

贊曰：

火在周典，出納有時。夫燧取日，潔誠可知。敬心所寓，以祭以祈。拾彼餘燼，或非其宜。一物不苟，神之聽之。

穢柴作食。

傳曰：柴雖不爨，炁實上蒸，此穢柴所以不可作食也。不聞勞薪練炭之事乎？昔荀勗嘗在帝座，適膳夫進飯。勗曰：此必勞薪所炊。帝不之信，立召膳夫問之，則果以一故車腳供爨。楊收雖常飯，必以炭炊。一日，李璋宴其二子，亦以炭炊。二子終不下筋，惟略餌果實而已。其門下僧聖剛練曰：他物縱不可食，炭炊之飯亦何嫌乎？二子曰：凡以炭炊，當先燒炭令熱，然後入爨，故名鍊炭。不然則尚有煙炁，此吾所以不食也。嗚呼，車腳供爨，而荀勗識為勞薪；炭失於煉，而二子尚嫌煙臭。況穢柴造食而奉祀乎？

贊曰：

稷曰明粢，祭有先飯。蔬食齊如，變色盛饌。敬天之祿，無敢或慢。火齊必得，飭彼薪粢。賓祀貴潔，人神奚間。

夜起裸露。

傳曰：按《道藏》，日月各廣八百四十里，日行乎乾，月行乎坤，日得月魄而清，月得日魂而明。清明者，其氣也。精華者，其質也。陰陽者，其道也。烏兔者，其象也。卯酉者，其路也。晝夜者，其度也。交會者，其用也。大抵晝屬陽，夜屬陰，夜即百靈交會之時，不欲裸露者，恐冒犯也。不聞黃三狗、袁清之事？昔朱守成凡三夕被盜，皆不能入。賊首黃三狗發怒，必欲一逞其志。既而又至，才入第二重門，則見火光赫然，有數輩甲士喝聲叫捉。三狗惶懼，爭路走出，不覺誤傷其黨。獄成，所見甲士，乃守成家所事真武幘軸上數員從神耳。單州妓女楊素真，單獨一身，厚有所積。武弁袁清因百計誘引，相與結為夫婦，盡載所有，同歸京師。舟次孟陽，即夜醉素真，沉之重淵。無何，適值真武行空，救之復活。然則深更僻處，孰謂無神明乎？夜起可裸露乎？

贊曰：

處必掩身，視不下帶。凡在形色，動如敬戒。安肆則偷，夙夜匪懈。豈日幽口，而可縱敗。予以考祥，無勞著蔡。

八節行刑。

傳曰：上真人曰：八節之日，皆當謀諸善事，不可恚怒忿爭，此皆天人大忌，獲罪非小，況敢行刑。大抵其日，乃元始天尊分遣天尊、天君、天帝，神仙兵馬，無鞅數眾，教化人間，開度群品。北斗南辰、四司五帝，亦復下降，條錄罪福。且如日行赤道，月行黃道，乃其常也。至於立春，則日行青道，出黃道東。三素元君上詣天皇大帝，遊宴元景，行道受仙，度仙上聖天尊同始青天君下降。立夏則日行赤道，出黃道南，太極上真三元真人上詣紫微宮，遊宴玄景，行道受仙，好生度命天尊同始丹天君下降。立秋則月行白道，出

黃道西，太素上真白帝君上詣玉天玄皇高真，遊宴元景，行道受仙，太靈虛皇天尊同始素天君下降。立冬則月行黑道，出黃道北，上清真人帝君皇祖上詣高上九天玉帝，遊宴洞景，行道受仙，無量太華天尊同始玄天君下降。春分則日復行青道，出黃道東，太微天帝君上詣高上玉皇，遊宴始景，行道受仙，玉寶皇上天尊同青靈始老帝君下降。秋分則月行白道，出黃道西，南極上真赤帝君上詣上閭風臺九靈夫人，遊宴明景，行道受仙，太妙至極天尊同皓靈皇老帝君下降。夏至則日行赤道，出黃道南，扶桑公大帝上詣太微宮，遊宴受景，行道受仙，玄真萬福天尊同丹靈真老帝君下降。冬至則月行黑道，出黃道北，太霄玉妃太虛上真上詣太皇宮太微天帝，遊宴清景，行道受仙，玄上玉晨天尊同五靈玄老帝君下降。但凡含炁之流，每至是日，各有變化，翾飛蠕動，草木飛沉，隨緣感應，改故易新，輕者或更重，重者或更輕，善惡回換，炁象之運，自然而然。上學之士，每於此日，自當存想祈謝，因變行化，習吉除凶，進善黜惡，陞明棄闇，入正治邪，鍊偽成真，勵思登聖，開度群品，生成萬彙，仰副太上眾真如是之意。彼行刑者，何物小子，乃敢爾耶？

贊曰：

元氣流行，各有分度。斗轉星移，鼎新革故。賞罰代天，順其象數。節序闔端，生意攸寓。奉時承休，宜戢威怒。

唾流星。

傳曰：神降自斗而天師生，虛危分秀而真武生，女節感星而白帝生，流星入口而葉君生。然則星之所以分靈孕秀者，為如何哉？流星者，亦星之一也。

《楞嚴經》曰：或見二日，或見兩月，乃至暈適珮玦，彗孛飛流，負耳虹霓，皆為惡相。《爾雅》曰：奔星為約，約即流星也。彗星為攬，搶即孛星也。世人但知奔流為妖，而不知奔流非妖，妖實自召，要當恐懼，修省急修。所以禳解之德，其可輒唾？不聞景公三語之善，熒惑為之退舍乎？

贊曰：

流星天使，飛翔大空。占彼順逆，災祥所鍾。隕石宋做，墜營亮終。有動于上，敢不敬恭。厭勝之說，出於齊東。

指虹霓。

傳曰：《演孔圖》曰：霓者，斗之亂。精斗失度則投霓應。《河圖稽曜鈞》曰：鎮星散而為虹霓。《春秋運斗樞》曰：星散為虹。當知虹霓者，信為斗星餘氣著于形色者也。昔者，孔子修《春秋》，製《孝經》。既成齋沐，向北斗自陳所以著書之意。忽有赤虹，自天而下，化為黃玉刻文，孔子跪而受之。孰謂虹霓，非斗星餘炁乎？苟或指之，烏得無罪？

贊曰：

蛟竦在東，詩人莫指。白虹貫日，軻度易水。騷喻小人，飄風同旨。上象或變，災異所起。見者聳然，其可慢視。

輒指三光。

傳曰：太上曰：若見日曜月曜，北斗南斗，則鄭重扣頭，請乞祐護，上言呼稱，至聖至尊、真宰真君，矜哀凡冗，赦宥過咎，即再拜，不得輕慢，反招殃累。然則三光可指乎？三光者，日月星也。日月已疏于下，請以北斗南斗、五老五星、二十八宿言之。大抵世人作福者少，造惡者多，是以累歲連遭，連年困篤，鮮有安者。若蒙東方九夷胡老君、歲星重華君、角亢氏房心尾箕七宿君主攝者，可解寅卯辰甲乙歲月日時上三命刑害之災。東方九九八十一萬步中，五災九厄，土害之炁，可以辟斥。正月、二月、三月，可保無他。若蒙南方八蠻越老君、火德熒惑君、太陽南斗君、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君主攝者，可解巳午未丙丁歲月日時上三命刑害之災。南方八八六十四萬步中，五災九厄，金害之炁，可以辟斥。四月、五月、六月，可保無他。若蒙西方六戎氏老君、金德太白君、奎婁胃昂畢觜參七宿君主攝者，可解申酉戌庚申歲月日時上三命刑害之災。西方六六三十六萬步中，五災九厄，木害之炁，可以辟斥。七月、八月、九月，可保無他。若蒙北方五狄羌老君、水德辰星君、太陰北斗君、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君主攝者，可解亥子丑壬癸歲月日時上三命刑害之災。北方五五二十五萬步中，五災九厄，火害之炁，可以辟斥。十月、十一月、十二月，可保無他。若蒙中央三秦倉老君、土君、鎮星君、□□□□□□□勾陳七宿君主攝者，可解辰戌丑未戊己歲月日時上三命刑害之災。中央土害之炁，可以辟斥，地祇積崇，可以解除，四季之內，可保無他。然則三光，可輒指乎？

贊曰：

帝堯南面，中星是窺。舜齊七政，璿玉衡璣。兢業觀仰，以審百為。照臨在上，幽隱弗遺。彼妄指者，凡民無知。

久視日月。

傳曰：太陽日君為陽宮總司，列二十八宿為屬吏。太陰月君為陰宮總司，總五嶽二十四炁，治山為地司，三河四海九江十二溪為水府。每一年有二十四炁，每一節炁即太陽日君首至，當節合巡宿中。此日太陰月君亦至。其日，則二十四炁治山。二十四炁君，各攢集世人善惡、災福、壽祿、生死等事，上於所屬之嶽。本嶽司命，又復騰奏于當節陰陽二君所巡宿中。立春節，按虛宿湧泉治陰官左監神炁君奏事。雨水節，按危宿北平治陰官右監神炁君奏事。驚蟄節，按室壁二宿稠稂治陰官左監察炁君奏事。春分節，按奎宿主簿治陰官右功炁君奏事。清明節，按婁宿蒙秦治陰官左領功炁君奏事。穀雨節，按胃宿平蓋治陰官右領功炁君奏事。立夏節，按昂宿雲臺治陰官左監功炁君奏事。

小滿節，按畢宿瀼口治陰官右監功烝君奏事。芒種節，按觜參二宿公慕治陰官右都烝君奏事。夏至節，按井宿玉局治陰官左察烝君奏事。小暑節，按鬼宿平岡治陰官左功烝君奏事。大暑節，按柳宿北邙治陰官右察烝君奏事。立秋節，按星宿葛瓚治陰官右領烝君奏事。處暑節，按張宿後城治陰官左都烝君奏事。白露節，按翼宿本竹治陰官右監察烝君奏事。秋分節，按軫宿秦中治陰官左領神烝君奏事。寒露節，按角亢二宿陽平治陰官左平烝君奏事。霜降節，按氏宿鶴鳴治陰官左長烝君奏事。立冬節，按房宿瀛沅治陰官右長烝君奏事。小雪節，按心尾二宿庚除治陰官右都領烝君奏事。大雪節，按箕宿()上治陰官左都監烝君奏事。冬至節，按斗宿真多治陰官右領神烝君奏事。小寒節，按牛宿昌利治陰官左都監烝君奏事。大寒節，按女宿鹿堂治陰官右平烝君奏事。然則日月，可久視乎？

贊曰：

古者人君，朝日夕月。出納寶錢，職掌烝越。竹宮望拜，漢祀猶設。典禮寢廢，寅恭或闕。瞪視奚為，燭火自滅。

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八竟

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九

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

春月燎獵。

傳曰：程嗣昌平生戒殺，未嘗輒事烹庖。因在密州，見數輩獵徒打捕鳥雀，或碎首穴胸於鷹鷂爪喙之下，或拗腳折翅於置罟網罟之中。是夕，即露香告天曰：輒欲將家藏一切所食眾生並同七世父母因緣戒殺圖子，覆板印行，庶幾此邦，或知改過。既而印行，攔頭有彭景者，亦請一本，其妻華氏一見，即大怒，奪取搗破，棄之穢處。明日，買得一魚，操刀欲鱠，魚忽跳躍，觸破其眼，血流滿地。須臾皆化為蟲，緣遶其身。方喧傳間，監鎮向孰忼見真武真君曰：吾察知此地，有一上善，乃興化軍客人程嗣昌，印施戒殺圖子。不謂婦人華氏，乃敢搗破，罪惡深重，自不容逃。其餘不政之人，亦當獲罪。俟吾二十七日再降，更看如何。然則燎獵，是可為乎？惜人不知一切眾生，皆有佛性，導之以義，亦無不曉。昔韋南康鎮蜀時，有一鸚鵡甚慧。馴養者曉以佛理曰：若欲念佛，當由有念，以至無念。即仰首奮翼，若聽若承。及使念佛，則默然不答。或詰其不念，則唱言阿彌陀佛一聲，意若有悟：以有念為緣生，以無念為真際也。一日，不震不仆，斂翼委足，揜然而絕。焚之，有舍利十。公為立塔瘞之，號曰鸚鵡塔。孰謂無佛性乎？衛敬瑜妻李氏，年二十而寡。父母歌嫁，誓志不許。所居有雙燕，一日，忽孤飛。李氏感之，謂曰：能如我乎？因以縷誌其足。明年復來，孤飛如故。李作詩曰：昔年無偶去，今春猶獨歸。故人

情既重，不忍復雙飛。又明年復來，則李氏已死。或告之已死及葬處，即徑往墓側，悲鳴不食而死。人因瘞之，號曰鸞塚。孰謂不尚義乎？太上戒人燎獵，而以春月為言者，蓋春月乃萬物發生之際，若縱燎獵，獵之傷殺，尚猶有數；一火之過，是有數乎？《月令》一書，亦自言之，其可不戒。

贊曰：

周典夏苗，擇取不孕。則知春蒐，弊禽尤斬。意在訓兵，非殺之徇。烏獸孳尾，生理方順。焚林而獵，仁者奚忍。

對北惡罵。

傳曰：薄拘羅尊者未證果時，嘗罵人喫飯遲為牛銷草，至為羅漢，尚不免有牛飼之報。善住天子作維那時，嘗罵客僧為眼瞎漢，及作天子受天福盡，亦不免有眼瞎之報。孰謂惡罵為無害乎？況對北乎？北者，至尊所居，有北辰焉。辰有五星，第一星即天皇大帝，第五星即北極大帝。斗有九星，第七星破軍，號曰天之上帝，玄陽天關搖光太明太上玉皇道君，其為尊也，餘皆可知。按《本生經》，元始上帝曰：若有信心男女，於上春日，一心齋戒，肅爾神明，設九光醮，迎請紫光聖母，并七元君，虔恭奏獻，縱有十惡重罪、冤家苦報，如九日輪照於冰山，應時消釋，福壽增延，無量天真俱來擁衛，見世圓滿，子孫昌盛，所有福德，如彼甘泉，隨汲隨發，受用無量，命終之後，超生大梵真天。然則對北可惡罵乎？不聞劉使本命醮祭而果蒙宥罪，虔妻為父禱祈而果獲延年乎？又不聞李答奉事而有子衛公，為唐功臣；武侯有女效彭女奉事，而亦獲上昇乎？此皆載於教典，其事甚眾，姑摘一二以示世云。

贊曰：

人之北面，尊歸我后。天之北極，曰辰與斗。俯仰之際，宜無所苟。一朝對櫛，管寧追咎。居如不容，矧敢滕口。

無故殺龜打蛇。

傳曰：應世真人曰：一切翾飛蠢動，皆不可殺。若夫龜蛇二物，尤不可殺。若輒殺之，或至殺有靈者，其陰精定當害人。是以識者，常切救護。昔劉彥向，其父為湖州刺史僚屬，從銀坑回，有以一大龜為獻者曰：得此龜者，壽當千歲。其父即日，復自送于坑所。父歿，彥回為房州司士。忽山水暴至，平地數尺，一家驚恐，未有所之。俄有大龜，似欲

引路，從龜而行，歷十餘地，皆得淺處，遂脫水難。是夕，復夢大龜曰：昔在銀坑，嘗蒙先使君救脫之惠，今故奉報。孫真人在世時，嘗因山行道，見村民擊一青蛇，公力救之。月餘，再過其地，遙見一少年馳騎而至，迎公以歸。既至，乃一王居，有一絳服者出謝曰：昨日小兒癡騃，幾乎遇害，幸先生救之。此間血屬甚多，無不感激，故遣長兒迎致，略摠謝悃。既而引入深宮

，復有一妃，携一青衣小兒，出拜致謝，再三延留。凡三日，珍饈美膳，縑綃珠玉，無不有之。先生皆卻不受，惟受上帝所頒龍宮三十仙方以歸。今千金方，蓋有得於三十方者也。然則殺龜打蛇，是可為乎？

贊曰：

龜預四靈，蛇先百蟄。豫且之網，不免於執。白帝之精，當道而泣。豈期無知，患或偶及。苟遇識者，宜拯其急。

如是等罪，司命隨其輕重，奪其紀筭。筭盡則死，死有餘責，乃殃及子孫。

傳曰：如是等罪，上文各已隨事演注，茲不復論。請以七趣受生因果言之，庶幾各知。七趣輪回，不得真淨，皆一虛妄，殺盜淫習，尚隨順爾。經云：一切世間，先死相續，生從順習，死從變流。臨命終時，未捨暖觸，一生善惡，俱時頓現。死逆生順，二習相交，純想即飛，必生天上。若飛心中，兼福兼慧，及與淨願，自然心開。見十方佛一切淨土，隨願往生，情少想多，輕舉非遠，即為飛仙。大力鬼王，飛行夜叉，地行羅刹，遊於四天，所去無礙。其中若有善願善心，護持我法，或護禁戒，隨持戒人；或護神咒，隨持咒者；或護禪定，保綏法忍。是等親往如來坐下，情想均等，不飛不墜。生於人間，想明斯聰，情幽斯鈍，情多想少。流入橫生，重為毛羣，輕為羽族，七情三想，況下水輪。生於火際，受氣猛火，身為娥鬼，常被焚燒，水能害己，無食無飲，經百千劫，九情一想。下洞火輪，身入風火，二交過地，輕生有間，重生無間。二種地獄，純情即沉，入阿鼻獄。若使心中，有謗大乘，毀佛禁戒，誑妄說法，虛貪信施，濫膺恭敬，五逆十惡，更生十方阿鼻地獄。循造惡業，雖則自招，眾同分中兼有，元地如是。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、人及神仙，天洎修羅，精研七趣，皆是昏沉，諸有為相，妄想受生，妄想隨業，於妙圓明，無作本心，皆如空華，元無所有，但一虛妄，更無根緒。此等眾生，不識本心，受此輪回，經無量劫，不得真淨，皆由隨順殺盜淫故。何名七趣：一者天趣。經云：諸世間人，不求常住，未能捨諸妻妾恩愛，於邪婬中，心不流逸，澄瑩生明，命終之後，鄰於日月，如是一類，名四天王天。於已妻房，婬愛微薄，於淨居時，不得全味，命終之後，超日月明，居人間頂，如是一類，名忉利天。逢欲暫交，去無思憶，於人間世，動少靜多，命終之後，於虛空中，朗然安住，日月光明，上照不及，是諸人等，自有光明，如是一類，名須燄摩天。一切時靜，有應觸來，未能違戾，命終之後，上昇精微，不接下界，諸人天境，如是一類，名兜率陀天。我無欲心，應汝行事，於橫陳時，味如嚼蠟，命終之後，生越化地，如是一類，名樂變化天。無世間心，同世行事，於行事交，了然超越，命終之後，遍能出超，化無化境，如是二類，名他化自在天。如是六天

，形雖出動，心迹尚交，自此已還，名為欲界。乃至色界一十八天，無色界四天，是諸天人，按如佛說，皆是不了妙覺明心，積妄發生，妄有三界中間，妄隨七趣沉溺，補特伽羅，各從其類。二者仙趣。經云：復有不依正覺，修三摩地，別修妄念，存想固形，道於山林，人不見處，有十仙種：堅固服餌而不休息；食道圓成，名地行仙；堅固草木而不休息，藥道圓成，名飛行仙；堅固金石而不休息，化道圓成，名遊行仙；堅固動止而不休息，氣精圓成，名空行仙；堅固津液而不休息，潤德圓成，名天行仙；堅固精色而不休息，吸粹圓成，名通行仙；堅固咒禁而不休息，術法圓成，名道行仙；堅固思念而不休息，思憶圓成，名照行仙；堅固交進而不休息，感應圓成，名精行仙；堅固變化而不休息，覺悟圓成，名絕行仙。是等皆於人中鍊心，不修正覺，別得生理，壽千萬歲。休止深山；或大海島，絕於人境，斯亦輪回，妄想流轉，不修三昧，報盡還來，散入諸趣。三者阿脩羅趣。經云：是三界中，復有四種何脩羅類。若於鬼道，以護法力，成通入空，此阿脩羅從卵而生，鬼趣所攝。若於天中，降德貶墜，其所卜居，鄰於日月，此阿脩羅從胎而出，人趣所攝。有脩羅王執持世界，力洞無畏，能與梵王及天帝釋四天爭權，此阿脩羅因變化有，天趣所攝。別有一分下劣脩羅，生大海心，沉水冗口，旦遊虛空，暮歸水宿，此阿脩羅因濕氣有，畜生趣攝。四者人趣。經云：為人豪貴，或為國王，或為長者，從禮事三寶中來；為人端正，顏色潔白，姿容第一，從忍辱中來；為人精進，無有懈怠，樂為福德，從精進中來；為人安詳，言行審諦，從禪定中來；為人才明，了達深法，講說妙義，開悟愚蒙，聞其言者信為珍寶，從智慧中來；音聲清徹，從歌詠三寶中來；為人潔淨，無有疾病，從慈心中來；為人多怖，音聲嘶破，從地獄中來；為人暗鈍，懈怠多食，語不明了，又復怯弱，樂友癡人，偏喜黑暗，從畜生中來；為人不淨，從豬中來；為人兇惡，從蝮蛇中來；無庶幾心，從狗中來；狼戾自用，從羊中來；好美飲食，恣殺物命，無有慈心，從豺狼狸鷹中來；不能安詳，及不忍事，從獼猴中來。又去：為人脩長，恭敬人故；為人短小，輕慢人故；為人醜陋，好瞋恚故；生無所知，不學問故；為人顛愚，不教人故；短命多病，好殺生故；無有資生，常苦貧困，好偷盜故；無有子息，亂人妻故；子女姪亂，亂人室女故；鰥寡孤獨，虐遇子女故；為人饑餓，好獨食故；為人奴婢，負債不償，不禮三尊故；為人醜惡，遮佛燈故；生水牛中，為官酷虐，刻剝小民故；生麀鹿中，驚怖人故；生諸龍中，好調喜故；身生惡瘡，療治不效，鞭撻人故；人見歡喜，對人懽喜故；人見不喜，對人不喜故；長官囚繫，桎械在身，籠閉眾生故；為人吻()，好釣魚故；生裸形國，輕衣唐突佛精舍故；生馬蹄國，著屣踐佛地故；生穿胸國，布施作福生悔心故。又云：彼梟倫者，酬足復形，生人道中，參合頑類。咎徵參於

愚類，狐倫參於庸類，毒倫參於狼類，蛔倫參於微類，食倫參於柔類，服倫參於勞類，應倫參於文類，休徵參於明類，循倫參於達類。是等皆以宿債畢酬，復形人道，皆無始來，業計顛倒，相生相殺，不遇如來，不聞正法，於塵勞中，法爾輪轉，此輩名為可憐憫者。五者地獄。經云：此等眾生，自業所惑，造十習因，受六交報。云何十因：一者姪習，二者貪習，三者慢習，四者瞋習，五者詐習，六者誑習，七者怨習，八者見習，九者枉習，十者訟習。云何六報：一切眾生，六識造業，所招惡報，從六根出。一者見報，招引業果。此見業交，臨命終時，先見猛火，滿十方界，亡者神識，飛墜乘煙，入無間獄。二者聞報，招引業果。此聞業交，臨命終時，先見波濤，沒溺天地，亡者神識，降注乘流，入無間獄。三者嗅報，招引惡果。此嗅業交，則臨終時，先見毒炁，充塞遠近，亡者神識，從地踊出，入無間獄。四者味報，招引惡果。此味業交，則臨終時，先見鐵網，猛燄熾烈，周覆世界，亡者神識，下透挂網，倒懸其頭，入無間獄。五者觸報，招引惡果。此觸業交，則臨終時，先見大山，四面來合，無復出路，亡者神識，見大鐵城，火蛇火狗，虎狼獅子，牛頭獄卒，馬頭羅刹，手執鎗稍，驅入城門，向無間獄。六者思報，招引惡果。此思業交，則臨終時，先見惡風，吹壞國土，亡者神識，被吹上空，旋落乘風，墮無間獄。於此六報一一報中，又各發明二種惡相，此即名為地獄十因六果，大抵皆是眾生迷妄所造。若諸眾生，惡業圓造，入阿鼻獄，受無量苦，經無量劫，六根各造，乃彼所作，兼境兼根則入八無間獄。身口意三，作殺盜淫，則入十八地獄。三業不兼中間，或為一殺一盜，則入三十六地獄。見見一根，單犯一業，則入一百八地獄。由是眾生別作別造，於世界中，入同分地，妄想發生，非本來有。六者餓鬼。經云：是諸眾生，非破律儀，犯菩薩戒，毀佛涅槃，諸餘雜業，歷劫燒然，後還罪畢，受諸鬼形。若於本因，貪物為罪，是人罪畢，遇物成形，名為恠鬼。貪色為罪，遇風成形，名為魅鬼。貪惑為罪，遇畜成形，名為魅鬼。貪恨為罪，遇虫成形，名蟲毒鬼。貪憶為罪，遇衰成形，名為癘鬼。貪傲為罪，遇炁成形，名為餓鬼。貪罔為罪，遇幽成形，名為魘鬼。貪明為罪，遇精為形，名為魍魎鬼。貪成為罪，遇明為形，名役使鬼。貪黨為罪，遇人成形，名傳送鬼。是人皆以純情墜落，業火燒乾，上出為鬼。餓鬼一趣，尤為至苦。以諸貪故，雖有所思，終無所得。以諸嫉故，見人飽滿，己常飢乏。以毒害故，身自出火，還自焚燒。以驕慢故，福力至微，一切小鬼，己皆不勝。昔佛在維耶離國，晨出有八萬四千餓鬼哀告曰：我等先身，雖嘗見佛，不知有佛。雖嘗聞法，不知有法。雖嘗見僧，不知有僧。我不作福，轉教他人，亦不作福。見人作福，言常笑之。見人作罪，意常歡喜。以種行至惡，墮此趣中，已七萬歲。每見小水，尋復不見。若見大水，即為鬼神羅刹遮護。雖

值大雨，身亦如處熱沙。幸望哀救。佛因教令持水奉佛及僧，遂得免苦。阿難在迦毗羅城，見一餓鬼，自稱面然，告阿難言：汝後三日，決定命終，墮我等趣。阿難告曰：當作何計，可以免此？面然曰：無非施我等食，令得飽足，因得出離，則汝亦得脫免。阿難投佛，佛言：汝欲施食，當先施一淨器，置食其中，誦我陀羅尼咒七遍。出於戶外，彈指七下，施諸鬼神。彼得出離，則汝亦得脫免，兼得延年。即說咒曰：那摩薩縛怛他羯多縛路枳帝唵三跋羅三跋羅吽。阿難信受奉行，果得脫免。七者畜趣。經云：鬼業既盡，則情與想二俱成空，方於世間，與元負人，怨對相值，身為畜主，酬其宿債。物怪之鬼，物銷報盡，生於世間，多為梟類。風魅之鬼，風銷報盡，多為咎徵一切異類。畜魅之鬼，畜死報盡，多為孤類。蟲蠱之鬼，蠱滅報盡，多為毒類。衰癘之鬼，衰窮報盡，多為蛔類。受炁之鬼，氣銷報盡，多為食類。綿幽之鬼，幽銷報盡，多為服類。和精之鬼，和銷報盡，多為應類。明靈之鬼，明滅報盡，多為休徵一切諸類。依人之鬼，人亡報盡，多為循類。是等皆以業火乾枯，酬其宿債。傍為畜生，亦皆自虛妄業之所招引。若悟菩提，則是妄緣本無所有。又云：從是畜生，酬償先債。若彼酬者，分越所酬，此等眾生，還復為人，反徵其剩。如彼有力，兼有福德，則於人中，不捨人身，酬還彼力。若無福者，還為畜生。償彼餘直，當知用錢物，或沒其力，償足自停。如於中間，殺彼身命，或食其肉。如是乃至經微塵劫，相食相誅，猶如轉輪，互為高下，無有休息。不聞兜調以貢高好罵，而死受狗身；李六郎以放債倍利，而亦身死為狗乎？

贊曰：

不善所積，降殃有餘。積既由漸，餘亦難除。樂厲汰虐，族黨畢誅。秦稔苛酷，子嬰素車。施報對立，效驗匪虛。

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九竟